一個人漂流到這無人的荒島

作者: 沙士被壓

Powered by 紙言

一

在刺眼的陽光照耀下，我艱辛的張開了眼睛，一個藍藍的天空呈現了在我的面前。

頭痛得快要裂開似的.....我用食指按壓着太陽穴慢慢的坐了起來。

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海浪不斷輕輕地拍打躺在沙灘的我的身上，轉過頭一看發現背後居然是一個大樹林。

「這裏是.....什麼地方？」我痛苦地撫着頭不解地說。

我明明是在由香港出發前往印度的飛機上，怎麼會突然間來到了這個地方？
我咬緊牙齒努力地想要回想起昨天發生過的事。

昨天早上公司臨時調派我到印度去採購香料，我收到通知後打了個電話給我的老婆然後就出發到機場，我還記得到達機場時是１１時５０分，然後登機時間是下午１時.....

「先生，請問你需要茶或者咖啡嗎？」美麗的空中小姐彎下腰溫柔地詢問我。

我坐在舒適的椅子上，目光被她那碩大的胸部吸引着。

「嗯.....奶，不！我要牛奶！」

「要全脂、半脂還是脫脂的？」

「半脂的好了。」

「好，請你稍等一下。」她點了點頭然後就推着手推車走了。

我把頭枕在軟綿綿的椅子上滿意地合上了眼睛，果然商務座位是比起經濟座位是舒服上不少啊！更重要的是公司支付需用，我一分錢也不用出。

而且到了印度當地還能入住高級的酒店，要是每次出差都有這種待遇，要我出多少次都可以。

「麻煩你，先生，我想去一下洗手間。」坐在我旁邊位於窗口位置的老伯突然開口說話。

「喔，好的。」我在說完後就把面前的餐盤收了一下好讓老伯可以出去。

「不好意思。」老伯微笑着跟我說。

「不要緊。」

不愧是商務座位，連客人（包括我）都這麼講禮貌，呵呵。

但是.....在老伯離開座位後不到三分鐘，客機就開始劇烈搖晃起來。

「本航班遇上了強烈氣流，各位乘客請返回座位扣好安全帶，重覆，航機遇上了強烈氣流.....」

機長開始用廣播系統要求所有乘客回到座位上，而機身搖晃了已經有三分鐘但仍然沒有減弱的跡象，雖然以前坐飛機遇上過很多次氣流，但像這一次那麼強烈和持久的是第一次，這讓我不禁擔心起來。

.....該不會出事吧？

我轉過頭向窗邊望去，明明還是中午，但窗外居然是黑漆漆一遍，偶而還能看到兩三道閃電從機外閃過。

完蛋了.....看來現在的情況很危急啊.....

說起來，那老伯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該不會是出什麼事了吧？

機內的電燈開始閃爍着，而乘客終於也按耐不住開始焦燥起來。

「搞什麼啊！」

「為什麼還在晃啊！機長到底在幹什麼啊？？」

「媽媽.....我好害怕。」

空姐們在走廊上搖搖晃晃的一邊安慰着乘客一邊檢查他們是否已經扣上了安全帶。

我隨便抓住了一名空姐的手臂說：「麻煩你，我旁邊那個老伯剛剛去了洗手間，到現在都還沒回來，你能去看一看他是不是出事了嗎？」

由於現場太吵，空姐把耳朵貼近我的嘴巴說：「對不起，你說什麼？」

我只好大聲的把剛剛的話重新再說了一次。

「不好意思，現在請你不要亂動，系好安全帶等待機長指示。」她拋下過一句就走了。

「我是想叫你去看一下！不是我去看！！」我大聲的朝着她的背後叫到。

那空姐像是沒有聽見似的搖晃着走了。

我看着旁邊的空空的座位又把頭枕回了椅子上。算了，又不是認識的人，管那麼多幹什麼。

.....

該不會出了什麼事了吧？比如說機身搖晃時站不住碰到頭什麼的。

不過，就算撞到頭也不代表會因此暈倒導致到現在也沒回到座位上。

要是真的暈倒了也不關我的事，又不是我害的！對不對？管那麼多幹什麼？

.....

那老伯其實也相當有禮貌啊.....剛剛他還對我微笑了。

.....

可惡.....果然還是放不下心啊！！！為什麼我就這麼愛多管閑事呢？？？我解開了安全帶直徑地往洗手間方向走去，飛機比起剛剛搖晃得更厲害了，我一下沒站穩就跪倒在地上。旁邊的空姐見狀馬上就喝令我：「先生！麻煩你馬上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帶！」

「系你老母系！」我學她們一樣撇下一句話就走了。

在機身搖晃的情況下真的是舉步難行，就像是想要在開動中的機動遊戲上行走一樣。不過萬幸的是洗手間只離我有五六行座位遠，我按着別人椅子的扶手艱辛的走到了洗手間前。

「喂！老伯！你還在裏面嗎？」我敲着洗手間的門大叫着。

沒有反應。

「喂！再不出聲我就撞門進來了！」

門的另外一邊仍然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可惡，該不是真的暈倒了吧？我用盡全力撞向了眼前的這一道門。

「碰！」

發出了相當大的聲響，但門還是紋絲不動.....明明電視上都是這樣演的！為什麼就我撞不開？

我接連嘗試了數次，終於在第五次把門撞到發出「咔」的一聲將門栓給撞斷了，我顧不上手臂的痛趕緊走了進去，果然發現老伯他頭破血流的躺了在馬桶上，旁邊的鏡子被撞破了上邊還帶有了一點血跡，而鏡子的碎片散落在老伯的身上和地上。

「喂！空姐！有人受傷了！」我朝着那個空姐方向大叫到，可是她不知道是太吵沒聽見，還是故意不理我，她動不動的坐了在椅子上。

嘖.....商務座位的服務也不外如是啊！

我把老伯的手搭到我的肩上然後奮力地站了起來，現在比起剛剛多了一個人的重量後更加是舉步艱難，想走也不來動，彷彿只要我一失去重心就會像皮球般在機上滾來滾去。

就在這時候，機長的廣播又來了。

「各位乘客請注意，本航班正面臨衝擊.....」

什麼？衝擊？正當我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地上的一個可樂罐突然間浮了起來，而我也同時感到了一股強大的離心力拉扯着我，我看着我跟老伯的腳慢慢的離開了地面，就是地球失去引力似的，我轉過頭看了看其他乘客，他們因為扣着安全帶而沒有飛了起來。

這種暫時的無重現象只會在一種情況下發生.....

那就是.....飛機墜落。

我只依稀記得飛機在落入大海時，海水灌入機身的情境，記憶到那裏就中斷了，至於我是怎麼來到這裏的我就不清楚了，估計是由於沒扣安全帶，所以在撞擊時從機身的缺口拋了出去吧？其他的乘客估計就隨着機身沉入了那漆黑的大海中了.....

撿回了一條命，卻來到了這不知名的地方。這到底是幸運吶？還是不幸吶？

我從沙子上奮力地站了起來，以現在的饑餓感來說應該是距離飛機出事已經有１２小時以上了。在清楚自己肚餓後，喉嚨突然也感到乾渴起來，當務之急是尋找附近的水源來補充身體所流失的水分，然後搜索一下這一片海灘說不定會找到跟我一樣的生還者。

我看了看眼前的這個大海。嗯.....海水現在沒有能力去淨化，所以只能往樹林方向去找找水源了，我一邊朝那綠蔭的樹林走去一邊檢查着自己身上所有的東西，一件襯衫，一條西褲，一盒泡了水的火柴和香煙，然後就是我的錢包，裏面只有幾百塊錢和我老婆的照片.....

早苗.....不知道她從新聞報導中得知我坐的飛機出事後會怎麼樣.....而我又會不會一直留來這個島上沒法回家呢？就這樣的.....一個人的，在這個島上了結一生？

我痛苦的把錢包重新放入褲袋，懷着沉重的心情向樹林進發了。

我找了一棵樹折了一根樹枝下來，畢竟不知道樹林內會有什麼生物存在，雖然這根樹枝跟雞毛掃一樣長，不同之處只是牠比雞毛掃粗一點而已，在碰到野獸的話肯定不會起到武器的作用，但總比赤手空腳來得要好。

樹林內的草長得相當茂盛，差不多都來到了我的膝蓋位置，我用手中的樹枝拍打着草叢驅趕有可能潛伏在內的蛇，現在我手頭上沒有任何醫療物品，要是被毒蛇咬上一口的話絕對是致命的。

腳下的草和樹葉被我踏得發出「沙沙」的聲音，現在已經走進了樹林約莫已經有五十米左右遠，但還是沒有發現有任何的水源，而剛剛我走進來的入口已經消失不見了，四周都被樹木包圍着，我沒有任何可以用作記號的東西，就連在木上刻上記號也做不到。

如果再深入其中的話恐怕會迷入在這樹林裏面，為了安全起見還是以這個距離為界限改為以橫向搜索吧。

除了留意水聲外，抬頭注意一下頭上，說不定可以發現樹上會有什麼可以吃的果實。

我就這麼一路的在樹林內走着，不單要提防腳下會有蛇，周邊可能會出現的野獸，還要留意樹上有沒有結果，這對已經飢腸轆轆的我根本是一種折磨，在這附近搜索了大概只有７－８分鐘左右已經使我疲倦不堪。

但找尋食物或者食水這種東西必需要趁自己還有能力活動時進行，不然一但體力被消磨得差不多的時候想找也無能為力，只能眼白白看着自己像蠟燭一樣等待被消磨，等待被熄滅，最後迎來.....死亡。

身體慢慢的腐爛，肉體化為一潭紅色的血水滲入泥土之中，留下的只有慘白的骨頭。

我可不希望自己會在這裏變成這樣呀.....

「沙沙」

在我左手邊的草叢突然聲傳出了聲音，這讓我的神經一下子繃緊起來，是野豬嗎？還是有狼？我把手中的樹枝撞緊，然後背靠到最近的一棵樹上，就算被包圍了也頂多是三面受敵，更重要的是必要時可以爬上樹暫時躲避，當然樹上也有蛇的話那就另當別論。
「沙沙」

那聲音又來了，而且比上次感覺要近一些，下一次再傳來聲音的話估計可以看清楚是什麼東西來了。

「沙沙」

來了！

一種灰色的兔子從草叢探了頭出來，我終於舒了一口氣。

呼.....是兔子啊，沒想到這裏也有兔子生活。

看起來挺可愛的樣子，長長的耳朵.....咬下去應該挺有口感的，還有那圓滾滾的身體烤起來吃應該不錯的樣子.....

不用照鏡子也能感覺到自己的眼睛正發出綠色的光芒，烤得油旺旺的肉呀.....快來我這裏吧.....

我舉起手中的樹枝慢慢向那兔子接近，牠大概是從來沒有見過人類吧，我一步一步的接近牠也沒有絲毫想要逃跑的樣子。

很好.....快到我這邊來吧，乖乖。

正當我快走到牠身邊的時候腳居然踏到了一節枯枝，發出了「啪吱」的一聲，那兔子豎起耳朵聽到以後就「嚓」一下消失不見了！！！！

媽呀！快到嘴邊的肥肉居然就這然溜了！！！我氣噴的跺着腳抱怨那該死的枯枝。

動物的肉除了能提供豐富的蛋白質和脂肪外還有其他各樣的維生素，這對我在這鬼地方生存有着重要的作用，雖然體內某些缺乏維生素並不會致命，但對身體健康有着嚴重的影響。

比如說身體長期缺乏維生素C的話就會得到壞血病，而在這裏得到壞血病根本和得到絕症沒有分別，別說這種大病，在沒有醫療物品下的我可能一個感冒就會要了我的命了。

我打消了繼續在樹林內繼續探索的念頭改為沿路折返，回沙灘那邊去看看，說不定會現在有搜索隊正在附近尋找着生存者的蹤影，所以還是不要離開沙灘太久比較好。

知道這個地點有兔子後，將來就可以在這裏放陷阱來抓，這次進來的探險也算是有那麼個一點的收獲。

在我折返的途中突然發現某些樹上有被抓過的痕跡，可能是野獸所為吧，看來晚上的時候要多加小心，以免在睡眠中受到襲擊，這個問題必須在天黑前要解決啊。

不過草叢裏某些地方會突然間禿了一塊地出來，就好像那個地方是長不出草來的樣子，原因是什麼我搞不清楚，但這種奇怪的情形讓我有些在意。

走了不久後我終於又返回到沙灘上，在走出陰暗的樹林那一刻眼睛再次因為陽光直接照射而感到有點不適，我舉起右手用來遮擋陽光然後坐了在一塊石頭上。

海風帶着咸咸的海水味吹到我的面上，餓得不行的我打算先休息一會再去搜尋沙灘。

還是趁現在計劃一下準備要做的事吧.....

「以留在沙灘旁等待救援為前提要做的事」

1. 找到食物和食水
2. 搜索沙灘看看有沒有生還者或者物資也沖了上岸
3. 尋找可以住下的地方
4. 製作顯眼的東西以增加被搜救隊發現的機會
5. 最後平心靜氣的等待救援

大致上就應該是這樣了，剛剛已經嘗試過進樹林內尋找食物，結果沒有找到什麼東西。所以接下來就應該去搜尋沙灘了，說不定在沖上岸的物資中會有食物或者食水的存在，雖然不能解決長遠的問題，但燃眉之急還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有了計劃後心裏也安定得多了，看着那藍藍的大海和這個白花花的沙灘，要是是來這裏渡假的話倒也不錯。

海浪拍打着遠處的岩石發出巨大的聲響，也激起了不少的浪花，在這時候我突然看到有一個黑色的物體在遠處的水中載浮載沉着！

是人？還是別的東西？

我急忙朝着那黑色的東西的方向奔去，恐防那東西會被海浪再次沖回海裏去。

「喂！！！你還好嗎？？」我一邊狂奔着一邊朝着那東西叫喊着，盡管我也還沒有搞清楚那是什麼。

「啪滋！」我的雙腳再次被海水給沾濕了，我奮力地向着目標方向走動着，沒走幾步水已經過了我的腰間。原本在水中行走已經是十分吃力的事，加上現在我處於飢餓的情況就更加是寸步難行了。

在走了十餘步後，水的高度已經過了我頭頂，我改以游泳的姿態接近那黑色的東西。

每當我愈游近目標，那東西的身影就愈發明顯，在我距離他只有十多米遠的時候我終於看清楚那東西是什麼了.....

那是一個人！一個臉朝上在水中浮着的人！

「喂！！你沒事吧？？」我拚盡全力游向那人身邊，但浮在水中的那個人並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在我游到他的身邊的時候，我才驚覺那他居然就是飛機上坐在我身旁的老伯！看來沒有扣上安全帶的他跟我一樣被拋出機外了。

「老伯！醒醒！喂！！」我激動地拍打着他的臉大喊着。

但是他還是沒有回應，我急忙用右手拉着他奮力地游回岸邊。在上到沙灘的時候我馬上把手指放到他的鼻子前試探了一下.....

沒氣了。

但我還是不甘心，把手指按壓在老伯的頸動脈上想試試看會不會有脈動，結果還是感受不到任何的動靜。

我拚命回想自己學過的急救方法，然後不斷的幫老伯他進行心肺復甦法，我不斷按壓着他的心臟位置想要使他的心臟再次活動起來。

「醒醒呀.....別睡了，老伯，求你了。」在按壓的時候我不斷重覆講着這一句。

我就像是發了狂似不斷地想要救回他，直到老伯的身體僵硬到沒法再按下去的時候才停了下來。

無力的我癱坐在老伯的屍體旁邊沉思着。

老伯他.....已經死了。

可惡.....又變回一個人了嗎.....我不想一個人留在這裏呀.....

誰也好.....來一個人來陪我吧.....

我就這樣在屍體旁邊抱頭痛哭起來，一想到自己的下場可能會跟老伯一樣，情緒就突然失控起來，眼淚像是缺堤似的不斷湧出來。

我想回家.....

我不想死在這裏.....

我一直在那裏嚎哭着，直到身上濕透的衣服快乾了才停了下來，其間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出各種自殺的念頭，但一想到家中的老婆還等着我回去，我就把那些念頭給打消了。

還好情緒經過發洩以後，心情變得穩定多了。

冷靜下來的我站在老伯的遺體前恭恭敬敬地給他鞠了一躬。

「對不起了，老伯。」

我並沒有因救不到老伯而自責，道歉是因為我接下來要做的事在常人眼中是相當不道德的。

在說完後我就開始搜括他身上所有能用的物資，有壞掉的手錶，錢包，衣服和皮鞋，還有一塊鏡子的碎片約有手掌那麼大，應該是在飛機廁所裏被老伯他撞碎了的那一塊，為了把深陷在老伯的肚子裏的它拔出來，我還花了不少的勁。

而且過程也不好受，要知道人在死亡以後，體內的細菌就會開始活動把身體分解，而分解的過程會釋放出氣體，也就是我們稱為「屍氣」的氣體，氣體會由於沒法被排放出而積聚在體內，在我把老伯拉上岸的時候屍氣已經在他的體內積聚了一段時間，鏡子被拔出的時候一股腐臭的氣味隨着血水一起湧了出來，把我薰得吐了出來。

「嗚.....嗚啊.....」由於什麼都沒有吃過的關係，我只能在那邊乾吐。

鏡子可以用來反射陽光用來吸引飛機或是船隻的注意，對於想要救生的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在現在沒有火的情況下就更顯重要了。

最後我把褲子留了給老伯，其他的物資都包在他的衣服裏拿走了，在確定沒有遺留其他有用的東西後我把老伯淺淺的埋了在沙灘上，然後拿了一根粗粗的樹枝立了在他的墓前作墓碑之用。

掠奪死人身上的物品是會受到世人所唾罵的，但在這裏卻是無可奈何的事，為了生存，任何有用的東西我都不會放過，甚至.....死人身上的肉。

但目前的我還不想做到這一步，畢竟是要吃同類的肉，思想上我還沒有接受得到。

「再見了。」說完後我就背着墳墓沿着海岸線離去。

也許是天公做美，我順着沙灘走了大概十五分鐘後就發現了一個浮在海面上的行裏包，在打撈上岸後打開一看，裏面有幾本有考古歷史的書，幾件女裝衣服還有一個精美的小盒子，形狀有點像裝結婚戒指的盒。

雖然戒指對我沒用，但我還是想打開牠看看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我先是把指甲掐進了盒子的縫隙中想要把牠給撬開，但發現那縫隙的位置被一條透明膠帶給封住了，我只好用那塊破鏡子的鋒利位子來割開膠帶，我小心翼翼地打開了盒子，而裏面的東西確實也沒有讓我失望。

居然是一個外表保存良好的zippo打火機！實在是太令人難以置信了，我把它拿在手上把玩了幾下。

「嚓！」火苗從氣孔位冒了出來，我能感覺到有股暖流從火機上慢慢流到我的手上。

太好了，在晚上的光源就能有保証了，除了可以照明和取暖外，還能起到驅趕野獸的作用。在狩獵到動物或者魚類時還可以用來加熱煮食用。

我珍而重之的把打火機用布包好然後放進我的口袋裏，在重新查看了一次物資後，我在女裝衣服堆中還找到了兩條朱古力，然後想也不想就把吞了一條進肚子裏了連包裝紙我都舔了一回生怕有遺留的沒吃掉。

而剩下的那一條就要省着點吃了，甜甜的朱古力刺激了口裏的唾液分泌，喉嚨暫時不怎麼渴了，不過這只是權宜之計，水源也是需要盡快找到的，不然不用三天我就會渴死了。

我抬了頭看了看天空，以現在太陽的位置來看，估計在過多一、兩個小時後天就要黑了，可是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可以暫居的地方.....

今天屈就一下在樹林的邊緣找一棵樹來休息好了，在這個不知名的島上晚上根本不會有電燈或者是其他的光源，也就是說我在夜間漆黑的環境下是無法隨意活動的。

現在我手頭上所有的食物就只有一條朱古力而已，現在我的目標是在消耗掉自己的所有體力前找到食物和食水，與其在黑暗中盲目探索浪費體力，倒不如早點休息，等到天一光就再次沿着沙灘走下去。

趁着還有一點時間，我決定先準備一些物資來迎接日落。

為了避免在休息時被動物襲擊，在天黑前生一個營火堆是必需的，但我手頭上沒有斧頭之類的東西應用來砍樹，所以我就只好走到樹林裏拾一些掉落在地上的枯枝來作燃料之用。

枯枝總是不缺的，但在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拾柴火是一件多麼累人的事，首先不斷的彎腰來拾取在地上的枯枝是相當消耗體力的，還有就是剛開始一兩根的枯枝並沒有什麼重量，但數量一多的時候就會

變得沉甸甸了，還要抱着它們多次在沙灘和樹林間走動，如果不是有吃了一條朱古力補充了些少的體力，我還不確定自己能否在天黑前完成這工作。

看着面前堆得像是個小山丘似的柴火堆，我總算是舒了一口氣，以這個數量來看這個晚上是夠燒的了，而且在拾枯枝的時候我拾到了一根挺長的樹枝，大小長度跟普通的棒球棍差不多，可以用來做成火把。

在野外的晚上，若果不想在黑暗中摸黑移動的話火把是不可或缺的，加上點了火的木棍在用來威嚇野生動物的時候還是相當有效。

接下來就是進行生火的程序了，這時候天邊已經泛黃，太陽開始下山了！我本來還想挑選一下柴火把腐朽掉的枯枝給去除掉，因為這種柴火不容易燃燒，而且燒起來的時候會有非常多的煙，不過現在時間上已經不容易我這麼挑剔了，我現在要在完全入黑前點起篝火。

我在腦中回憶着以前在露營時的學的生火方法，先是除草清出一塊平坦的空地，避免燒着了其他東西引起大火，然後把引火物放在空地中間，我手頭上最好我引火物就只有那些書本和衣服了，不過在這裏衣服的布料好像比起書本的紙張有用，所以我就抓起了一本考古學的書撕了幾張下來當引火物使用了。

大的樹枝放在下面，小的在上面，以屋頂形的方式排列，在一切準備妥當後我從口袋裏掏出了那個打火機，我一隻手拿着被我扭成團狀的紙另一隻手把打火機放在它的下面。

「嚓！」火苗貪婪地吞噬着紙團。

我急忙把已經被點燃了的紙張扔進了柴堆中，而柴堆下的引火物也隨即被點着了，不過那只是一些紙而已，很快就會被燒完的，所以我要不斷的加入新的紙團直到柴火被點着為止。

我拿着紙張一邊朝着火堆煽風一邊把紙張扭成紙團扔進去，可是天都已經快要全黑，柴火還是沒有要被點燃的樣子，在這充滿着各種未知危險的島上，我開始感到強烈的不安以及恐懼，天快要黑了……野獸要出來了……

「求求你快點燒起來吧……」我用手瘋狂地煽着風。

遠處的太陽已經慢慢的落入了大海中，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周遭環境的光度正急劇的下降！時間果然還是不等人的。

「太陽啊！別這麼快下山啊……我的火堆……我的火堆還沒……」我加快了手的速度。

[redacted]

太陽已經在天空中消失了，現在我五步外的環境已經隱沒在黑暗之中，能看得見的東西就只有滿天的星星還有眼前這個發着微弱光芒的火堆。

着急的我只顧着煽風忘記了補充引火物，就連也微弱的火苗也消失了在我面前，現在我把手指放在眼前10cm的位置也看不清楚。

恐懼和隨之而來的寒氣一下子就侵入了我的全身，在失去光明的那一刻我的後頸突然感到一涼，然後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在向我接近一樣。

.....那到底是什麼感覺。

「噁.....」遠處傳來了一把低沉的聲音。

我急忙點起打火機，然後舉着它照向四周.....結果發現什麼東西也沒有，這.....難道是聽錯了？我剛剛明明是有聽到有聲音的！

為了盡快把篝火點起來，我重新把點燃了的引火物扔了進去然後繼續剛剛的動作，過了差不多十分鐘的樣子，我終於成功把火生了起來。

在火光照光附近的環境時候，同時間暖暖的光芒把我體內的不安以及寒氣全都驅趕得一乾二淨。

正當我想要躺下來休息並按摩一下酸軟的手腕時，突然間.....

「噁.....」不遠處又傳來這麼一聲低沉的聲音。

「是誰！」這一次我肯定不是聽錯，所以馬上就警剔起來。

對方沒有回應，但我聽到有一種物體拖行着地面而發出來的磨擦聲正慢慢向我逼近。

起初還看不清是什麼東西，最後終於發現是一個人形的東西正慢慢從陰影中走進火光中，而那人形的東西居然是.....

早已死去的老伯。

「噁.....」

這不可能！老伯明明已經是死掉了！我是親眼確認過他的死亡的！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裏？

「噁.....」老伯散發着腐敗的氣味向我接近着。

「別過來！」我朝着他大喊着。

老伯像是沒有聽到似的，照樣踉踉蹌蹌的朝我接近。

「老伯！我再說一遍！別再走過來！站在那裏別動！」

「噁.....」老伯已經走到了火堆旁邊了，而我則開始慢慢的向後退，嘗試拉開我跟他之間的距離。

「我不是跟你在開玩笑的！你再走近一步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噁——！」老伯來到距離我大約四米左右的位置時就怪叫着朝我撲來。

他叫的聲音很大但行動卻不是很快，雖然這舉動有些突然但我還是有足夠的時間去避開他的攻擊。

「可惡.....」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是人家常說的「屍變」嗎？不然我想不到有什麼理由去解釋為什麼一個死人現在在我面前活動着，而且還會襲擊我。

老伯撲了個空後就失去平衡跌倒了，不知為什麼他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結束了嗎？我疑惑地看着伏屍地上的老伯，心裏想要走上去探個究境，為了安全起見我拔起了插在火堆旁邊的粗樹枝，然後把它放在火上燃點起來。

拿着火把的我慢慢走向老伯身旁，很難想像死人居然會散發出如此強烈的腐敗味.....

是海水加上烈日高溫使到屍體比起一般屍體更快腐爛嗎？

我摀着口鼻站在他的腳邊時發現他沒有穿鞋子，這讓我更加確認他就是老伯，因為他的鞋子被我拿走了，現在正放在火堆旁。

我先是用腳尖碰了碰他，屍僵的程度很厲害，那觸感像是碰到石頭似的，老伯他還是動也不動的躺了在地上。

這一次是完全的死透了嗎.....？

我沒有膽子再走前一步檢查他的屍體，但以目前的狀態來說也許是不會動了。本來想要重新把他埋起來的，但我怕他會在我睡着的時候爬起來襲擊我，為免夜長夢多，我決定把他給燒了。

抱着這個想法的我開始向柴火堆方向走去，單靠老伯身上的衣物不足以把他的屍體燒完，所以我打算抱一些柴火過來當作燃料使用。

可是正當我轉過身踏出了第一步的時候，右腳突然動不了了！我低頭一看發現褲管上有一隻手死死的抓着我不放！

「嗚哇！！！！」

老伯瞪大着佈滿血絲的眼球死死的看着我.....
「噁.....」

「放手！！！」我用盡全身的力狠狠地踩向那隻手，但那隻手仍然緊抓着我的腳不放，單腳站立的我不小心失去平衡也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老伯正慢慢的向倒在地上的我爬來。

「噁.....」

他張開口想要咬我的腿，我情急之下只好拿起火把用沒有火的那一端刺向他，末端不偏不倚正好就刺中他的左眼，我用力把他的頭推離我的腳。

火把拔出來的時候連同他的眼珠和視神經一同扯了出來，看着被吊着火把末端的眼球我差點就吐了出來。

雖然失去了一隻左眼，但老伯像是沒事似的再次把頭伸過來想要咬我。

都變成這樣子了.....不可能把他當成人類來看了。這一次我想也不想就用有火的那一端狠狠地敲在老伯的頭上，火把發出了「啪滋」的聲音斷成了兩截，而他的腦袋也發出「咔勒」的聲音。

老伯緊抓着我的手鬆開了，我急忙補上一腳把他踢開然後往柴火堆跑去，因為我很清楚剛剛的那一擊不足以把他打倒，而火把已經斷成兩截了所以我需要新的武器。

趁他現在還沒有爬起來，我發了狂似的在柴火堆中找尋合適的枯枝，可惜大部份的只能當作柴火使用。

老伯在轉眼間已經爬了起來，他的頭髮被斷掉的火把給點燃了，左眼由於失去了眼球變成一個黑乎乎的眼窩，肚子上的那個傷口由於他活動的幅度太大，被拉扯得更大了，由原本6cm左右變成差不多有一隻手掌那麼多，一部份的腸子從傷口流了出來，盡管如此他還是張着嘴巴揮舞着手再次踉踉蹌蹌的向我走來。

「找到了！」終於在枯枝堆的底部找到合適武器的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

這樣的怪物，把頭打掉應該就不會再動了吧。我活動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然後拿着木棍朝那怪物身邊走去。

.....

.....

距離剛剛已經過去了三小時

「呼.....呼.....」我喘着氣的看着眼前這難以置信的事。

這傢伙.....果然是怪物啊.....

明明腦袋已經被我用棍敲成渣子了，身體居然還能活動。我的虎口位置已經因過度揮動木棍而裂開，血順着手指滴到地上。

難道他是殺不死的嗎.....

已經混身無力的我坐在地上，而失去頭部的老伯仍然準確無誤的朝着我的方位襲來，已經失去眼睛的他到底是用什麼來找到我的位置的？

是活人身上的氣嗎？我知道人的體內是存在着電氣的，神經訊息的傳遞都是靠着電流來傳輸的，如果說死屍身上所帶的電極是負極，而活人身上所帶的是正極，那麼根據異性相吸的原則，被激活了的死屍就很自然的會被活人所吸引着了，不管活人走到哪裏，引力總能把它帶到正確的方向。

雖然不知道他襲擊人的目的是什麼，但是.....方向正確並不代表他就能找到我，以他這樣笨拙和機械單一的身手來說，只要稍為利用一下地形就可以把他甩開了。

既然目前我沒有殺死他的方法，倒不如先找個地方躲開他，等天光再找方法把他解決掉。

我找了一棵樹迅速的爬了上去，如我所料，他還是能找到我的位置，但他沒有能力爬樹只能在樹下不斷地亂抓着。

在樹上我找了一根比較粗的樹枝坐了下來，然後解下了皮帶把我的雙腳和樹枝綁了在一起，這是為了避免我不小心睡着時掉下去的安全措所，雖然我是覺得不太有用，但總比什麼都不做來得好。

就這樣我的荒島第一個晚上就在一棵樹上渡過了，而他也在樹下抓了一個晚上的樹皮，就連手指被磨出骨頭也沒有消停下來。

我們兩個就這樣不停消磨着，直至其中一方消耗盡才為之勝利。

然而，命運可能覺得這樣的捉弄我還是不夠過癮，所以又在這樣的絕境中扶了我一把，這一次命運居然是把樹下那怪物的弱點告訴給我，好讓我能活下去受更多的折磨。

在太陽快要出來的時候，我的精神已經快要去到極限，而樹下的怪物除了手指短了許多外跟剛開始沒有什麼區別，還是在亂爬亂抓着。

而當晨曦照射到我的臉上時，奇蹟出現了。

那怪物的皮膚一接觸到陽光就開始冒起煙來，可他好像是沒有感覺似的繼續抓着樹皮，過了不久他的身體就慢慢氣化起來，在微風和陽光中化為飛灰。

而我看見他在我眼前消失之後，眼皮就瞬間變得沈重無比，在我把頭靠在樹幹上的那一刻我就失去意識了。

第一話　完

二(上)

筋疲力盡的我睡到中午才醒了過來，我把綁住我的腳的皮帶解開了以後就慢慢從樹上爬了下來，在我踩到地面的那一刻地上的灰塵被濺了起來。

啊.....是「他」的殘骸，看來陽光就是「他」的弱點，沒想到被我打掉頭都沒有死的「他」居然在接觸到陽光後化成了灰燼。

這一個特點上倒是有點像西方的吸血鬼.....

到底為什麼「他」會爬出來襲擊我呢？這一點我還是沒有弄明白，但為了安全起見，我打算把散落在地上的灰燼收集起來然後倒在大海裏，這樣「他」就沒法在晚上來找我了吧？

在用破布收集灰燼的時候，我發現昨天我睡的那棵樹的樹葉居然全都枯黃了，在旁邊樹木的綠葉襯托下變得格外顯眼，而樹幹上被「他」抓過的地方均變成了黑色而且還有一些褐色的汁液流出。

把灰燼撒到海後，我先是用海水稍為洗了一下臉，然後就從剩下來的那條朱古力上弄了一小塊來吃，暫時沒有找到食物來源，所以只好省着點吃了。

幸好朱古力本身含有豐富的熱量，所以一時半刻還不用擔心，但是朱古力下肚以後反倒是刺激了胃部，現在飢餓感比起沒吃東西以前更強了.....

難受死了.....我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好後又沿着沙灘開始搜尋了，昨天打撈到行裏包並不是一個偶然，我相信應該有更多有用的東西會被沖上岸。

我就這樣一路走着，偶然間發現到沙灘上有一群螃蟹在活動着，我把握機會抓到三隻，每隻都比手掌還要大，我把它們壓死後裝進布裏帶走準備一會兒烤來吃。而且我還發現在沙灘上淺水的區域會有魚兒出現，在製作出魚叉後可以去嘗試一下捕魚。

為了減少烈日對我身體造成的負擔，我又把一件女裝衣服撕開成布條，然後把頭和脖子遮住，一來防曬讓人感覺舒服一點，二則是防止紫外線對我造成直接的傷害。

就這樣我走了一會兒後，不遠處沙灘上出現了一個可疑的黑色物體，黃天不負有心，果然又被我找到東西了，我興奮地朝着那東西走去，但是去到那裏的時候我卻失望了。

因為.....不是行裏包，而是.....屍體，我苦惱的抓了抓頭，這一次白高興了一場，果然好運不是會經常會有的。

那麼這一次的屍體應該要怎麼樣處理好呢？埋掉？我怕一到晚上他會爬起來襲擊我，就像老伯那一次一樣。燒掉？要火化一具屍體是要用上很多的木頭才可以的，雖然我只需要考慮會把他的四肢燒掉，奪取他的行動能力就行了，要是他晚上真的又動起來也無法對我做成威脅，但是有那樣的時間去收集火化所用的木頭，倒不如用來收集晚上用來做篝火的枯枝.....

要說最快捷處理屍體的方法我暫時只想到了兩個，一是用利器把他的四肢全割下來然後埋掉，雖說有點殘忍但無疑是最安全的方法，但可惜我身上唯一的利器就只有一塊破鏡子，用來肢解人體恐怕要花上比收集木頭更多的時間.....暫時不考慮。

剩下的最後一個方法就是等到潮退的時候把屍體拋進海裏，希望可以藉着海浪把他送走，目前的四個方法中最方便的一個，亦都是最講究運氣的一個，因為海流有可能又把他沖回來，如果我抱着「已經安全了」的心態在夜間休息時，他又從海裏爬上來的話，絕對會打我一個措手不及。

不過.....不管是用那個方法還是先看看他身上有什麼東西可以用吧。我熟練地把他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翻了一遍，結果只找到一個錢包，裏面除了幾張千元大鈔和一些信用卡外就什麼都沒有了，我看完以後又塞回去了，反正裏面的東西對我來講根本沒有用就當作是他的陪葬品好了。

我又仔細翻了一下，在信用卡後面找到了他的身份証，我抽了出來一看發現原來這個男人的名字叫做 池道 。

怪怪的名字.....然後我根據着身份証上的照片在確認他的容貌。

嗯.....剛剛屍體的眼睛是張開的嗎？

「嗚哇！！！！！！」【屍體】突然間大叫起來。

「哇！！！！」我也被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嚇了一大跳。

【屍體】一邊大叫着一邊用驚人的速度往後爬着，直到撞上樹後才停下來。

「你.....你.....」【屍體】抓起一塊石頭指着我驚訝地說。

而我則張着嘴巴看着他，不知道該作什麼反應，不過以這樣的舉動來說，他應該還是一個「人」。

太好了.....

「嘿！冷靜點，我不是敵人。」我站起來舉起雙手以表示我手上沒有武器。

「你.....你.....是人還是鬼？」

.....這問題感覺很奇怪。

「人！」我堅定地說「我是一個活人！」

「人嗎.....」他終於把石頭放了下來。

為了增強自己的說服力我還特意的走到陽光底下轉了一圈給他看。

「看，我有影子的。」

他像是舒了一口氣似的說：「還好.....」

看他如此的反應後直覺告訴我，這個人昨天想必也遇到了什麼怪事，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雖然不能百分百肯定，但還是問一下好了。

「那個.....你昨晚是不是碰上怪事了？」

那個人聽到「怪事」兩個字時就全身打哆嗦。

「有啊.....有啊！有鬼啊！這裡！一到天黑就出來了！」

「鬼？」

「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而且那些死掉的人還會爬起來襲擊我！」他指着遠處的海邊說。

「什麼？？？」

「是真的！！你不信我嗎？」

「不.....恰恰相反，我相信你所說的，因為昨晚我也看到一個我確信已經死掉的人爬起來活動了。」我交叉着雙手說。

我還以為老伯的例子只是個偶然.....看來現實並不是我所想像中的那樣。

「有鬼啊.....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啊.....」他把頭埋進膝頭裏無力地說。

看來他昨晚被嚇得不輕呀。

「對了.....你難不成是跟我坐同一失事航班的人？」我刻意扯開話題讓他不要再回想起昨晚的事。

「我.....？不，我本來在一隻貨櫃船上打工的，但大概兩天前，船突然間遇到風暴後就沉了.....」

什麼？我的航班也是在兩天遇到風暴出事的，有那麼巧合嗎？

「.....本來我以為自己死定了，沒想到居然被沖來了這個島上。」

「你那邊也是除了你外沒有別的生還者了嗎？」我繼續追問。

「嗯.....除了我就沒有別人了，在我之後被沖上來的人全都已經死了.....大概有四、五個左右吧，我本着好心把他們埋掉，沒想到在晚上的時候他們居然全都變成鬼了！而且還追着我來咬！」他哆嗦着說

「全部都爬起來了！？」我驚訝地說。

他拚命的點着頭。

先讓我整理一下思緒.....

首先我認為他口中所說的「鬼」就是我認知裏的僵屍，可能他遇到的會有所不同，但暫時先歸類為同一種東西方便大家溝通。

然後這個島，絕對有什麼問題.....像是會把所有死人都變成僵屍來襲擊活人似的。

如果說只有老伯一單的話，我覺得可以認為是特例，但聽他說到全部死人都復活後我確信.....這其中必然是有什麼東西在暗中作祟。

「他們一直追着我.....一直追着我.....整整一個晚上都在追着我.....而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了一個晚上.....」

.....

「那個.....請問你一整個晚上都在跑嗎？」

「不然呢！！！你認為我騙你嗎？」他像是受到侮辱後反擊似的。

「不，我是疑惑你為什麼不找一棵樹爬上去呢？」我指着不遠處的樹說。

「啊.....」他像是想起什麼似的拍了自己的腦袋一下，這動作明顯就是在表示「原來還可以躲上樹喔」。

.....

.....

.....

這個人絕對是一個白痴，不過是一個體能非常好的白痴，以七點入黑，五點天光來說，他昨晚整整跑了十個小時的步。

「那時候情況危急哪會想到那麼多！」

「也對。」我勉強地擠出一個笑容附和他。

（對才怪.....正常人只要跑到累了就會想到爬上樹來躲了，而你則是體能太好一直跑也不會累，所以才沒有想到爬上樹，看來這傢伙是把發展大腦的能量全都拿去發展肌肉了。）

「我只記得快天光的時候終於撐不住了，筋疲力盡的我倒在地上眼前一黑就暈了過去了，我還以為自己要死了呢。」

這傢伙的運氣還真不錯，早五分鐘倒在地上估計他真的會死掉。

「你沒有看到最後一刻嗎？」

「不是已經跟你說我暈了過去嗎！」

「你沒看到也太可惜了，【他們】的弱點其實就是陽光，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們】只要一接觸到陽光就會化為灰燼。」我指着距離他不遠的幾件衣服說「那些衣服就是他們化灰後剩下來的。」

「果然鬼都是怕陽光的.....」他呆呆地看着那些衣服說。

「雖然我跟你對【那些東西】的認知好像有些不一樣，但我覺得【那些東西】應該不能被稱為鬼才對，因為【他們】都是有實體存在的，所以我認為叫僵屍好像比較合適.....」

「不！真的是有鬼的！」他打斷了我的對話。

「.....不管怎麼樣，反正知道是什麼就可以了。為了安全起見還是把這些灰撒到海裏去吧，還有，這個還給你。」我把身份証放回錢包然後拋了給他。

「你拿我錢包幹什麼？」他疑惑地說。

「抱歉，我原以為你是死屍，所以想看看能從你身上找到什麼物資而已，你沒死就太好了。」

「啊？你連死人身上的東西都不放過喔？」他在說「啊」字時故意把嘴巴張得大大的。

「我也是逼於無奈才這樣做的！在這鳥不生蛋的地方！沒有電，沒有食水，沒有人！不盡可能收集所以有用的物資根本就活不下去！」

「人？在你面前不就有一個了嗎？哈哈」他笑着一邊把錢包塞回褲袋一邊站起來。

「.....」

「哈哈.....你不覺得我很幽默嗎？」

「.....」我搖了搖頭

「.....對不起。」

「算了，幫我把灰給撒了吧。」我從行裏包中拿了一條布給他。

「喂.....」他在說完後自覺有些失禮急忙停住然後改口為「那個，你叫什麼名字啊？我先自報家門，我叫池道，池塘的池，道路的道。」

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我嗎？叫我樂就可以了，寫作快樂的『樂』，但唸法卻是音樂的『樂』。」

「喔！樂樂嗎？」這傢伙居然擅自跟我套近乎.....

「別用疊字來叫我！還有你唸錯了！是音樂的『樂』！不是快樂的『樂』」

「叫哪個樂還不都一樣！」

「差別可大了！」

「別老是板起臉孔吧？現在我跟你可是島上的『亞當』跟『夏娃』喔！讓我們一起努力地生存下來吧

！」他咧開嘴笑時露出了一排潔白的牙齒。

「誰跟你是『亞當』和『夏娃』啊！！！！！」我差點就崩潰了。

我跟這腦袋嚴重進水的傢伙從根本上就談不來啊！！！！！！

不過……雖然不太合得來但總算是找到一個同伴了，心裏同時間感到喜悅和煩惱，喜當然是不用一個人在此生活了，煩就是這傢伙橫豎怎麼看都是一個蠢蛋，搞不好還是一個麻煩製造機。

「啊……手腳沒力了……」他在收集灰燼的時候突然癱坐在沙灘上。

「喂！別偷懶！」我忙着把手中的灰撒進大海裏。

「不是啦，我真的突然沒有力氣了。」

他的樣子看上去並不像是在說謊，我於是用力把手中的力一下子全撒出去然後去看看他的情況。

「怎麼了？」

「手腳麻木……而且有點昏眩的感覺。」他的眼神有點搖晃，像是快要暈倒的樣子。

「嗯……會感到冷嗎？」我看到他滿額大汗後問到。

「對……對！你怎麼知道的？」他好奇地問到。

「你血糖過低了，所以才會有這些症狀，傷腦筋啊……」我用手抓了抓自己的後腦勺苦惱地說。

「不……不是吧？很……很嚴重嗎？」他突然口吃起來。

「沒事，只不過你的血糖值只要再低下去恐怕真的會暈倒了。」

「那……那怎麼辦啊？」

「其實很簡單，只要喝點糖水來補充一下糖分就沒事了，但問題是我沒有糖……和水。」

池道這次沒有回話，看上去昏昏欲睡且眼神呆滯的。

我咬着下唇拚命想着有什麼方法，手頭上有糖分的東西就只有朱古力了，但我並不太想給池道吃……別誤會了，這不是因為我小氣，朱古力雖然含有糖份，但同時含有大量的脂肪，而這些脂肪會妨礙腸胃吸收糖份，也就是說會使血糖水平的回升受到延緩。如果可以把朱古力裏的脂肪分解出來的話那當

然最好，但以我手頭上的工具來看現在並沒有辦法做到.....

不管了.....唯有搏一搏了。

我把池道扶了起來，然後把口袋裏的朱古力扳成小塊塞進他的口裏。這只能趁着他還醒着的時候做了，要是他真的暈了那就沒法把朱古力吃下去了，而那時候只能靠打吊針注射生理鹽水和葡萄糖來保命了.....我可沒有這些高級的東西。

「這.....這是什麼東西？」池道口裏含着朱古力迷迷糊糊地說。

「別管了，趕快咬碎吞下去吧。」我把手掌中的朱古力用拇指和食指一塊接一塊的送進他的嘴裏。

「謝.....謝.....你.....」他說完後眼睛突然就慢慢地閉上了！

「喂！不是吧？你還沒吞下去啊喂！池道！喂！」我着急地搖着他的身體大喊着。

被我使勁搖了幾下後，他終於再次張開了眼睛。

「你.....你剛剛有沒有洗手？」他嚼着朱古力含糊地說。

.....

.....

.....

「我忘了，不好意思。」

二(下)

「吖——總算是活過來了，啊哈哈！」三十分前還癱在地上死翹翹的他現在又生龍活虎起來.....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為了表示自己已經完全沒事了，那傢伙居然在沙灘上翻起跟斗來。

真是怪物一般的體能.....正常人要是跑了十個小時的話早就累癱了.....不！修正一下！一般的正常人根本跑不了十個小時！

「喂！別幹一些有的沒的事！有多餘的體力還不如過來幫我生火！」我吆喝那神經病患者過來幫忙。

趁着他暈倒的時候我進去樹林裏撿了一些枯枝，準備把它們當作燃料來烤螃蟹，在我努力地彎腰撿的時候居然被我找到了一些有拇指大的淺褐色野生草菇，以顏色上來看應該是可以食用的品種，由於口袋容量有限，我只撿了十幾棵就走了。

而快離開樹林的時候又被我發現了一棵樹上有鳥巢，我懷着期待的心情爬了上去，果然被我發現了有三顆圓滾滾的鳥蛋正安穩的躺着。

既然母鳥不在的話.....

那我也不客氣了！！！

這一次我大豐收似的走出了樹林，終於有點像樣的東西可以吃了，奇怪.....前兩次我進去樹林可是什麼能吃的都沒有找到，池道那一傢伙一來了後就出奇地好運啊！莫非那傢伙是有神明在保護嗎？

嗯.....讓我統計一下他到目前暫時所遇上的「好運」。

船隻遇難只有他沒事。

被僵屍圍攻跑了十個小時筋疲力盡的時候，剛好天光。

血糖過低的時候，我身上剛好有帶有糖份的東西。

我在想說不定連我找到食物也是受到他的好運影響，因為.....我找到的他也肯定有份吃。

說不定就連我從飛機墜落中生存也是神明為了找人來幫助他而特意讓我活下來.....不，不，不，這樣想就太恐怖了。再說要是真的有神在暗中保護他為什麼會讓他工作的船隻出事？這就說不通了吧.....

「樂樂！這個要怎麼放啊？」池道突然在我耳邊大叫打斷了我的思緒。

「你.....你有病啊！！！」我摀着耳朵痛苦地說。

「沒辦法啊！剛剛怎麼叫你都不理我！」他拿着枯枝無奈地說。

「真是的.....我在想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到底要怎麼放啊？」我還沒講完又被他打斷了。

「嘖……下面留一點空間用來放引火物，然後把枯枝以屋頂形狀堆疊起來，」

「喔，明白了。」

趁他還沒弄好，我走去了海邊打算打草菇給洗一洗，好把沾在上面的髒東西給洗掉，而且沾上海水的草菇在烤的時候海水會蒸發然後鹽會留下來，這樣就可以調味了，而且還可以補充體內的鹽分。

「喂，樂樂！我弄好了！」池道在不遠處揮手招呼着我。

「啊？這麼快？」我驚訝地看着遠處的他。

該不會是隨便堆起來就當完成了吧？？？

我急忙跑回去看看他到底幹了什麼，沒想到當我走回去的時候，一個呈現着完美屋頂形的枯枝堆出現了在我的眼前。

在我清洗草菇時就堆好了，先別說速度了，他堆起來的枯枝比起我的還要完美和好看，每根枯枝之間都預留了足夠的縫位讓空氣進入，而就連我忘了說的「大的枯枝放下面，小的放上面」他也考慮到了。

以這速度和技巧來算，這篝火堆被評為滿分也不為過。

「你……你的手還真巧呀……」我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事。

「啊哈哈，我小學的時候美勞可都是拿A的喔！」他一臉自豪地說。
「小學……」

「然後呢？是不是要鑽木取火？」

「喔，那倒不用，因為我有這個！」我把zippo打火機從褲袋中拿了出來。

「媽呀！！太好了！！！你居然有打火機在身上，那我以後也不用自己鑽火來用了！你看我的手掌！」他向我展現出一雙滿是傷痕的手掌，相信是他自己鑽火時所造成的。

「你把這本書撕一些下來當引火物來用吧。」我把那本考古學的書扔了給他。

「書？」他滿是好奇的把書接過手，然後翻開來看。

「……別看到捨不得燒了。」

我說完後就跑去準備用來煎蛋的工具，我挑了一塊相對比較平面的石板用海水稍為洗了洗後就擱了在烈日底下，在我回去的時候池道那傢伙的坐姿跟我離開的時候一模一樣！也就是說他顧着看書沒有生火！

「喂！你還真的只顧着看書啊！」我生氣地說。

池道全神貫注的看着書沒有理睬我，我只好走到他面前把書抽走。

「啊！別！」他焦急地說。

「等着你生火呢！還看書！」我翻開那本書準備撕幾張下來用。

「等等！這本書送給我好不好？」他按住了我的手阻止我撕紙。

我心裏納悶着，不就是一本普通的考古學書藉而已？難道這傢伙對考古學有興趣？算了，反正還有別的書可以燒，這本就給他吧。

「真是的.....書我先收起來，等你把火生起來後再給你，然後.....接着。」我把另一本不知道內容的書扔了給他。

這一次他看到是自己不感興趣的書後就乖乖的生起火來，而我則為了盯着他好好幹活就坐了在他旁邊把草菇和螃蟹用樹枝串起來。

不一會後，火就生起來了，火舌貪婪地吞噬地枯枝發出「啪啪」的聲音，我就把草菇和螃蟹插到火堆旁邊烤了起來。

「好了嗎？」池道眼睛死死的盯着食物看。

「我才剛剛插下去不到十秒鐘！」

「我那份半生就可以了，直接給我吧！」他看着螃蟹垂涎三尺。

「那不叫半生，而是全生！海產不徹底煮熟來吃可是會生病的！」

聽到我的講解後池道終於安靜下來，可是不到一分鐘他又開口！

「好了沒？」

「吵死了！！！」

對了，可以趁現在先把蛋給煎熟然後用來把池道的嘴巴給塞住，不然早晚會被他煩死，我把鳥蛋從口袋裏小心翼翼地拿了出來。

「蛋？你又沒鍋子之類的東西，怎麼把它煮熟？」池道看到後好奇地問。

「嘿，看着吧。」

我把已經在沙灘上曬了一段時間的石板拿了過來，由於太過燙手我是用隔着衣服把它拿到火堆旁邊的。我把鳥蛋放在石板邊輕輕地敲了一下然後「咔勒」的打在石板上，清澈的蛋清和橙黃色的蛋黃從蛋殼裏流了出來，蛋清在接觸到滾燙的石板後馬上就變成乳白色並發出了令人愉快的「滋滋」聲。

（池道：嗚喔喔！！！！）

我沒有理會在背後歡呼着的他，專心的用樹枝翻動着鳥蛋，沒有下油的情況下我怕蛋會沾在石板上，那就有點難刮出來了。

過了一分多鐘後我把香噴噴的鳥蛋送到了池道的面前。

「來嘗嘗吧！」我自豪地說。

「那個.....你的樹枝洗過沒有？」

我聽到這一句後血管差點爆裂.....這個人怎麼這麼麻煩不感謝我不特只還整天嫌三嫌四的？？？我差點想用樹枝直接插到他眼睛裏。

「我.....我已經把外面那層樹皮削掉了。」

池道聽到後終於肯嘗一下那個煎蛋，他先是小小的咬了一口，然後發現味道很好後就「颼」一下就把餘下的蛋吞下去了。

「嗚喔喔！！！好吃！！！」

「是吧？用了少許海鹽來調味果然是沒錯的。」

剩下的兩個蛋又被我們一人一口就給掃光了，享用完煎蛋後我瞄了一下火堆發現螃蟹已經由墨綠色變得有點微紅，相信再過一會就可以食用了，那麼現在可以先看看草菇的情況。

由於草菇是很容易熟的食物，我把它們放得距離火堆稍遠一點，別得被烤得太乾那就難以下嚥了。

草菇是否已經被烤熟只要看一下菌傘下的皺摺位置，如果出現水珠那就是代表已經可以吃了。

我拔了一串來看，果然時間剛剛好，它們的皺摺位已經佈滿水珠了，我顧不得燙就用牙齒咬了一顆吃進嘴巴裏，嗯.....鮮嫩多汁加上些許海鹽的咸味，味道好得沒話講。

在我們把所有的草菇全吞掉以後沒多久，螃蟹也烤熟了變成紅色，我們把三隻螃蟹平分了，每人得到了一隻半的蟹，我分到手的海蟹沒什麼蟹膏而且肉也不多，但是肉質鮮美甚是好吃，我在石頭的幫助下很快就把自己的份全吃掉了，而池道為了不想弄髒手堅持用削過皮的樹枝把肉挑出來吃。

「啊.....飽的感覺真好。」池道滿足地躺了在地上伸懶腰。

應該是【不用幹活又有得吃的感覺】真好吧？

「喂！別睡了，要準備迎接夜晚的東西了。」我用腳尖踢了踢睡在地上的他。

「欸──！我可是病人來的！」

「暫時性的血糖值偏低也能算病嗎！！」

看來這傢伙平常幹活也是想盡方法去偷懶的那類型。

「真是的.....」他停下來鬆了鬆肩膀又接着說「樂樂你也放鬆一點吧，何必那麼緊張，在搜救隊找到我們前，咱們有的就是時間。」他懶洋洋地翻了翻身，沒有任何起來的意慾。

「沒有良好的規劃的話！我們沒可能安然無恙地活到搜救隊來到這裏！別忘了這個島晚上是會有怪事發生的！」

「怪事.....？」他似乎是想起什麼不愉快的事，在烈日下的他居然在打哆嗦，口中還喃喃自語着【.....鬼】什麼的。

「.....所以說，我們需要足夠的枯枝生火來確保有足夠的視野，而且食物也吃光了，要趁現在還有體力的時候去找.....還有食水的問題也沒有解決。」我一口氣把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說了出來。

池道聽到以後像是想起什麼的，他一個翻身坐了起來。

「對了！食物和食水的話我沖上來的那地方有喔！」

「什麼？」我驚訝地說。

「好像是一些罐頭食物和支裝的礦泉水，一箱一箱的也被沖了上岸。」

「多少？份量有多少？」我緊張地追問。

「應.....應該足夠你和我吃上一、兩個月了。」池道扳起手指費力地估算着。

聽到有如此龐大的資源在沙灘的另一面後，我的大腦也開始運算起來，只要把這些東西當作應急食糧的話，遇上找不到食物的日子也可以有保障地渡過了，可是在距離方面會有點遠.....池道他跑了十個小時來到這一邊，用走的話也可能要用上大半天吧？

如果這段時間搜救隊來了這裏呢.....？那我豈不是為了一點食物錯過了一次獲救的機會？

「怎麼樣？要去嗎？」池道看着我苦惱的樣子說。

在這殘酷的環境裏，每一個作出的決定都會影響自己的命運，所以在選擇時不應該讓自己想出太多的「如果」，任何選擇都應該要以確保自己的生存為優先，否則只會讓自己方寸大亂。

此時此刻，我只知道我需要水。

「行，去就去！只不過是遠一點而已！」我一狠心咬緊下唇說。

「那好，我們現在出發吧！」他站了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沙子。

「不，明天天亮我們再出發，現在出發的話走沒多久天就黑了。」

「喔──那好吧，我沒有任何意見。」

「那麼現在分頭行事吧，我負責去找食物，你就負責去收集今晚要用的枯枝。」

池道很合作的點了點頭然後就走進了樹林裏面了，而我則去到海邊去找可以吃的東西。

淺灘上有很多魚在游着，在我把一隻腳踏進海裏面的時候牠們「嗖」一下全跑了，不過沒關係，我的目標並不是水中的魚。

而是沙裏藏着的蜆，以我的經驗來說這種淺灘上都會有不少的蜆類藏在裏面，只要細心的掘一下通常都會有為數不少的收獲。

我趁着海浪向後退的時候把腳邊的沙子撥開，果然有幾隻五元大小的蜆安安靜靜的躺了在裏面，我把牠們都裝進了我帶來的布裏。

在太陽快下山的時候我帶來的布已經被蜆給裝得滿滿的，可能大概有十幾斤蜆吧？應該是夠吃的了，乍看之下好像是吃不完的樣子，但別忘了蜆的外殼是不能吃的而且佔了不少的份量，淨蜆肉的數量其實不多。

我把沉甸甸的蜆背回去的時候，池道已經弄來了一大堆小山似的「枯枝」.....

「你.....是怎麼弄來這些東西的？」我目定口呆看着那堆東西說。

「彎腰撿太麻煩了，所以我就隨便找幾棵樹折一些樹枝來用咯！.....怎麼了？我做錯了嗎？」

「不.....做得很好。」我難得地誇獎了他一回。

這裏每一根樹枝都比手腕粗，真是想不通他是怎麼在沒有斧頭的情況下把這些樹枝從樹身上弄下來.....

難道他偷偷藏起了一把斧頭？不.....從樹枝參次不齊的斷裂位來看，牠們都是被人用力扯下來的，如果是被斧頭斬下來的切面應該是相當整齊的。

.....

池道這傢伙.....力氣還真大啊！

太陽已經差不多下山了，而我也低下頭開始準備着烤蜆的工作，我的預想是先用樹枝在地上劃了一個正方形，然後在每一個角位都放上了一塊石頭用作支撐，最後在上面放上了中午煎蛋用的那塊石板，把燃燒着的樹枝放在石板下面，簡易烤爐就大工告成了。

我在腦中計劃好後，就開始動手製作烤爐，與此同時我亦向池道講解今晚守夜的安排。

「對了，池道。」

「怎麼了，樂樂？」

.....

「.....沒事了，今晚你通宵守夜。」

「等.....等等！！！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要通宵守夜？？？」我低着頭在工作但我聽得出他的語氣略帶焦急。

「因為你亂叫的我名字。」

「那.....那我以後改口不叫這個總可以了吧？？？」

「好吧，別反口，不然以後每晚都是你來守夜。」

「嘖！麻煩死了，大家一起倒頭大睡不好嗎？」

「大家都睡了要是突然出什麼狀況的話，誰來預警？而且還要負責添加燃料不讓火在半夜熄滅。在晚上四處無光的狀態下，我們這一團火是十分顯眼的，要是有船隻經過就會很容易發現我們。」

「喔喔！」

「所以，火不能滅。喂！別搭我的膊頭！」我還在埋首苦幹着。

「.....？」

「所以今晚我們每人輪流守三個小時直到天光吧！」

「對了！不如我們把這個樹林一把火燒了！這樣搜救隊一定會發現我們的！」

「.....別傻了！這個樹林要是起火了釋放出來的熱度肯定會把我們也拷死的！」

「不試試怎麼知道！不是有一句話叫『逆水行舟』嗎.....」他的聲音在後半句突然減弱了。

「那是『破釜沈舟』！！！還有我在幹活！你不要再搭着我的膊.....」我憤怒地抬起了頭，發現池道正驚恐地看着我。

等等.....池道坐了在我正前方，兩隻手正忙着添火。

那麼.....是誰在搭着我的膊頭.....？

一股寒意由腳底直湧上天靈，全身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樂.....別.....別回頭.....」池道已經驚慌得說不出話來。

真後悔沒有聽他的勸告.....

我慢慢的把頭轉過去.....

一個臉色慘白、流着血淚的女鬼正張着嘴巴死死的盯着我！！！！！

「啊！！！！！！！！！！！！！！」

心臟差點就被嚇得停止跳動，我的第一反應是想要跳開遠離那女鬼但身體在看到女鬼的臉後居然無法動彈！不論我怎麼拼命的用上全身的氣力來活動手腳，它們就是不聽從我的使喚，我現在就只能像一尊石像站在那裏任由那隻女鬼處置

女鬼那對因失去眼球而變得空洞的眼窩死死的瞪著我，她口中呼出來的腥臭之氣冷得像是從冰窖裏吹出來似的，臉上像是被人用針刺過無數次般佈滿著密密麻麻的小洞。

驚慌的我想要叫池道來幫忙但是沒想到現在連嘴巴卻也動不了。

「樂！快過來！那傢伙想要附你身！！」池道的聲音從遠處傳來，雖然我現在的姿勢看不到他但我相當肯定那傢伙已經跑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女鬼的手緊攥著我的肩膊，指甲深深的陷入了肉中，我感到一股寒氣從她的指甲裏滲入了我的體內。與此同時她開始喃喃自語起來，

「.....咻咻.....咻咻」

她的聲音有如用尖銳物去刮黑板般刺耳，而且在不斷重覆幾個音節，內容講什麼我根本沒聽清楚，但在聽上數遍以後我終於聽明白她在說什麼.....

「你們.....全都跑不掉了！」

此時從肩膊進入的寒氣已經滲透全身，我突然眼前一黑暈倒了。

三(上)

在我昏迷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夢，這夢做得非常清晰，內容就像是電影般播放出來。

我夢見了一對十來歲身穿異族服裝的男女正在被其他的村民拆散，男孩的被拉離女的身邊後在悲痛地朝著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咆哮著，那男人穿著光鮮看起來像是屬於有地位的人。

那衣著光鮮的男人沒有理會身後傳來的慘叫聲，一臉嚴肅的他手一揮，背後就衝出來一群男村民，他們想也不想就撲向了那女的。

而那女孩的相貌其實相當不錯，有著一把烏黑的秀髮，清秀的面貌和楚楚可憐的表情，這些條件組合起後會讓看見她的人產生兩種感覺。

要不保護她。

要不就破壞她。

在女孩的衣服被那些像是野獸般的男人扯開並露出堅挺的胸脯時，她面上沒有任何表情，像是她早已習慣了這像情況似的。

男孩見狀就哭得以更厲害了，而男人則叫人把男孩的嘴給塞住並強行把他合上的眼睛撐開，逼他親眼看著女孩被一群男人姦污。

女孩雙腿被分開並被人壓在身下，她用絕望的眼神看著男孩的同時下身正被討厭的人進進出出著。

被數人壓著的男孩沒法抵抗，只能無力地痛哭著。

在所有的人都發洩過後那男人再次揮身，一個手下走到女孩面前用一個尖銳物把女孩的眼睛挖了出來，然後用利刀把她的舌頭割掉後，再用被燒紅了的長釘不斷刺她的臉，最後還把她活生生的生葬了。

在泥土裏的女孩在臨終前不斷地咀咒著那些向她施暴的村民。

「你們.....全都不得好死.....你們.....全都跑不掉了.....」

「你們.....全都不得好死.....你們.....全都跑不掉了.....」

那女鬼可怕的死相突然間又出現了在我的面前！

「嗚哇！！！！」我猛然從睡夢中清醒過來。

「哇！嚇我一大跳！」坐在我旁邊烤着魚的池道被我這突然的舉動嚇了一跳。

我環顧着四周，天已經亮了，而周圍的景色也跟昨天我最後的印象中有所出入，身後仍然是樹林但腳下踩的不在是幼滑的細沙而是遍佈着碎石塊的泥石地。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我用手背擦了擦額頭上的冷汗。

「你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我被那隻.....那隻東西給定住了。」

想起我昨天還自作聰明說池道口中所提及的「鬼」就是僵屍後，這個「鬼」字真的是說不出口。

「我就跟你說這個島上有鬼嘛！！！」池道不高興地說。

「對不起了.....錯怪了你，那麼昨天晚上到底是怎麼解決的？」

「昨天？不！那已經是前天的事了！你足足昏迷了一天！」池道把手中的樹枝折成兩半扔進火堆裏。

「什麼？已經兩天了？？？」我眼睛張得大大的看着他。

「是啊！那晚女鬼把你搞暈了以後就尖叫着飄進樹林裏面了，我也不敢在那逗留，拿了根火把後就將你背起來帶到這裏了。你昨天一整天都在發燒而且昏迷不醒，我還以為你要死了。」

「難道這裏就是.....」

「嗯，就是我被沖上來的地方。」池道把一條烤好的魚遞了給我，我把手伸出去接了過來。

我這才發現原來池道原來坐了在一箱罐頭上面，而且身邊還有幾個不同的木箱子看起來都是罐頭類的東西。

這才想起來他有提過有作為貨物運送的罐頭也跟着他沖了上岸。不過不是距離原本的位置有點遠的嗎？他居然不視我為負擔沒有把我扔下不管，而且還千辛萬苦地背着我徒步走了過來.....

所以老實說，我還真有點感動，打從心底裏對他改觀了。

「謝.....謝謝你了。」

「什麼話！有困難時大家應該互相幫助的！」

「嗯，不過還是謝謝你了。」我把手中的魚放進嘴裏狠狠的咬了一大口，一股焦糊的味道刺激着我的味蕾害我又把魚肉給吐了出來。

烤太久了.....他把魚烤焦了，所以味道變得有點苦。

「給！」池道又非常及時的遞了一瓶支裝水給我，好像他早以預料到這情況的發生。

幾天沒喝過水的我接過水後就對着瓶口猛灌了起來，誓要把這幾天身體所失去的水分全都補充回來。

「呼.....」喝完水後的我滿足地舒了口氣。

「對了，我有些事想跟你說。」池道一臉認真地說。

「嗯？」我第一次見到他如此認真的樣子。

「聽說過『猿猴之手』嗎？」

猿猴之手……

「不就是那個傳說中的能實現人們願望的許願工具嗎？跟神燈一樣能實現三個願望，但不同的地方是向猿猴之手許願的人一定會背負上不幸的命運。」

也就是說神燈是「沒有代價」的萬能許願工具，而猿猴之手則是次一級的「有對應代價」的許願工具……不，與其說它是付出對應代價來實現願望的工具，倒不如說它是用來懲罰那些去企圖依靠願望來強行改變自身命運的人。

「沒錯，你知道它的由來嗎？」

「不清楚，好像是出自20世紀初的英國小說故事裏的東西。」我搔了搔頭說。

我記得我曾經看過這故事的，內容大概是有一家三口從別人手裏得到了猿猴之手，妻子第一個願望是向它許願想要大量金錢，結果不到幾分鐘就有人拿着一堆錢站了在自家門口，原來是她兒子意外死了，工廠方拿了一筆可觀的賠償金來作補償。

餘下的我就不太記得了，不過我依稀記得許願者都沒有好下場就是了。

他點了點頭然後把我給他的那本考古學的書拿了出來。

「這本書我已經看完了，我把裏面的內容大概說一下給你聽吧。」

接下來他就開始徐徐地把書中的內容道出。

在大概四百多年前，在亞洲曾經存在過一個神祕的部落，他們居住在屬於自己的島嶼上安居樂業，絕少和外界接觸因此被蒙上了神祕的面紗。然而這一個有着千多人居住的島嶼卻在某一天連同島民一起消失了。

去了那裏，沒有人知道。

怎麼消失的，也沒有人知道。

這麼大的一個島嶼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島嶼消失的原因和島民自己所信奉的東西有關，那就是猿猴之手──　一個據稱只要付上代價就能實現三個願望的聖物。

根據傳說，島上曾經有三個不同的人曾經向猿猴之手許下了三個不同的願望，結果猿猴之手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現了這三個願望。

而這一切都是由於人類因對生命的貪戀而引起的。

第一個許願者是一個有地位的島民，為了追求永遠的生命而殘殺了一名少女──對她百般凌辱後把她生葬掉，企圖以她的生命作為代價向猿猴之手換取永恆的生命，然而代價這玩意是必須自己承擔的，「由別人來承擔代價這一概念」對猿猴之手來說根本就不存在。

但.....猿猴之手還是實現了這男人的願望，把他.....變成了吸血鬼，一隻懼怕陽光但有着永恆生命、嗜血的生物。

由於對鮮血有所渴求，剛變成吸血鬼的他開始襲擊島民，他用尖銳的犬齒咬穿他們的頸動脈貪婪地吸吮着溫熱的鮮血，而被他咬過的島民原以為已經死掉了，但沒想到在過了不久後再次以吸血鬼身份再次復活過來。

吸血鬼數目在不斷上升的時候，島上的一名勇士憑着一己之力把除了他以外的吸血鬼全都消滅了，而他也因身受重傷而在島上某個地方沉睡起來。

第二個許願者是被生葬掉的少女的情人，為了再次見到自己所愛的人，他在吸血鬼被擊退後的一個夜裏把猿猴之手偷走，來到少女被生葬的地方許下了自己的願望。

『讓已經死去的愛人再次復活』

猿猴之手這一次也如他所願實現了他的願望.....少女以全身腐爛的姿態在泥土中爬了出來，她一邊辱罵着少年的無能，一邊咀咒着全部的島民來到少年的面前.....把他的腦袋從頸上扯了下來。

先前的勇士在擊退吸血鬼後也受了重傷，在負傷的情況下他再次把化為僵屍的少女擊殺，但靈魂已被污染的少女在臨死前對勇士和這個島嶼下了咀咒。

『在她被死後，島上所有人在死後都會面臨和她一樣的命運』，只要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在死後必然會以僵屍的姿態復活，然而不知是因為何種原因，這些僵屍跟吸血鬼一樣懼怕陽光，只能在夜間出沒而且具有傳染力，被咬或者抓傷的人在夜裏化為僵屍。

少女的亡靈在肉身死亡後就被解放出來，她尖叫着在空中不斷咀咒着所有的活人。

第三個許願者是勇士，身負重傷的他已經無力回天，僵屍不但殺不死，而且不斷地增加，在最後基本上就只剩下他一人在奮戰着，在過度疲累和傷勢的影響下他終於倒下來了，在臨死前他向猿猴之手許下了最後一個願望。

『把這個島的存在抹殺掉，不要再讓其他人進來也不要讓任何人出去』

為免自己也成為它們的一分子，他在說完後就用手中的劍把自己的頭砍了下來。

猿猴之手也如他所願實現了這個願望，整個島嶼就那樣子憑空消失了，不留下任何的痕跡。

直到現在也沒有人找到任何有關這個神祕的島嶼的消息。

「就是這樣。」池道把書本合上。

過個故事聽得我毛骨悚然.....第一個許願者的故事裏的那對少男少女，豈不就是出現在我夢境中的那一對？就連少女被生葬的這一個情節也符合了書中所說.....再加上那夜出現的女鬼，難道.....

「你把這個故事說出來是想表達什麼？」

「這還用說嗎？」他背着我面對着大海說：「我們很有可能是來到了書中所描述的那個島上了。」

「就單憑那女鬼和僵屍你就認定我們去了那個傳說中的島上嗎？」

「不然你怎麼解釋這一切超自然的事情？我還有另一個証據能証明我的推論的。」他指着封面印有猿猴石像的圖片說：「看到這塊猿猴石沒有？」

我點了點頭。

「這尊石像高若六米左右，是依照他們的神的形象而建造出來，而全個島上就只有那麼一尊，島民每當過節時都會去到這尊石像前拜祭，而我.....曾經在樹林裏見過這石像！」

「什麼！？」

「就在樹林裏不遠處，待會兒我就帶你去看。」池道指着樹林說。

如果真的如他所說我們真的來到了那個咀咒之島，那麼我們豈不是.....

「如果書裏寫的事都是真的話.....我們很有可能沒法離開這個島了。」他又把幾根樹枝折成兩半扔到火堆裏去。

『把這個島的存在抹殺掉，不要再讓其他人進來也不要讓任何人出去』

騙人的吧？

沒有方法離開了？

人們只要接近就會被風暴所吞噬嗎？那.....那不會有搜救隊來救我們了嗎？

我就只能在這島上慢慢的.....慢慢的.....等死嗎？

「我看我們這一次真的要成為傳說中的伊甸園裏的亞當跟夏娃了。」池道在這種氛圍下也不忘講冷笑話。

「傳說.....對了，對了！是傳說！！！」我被這一個詞語刺激一下突然想到很重要的事情。

我興奮地揮動着手中串着烤魚的樹枝，霎時間魚肉的碎片到處飛散而池道更是被我這舉動給嚇了一跳。

「沒.....沒想到原來你那麼想當夏娃.....」

「夏你媽個頭！我是在想『傳說』這一個詞語啦！別多說了！快帶我去猿猴石那裏！」

池道聽到後就站了起來為我帶路，我尾隨他走了大概十多分鐘後就到達了那尊石像面前。

那石像的表面雖然已經被自然侵蝕了但還是能夠被辨認出來，果然是跟那本書皮上的石像畫的一樣。

「好.....希望這本書所寫的事都是真的。」

「.....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它裏面所寫的事都是曾經發生過的我們才有機會離開這裏」

「為什麼？？？如果第三願望是真的話我們就別想離開了！」

「你別急，我慢慢解釋給你聽，我問你，伊甸園存在嗎？」

「嗯.....應該不存在吧？那是聖經編出來的。」

「那就對了，那麼書中所說的這個島是否存在？」

「你這不就廢話嗎？不存在的話我們現在又在什麼地方？夏威夷？」

「那麼你認為書中所說的有關這個島的『傳說』是由人『編造』出來的嗎？」

「你到底想說什麼啊？」他不耐煩地問。

.....真沒耐性。

「.....我認為有人從這個島上成功離開了並把這裏發生過的事傳了出去！」

池道雙眼呆滯一時反應不過來。

「可是.....第三願望不是說不讓任何人離開這個島嗎？」

「第三願望不也說過不讓人進來？那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裏出現？」

他一時間啞口無言，我頓了頓後又接着說。

「我覺得.....只要滿足某些條件就可以凌駕於第三願望之上，當然，這條件是什麼我們暫時不知道，但是！既然我們能進來那應該就有出去的方法。」

「不.....我覺得還是有問題，就當是這本書的內容全是真的，而生還的那個或者是那些人在勇士許下

第三願望前離開的，不就照樣可以把這裏的事傳播出去？」

這人.....只有在找別人碴的時候特別聰明。

「沒錯.....如果跟據你的說法我們的處景是非常難堪，所以我一直強調我希望書裏說的『全都是真的』！」

「我剛剛所說的情況不也能夠是真的嗎？」

「不.....根據你的說法的話，這故事起碼有一處是假的。」我咬着大拇指拼命思考。

「什.....什麼？」

「那就是.....勇士的結局！已經離開了的人怎麼可能知道勇士的下場是什麼！為什麼不是上吊、不是戰死、不是變成僵屍而是把自己的頭砍下來？所以如果書中所寫『全都是真的』話，在勇士許下第三願望時他身邊最少有一個人，而這一個人在第三願望成立後才逃離這個島的！！！明白了嗎？？？」

「喔喔！！！！你太厲害了！！！樂樂！！！！！」

「你.....！！！」

算了.....懶得去糾正他了。

「聽着，池道，現在這些都只是我毫無根據的推理，如果能在島內找到『某樣東西』的話就可以証明我的推理了！」

「行！只要你說出來，我把島整個都反過來都會幫你找到。」

「我要找到.....那勇士的屍體！！欸.....痛！！！」

被女鬼抓到的地方突然火辣辣的疼了地來，我把膊頭上的衣服拉開一看發現那裏的肉已經變成紫黑色.....而且還有一些淤黑的血水從傷口裏滲了出來

這.....我是中了那女鬼的咀咒嗎？？？

我試着用手按了按那個傷口，卻沒有什麼的感覺但血水反而被我的手指擠了不少出來。

「勇士的屍體嗎？行！沒問題.....你怎麼了？」他看我突然轉身背着他後不禁疑惑地問。

「沒事.....只是被蟲子咬了一口而已，我們還是回去營地邊走邊說吧！」

這種傷口任誰來看都會被嚇一跳吧？還好我的衣服是黑色的，滲出來的血不容易被發現。為免他過度

驚慌於是我隨便瞎扯了個謊話來騙他。

池道聽到後就解除了自己的疑惑又開始發問：「對了，如果真如書中所說的話，島裏面應該到處都是屍體，我們怎麼知道哪一具才是勇士的屍體？」

這問題蠢到爆了.....

「你到時看掉了腦袋的手上或者附近有猿猴之手不就行了！！」

「.....這倒是。」

在走回營地的時候，我趁他沒留意的時候偷偷的再檢查了傷口一次，還是那個樣子。

沒感覺，而且不停地滲血。

我開始有點擔心起來，該不是這位置的肌肉已經壞死掉了吧？如果真的話那就非把它切除掉不可了.....但是現在淤黑的範圍已經有巴掌那麼大，真的切掉恐怕會因為失血過多或者是細菌感染而死.....

我該怎麼辦才好？

三(下)

不.....也許是我太杞人憂天而已，這淤黑的地方說不定過一兩天就會沒事了，我拚命地在安慰自己，不讓自己想去太壞的情況。

在回到營地後天色還早，我決定先把書快速查看一遍，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有用的東西，然後就製定一下接下來我們的計劃。

在看完後得知內容跟池道所說的相差無幾，但是某些印有重要的內容的書頁卻殘缺了！到底是誰幹的！！！居然連島上有關地形的描述那一頁給撕去了！

啊.....

好像是被我親手撕掉用來點火用來了.....

那麼只能自己親身去把這裏的地形給摸一遍了，估計這也得花上不少的時間。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自作孽不可活啊！唉！

我苦惱地把書放在地上然後轉過頭去看池道在幹什麼，這才發現他原來跑到泥石灘上在撿石頭放進布袋裏，而且只收集扁且鋒利的和又圓又鈍這兩種的，別的型狀都不要。

「池道，你撿石頭幹什麼？」我走到他身邊好奇地問。

沒想到他十分專心的在挑選和分類着石頭沒有理會我的呼叫。

「喂喂！你撿一堆石頭想要幹什麼呀？」

這一次他終於聽到我說話了。

「喔？別看我這樣子，我偶而也會主動去點事來幹的。」

「我就是想知道你收集這些石頭的用途是什麼？這些隨處可見的東西沒有收集的必要吧？而且這重量帶在身上也是相當大的負擔。」

「隨處可見不代表每一塊都能用喔！」

他伸手指着銳利的那一堆石頭說：「這是用來當作刀用的工具，可以用來切割或者綁在樹枝末端當矛使用。」

然後他又指着另一堆又圓又鈍的石頭說：「這是我以後專用的武器。」

「武器？用來擲嗎？」

「不，要是單純用來擲就沒有收集的必要了！嘻嘻！這個以後你會知道怎麼用的。」

他笑着把布袋束緊放到罐頭箱子的旁邊，然後就坐在地上拿起了一塊鋒利的石頭把樹枝削尖。

「對了，我們接下來的計劃是什麼？」他一邊削着樹枝一邊問我。

「先安穩下來，別忘了我們現在連食用水都還沒有找到，單靠這些瓶裝水支持不了多久的，還有就是要找一個有蓋的地方居住，在準備充足後就進去樹林裡尋找勇士的屍體。」

「太好了！」他微笑着說。

「嗯？」

「能在這島上遇見你真是太好了！」他樂呵呵地說。

這……

這是在跟我表白嗎？

「……抱歉，我可沒興趣當你的夏娃的。」

「不，我的意思是你總能很清晰地整理好狀況，然後再找到我們要達到的目標。這可不是一般落難者可以如此冷靜地做到的，比如說我，要是沒遇上你的話說不定我會漫無目的像個野人般生活在這島上，所以我才說能遇上你實在是太好了。」

「欸……這……」如此突然的稱讚讓我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兩天前我暈倒的時候你不也千辛萬苦的把我從那麼遠的地方背來？（雖然在我出事的時候逃跑了）大家既然都是落難者，當然要互相幫助。」

「對了，說起互相幫助，你不想知道在你暈倒的時候我是怎麼餵你吃東西的嗎？」

暈倒？

餵食？

……

……

……

「你到底趁我暈倒的時候對我幹了些什麼啊啊啊啊！！！！！！」

在池道削完樹枝後，我們走到了淺灘處準備捕魚。原來池道剛才就是用削尖了的樹枝當作魚叉來捕魚的。

不過據他所說，這樣的魚叉只要用上個一兩次後就不能再用了，因為刺穿魚的鱗片和肉會使樹枝受到相當大的磨蝕，加上大部份時候扔出去的魚叉都是落空的，落在沙子上就還好但如果是碰上了石頭的話，那尖銳的部份就會被輕易地撞斷，而那這根魚叉就可以直接報廢了。

在還沒下水的時候的確是能看到非常多的魚群在水中穿梭的，但當我一隻腳剛剛踏進水時，周遭的魚兒都「咻」的一下子全跑光了。

「嘖.....」見到這情況發生的我不禁抱怨起來。

「不要緊，一開始都是這樣的，牠們待會兒還是會再游回來的所以你不用擔心。」池道雙眼瞪着水裏沒有離開過。

嗯.....牠們還會回來是因為「魚的記憶力只有七秒鐘」嗎？就是說剛剛所遇上的事只要過了七秒就會忘到一乾二淨什麼印象都沒有。

所以說要找比魚更沒有記性的生物根本比登天還難。

「來了！」

魚群果然如他所說，過了大概十幾秒後又回到牠們剛剛活動的地方，池道嘴角微微上揚並舉起了右手握着的魚叉。

他在鎖定獵物後就以飛快的速度把魚叉扔了出去，魚叉在落水的時候發出沉實的一聲「噗咚！」

雖然陽光在水面反射着妨礙了我的視線，但我依稀能看到有一個灰銀色的東西在魚叉下掙扎着，而且還有一些紅色的血絲從被刺穿的位置滲出。

得手了！

當他把魚叉拿出水面的時候，一條體形相當大的魚被同時拉出了水面，在陽光下反映着銀色的光芒。

他把不斷掙扎着的魚從魚叉上拿了下來後，就抓着魚的尾巴用力甩到岸上然後又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

結果不到三十秒又有另一條大魚又被他刺中了。

我看到心裡癢癢的也想嘗試了一下，但是我把魚叉扔了出去後不是沒有扔中就是扔的力度太少，不足以把魚給刺穿。

而且扔叉動作太大，失敗的同時還把魚給嚇跑了，害池道他有幾次都扔出去都落空了。

「喂──你怎麼跑上岸去了？」

我坐了在岸邊看着池道向我揮手──他的手裏又是拿着一條魚。

當然我不是在偷懶，我只是認為沒有我在的話他應該能抓到更多的魚。

「我在旁邊只會害你抓不到魚而已，還是在岸上等你好了！」

「那好吧！！」說完還不到一秒他就把手中的魚扔到岸上。

而我為免被魚擲到只好急忙避開，一條不知名的紫色魚重重的擲在我剛剛坐的位置。

我不禁被這條剛剛扔上來的魚給吸引住了，這玩意下頷長有一排長長的尖牙一看就知道是肉食性的魚類，而且還傳來非常濃厚的臭味……

這氣味嗅上去不像是魚類特有的腥臭味，而比較像……

屍臭。

「啪滋！」

我還沒研究完池道已經又扔了一條紫魚上來。

看着這兩條怪魚我不禁想起以前在海邊垂釣時也好像釣過模樣差不多的魚。當時的我還非常的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快有收獲的，但是旁邊跟我一起垂釣的老人卻勸我快把那條魚給扔掉。

「快把牠放回海裏去吧。」老人好心的提醒我。

「為什麼？難得這麼快就有魚上釣。」我不解地問。

「這種魚……釣不得啊！」老人一邊收着竿一邊說：「我看我今天還是不釣比較好了，小兄弟你也快點走吧。」

「等……等等！這種魚長得是醜了一點但為什麼釣不得啊？」

「你先把另一把竿收了，我一邊走一邊告訴你。」老人已經開始收拾着自己帶來的裝備。

他才剛說完，我帶來的另一把竿就動了起來示意有魚上釣，我高興的拿起魚竿收起線來。

「我看我今天的運氣確實不錯啊！」

當絞盤已經收到盡頭時，我拿着竿用力一拉發現又有兩條紫魚上釣了，但老人卻一言不發拿着剪刀迅速地把我的魚絲給剪掉了！

「啊！！！」我看着到手的收獲又掉回海裏，不禁大聲叫了出來。

「還好剪得快……」老人卻像鬆了一口氣地說。

「你……！」對方是老人家，我也不好發作。

「你先聽我講然後再決定要不要生氣吧。」

我強忍着怒氣坐了下來，老人拿出了一包香煙點了一根自顧自的抽了起來。

「小兄弟我告訴你原因吧！這種紫魚是不能釣的，就算釣也不可以超過兩條！」煙從老人的鼻孔裡噴了出來。

「不能釣多過兩條？為什麼？釣多過兩條又怎麼樣？會被罰款嗎？」我不高興地說。

「要是只是罰款的話還比較好啊！」

「啊？」

「這種魚叫『泥卜魚』，在我們老一輩的釣魚人裡可是無人不曉的『食屍魚』啊！」

「食屍魚？」

「是的，這種魚啊！是靠吃屍體長大的！而且特別愛吃人肉！每一次在岸釣時釣到牠，一天之內必定會在附近發現浮屍！萬試萬靈！」

「那.....為什麼不能釣多過兩條？」

「我正準備說呢！你別打岔！」老人不滿地說。

「由於這種魚愛吃人肉，相傳被這種魚吃過的死者的靈魂會附在魚上，會跟隨着魚被釣上來，然後依附到垂釣者身上作祟，第一條是警告，第二條就會直接附身了。」

「迷信！魚絲的事我不跟你計較了，你快走吧！」說完我就低下頭為魚竿重新裝上釣勾。

老人見我不理會他的勸告只好拿起自己的裝備走了。

但是原本還想繼續釣魚的我，在一分鐘左右後也急急忙忙的把所有東西收拾起來跑了。

因為在旁邊有另一個釣魚的人有獵物上勾了，但是.....不是魚，而是一具高度腐爛的肥腫浮屍.....

魚勾剛剛好勾着了他的眼睛被他從水底扯了上來，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釣到浮屍的人的表情.....

「嗚哇！！！！！！！！！！」在遠處的池道突然慘叫起來

「池道！！！！！！」聽到慘叫後我才猛然從回憶中醒來。

「有.....有東西抓着我的腳！！！！」

池道拚命的扯着自己的腳想把水中的不明物甩開，可是不管他怎麼甩也好那東西就是纏着他的腳不放。

在糾纏間那東西已離開了水面現出了原形.....

那東西居然是一隻肥腫的手！！！

原本已經是灰白色的手在陽光的照耀下就更顯蒼白了。

而水底的沙堆也開始有異樣，那隻手下面的沙子突然間隆了起來！

就像.....有東西從沙堆下被扯了出來似的！

而池道見到勢色開始不對雙手高舉着魚叉往那隻手狠狠的刺了下去，魚叉「嚓」的一下就刺進了那隻怪手體內，那手好像是沒有知覺般，雖然噴出了不少烏黑的汁液但仍然死死的捉着池道的腳不放。

「可惡！！！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啊！！！」池道憤怒地大叫着。

這時候潛伏在沙子底下的東西終於現出牠的真面目，牠慢慢地從水裡站了起來，沙子和水慢慢的從牠的身上褪去。

「噁.....」

一隻已經被水泡得肥腫難分的浮屍散發着令人作嘔的惡臭撲向了池道。

這.....這不可能啊！！！！現在明明是大白天！僵屍應該會自燃燒掉才對啊！！！對底發生什麼事了？？？

「嗚啊！！！！」池道見狀急忙躲避，在慌忙之中用力過猛居然把那僵屍的手整隻給扯了下來，而那僵屍也因反作用力而整個往後倒了下來。

好大的力氣.....把整個過程看在眼裏的我再一次對池道的力氣佩服起來。

那隻手在離開本體後也失去了力量，原本緊抓着池道的手指終於放鬆下來，池道見機會難得急忙把那隻屍手從腳上除掉。

在屍手離開了他的腳後，能看到五個淤黑的指痕清晰地留了在他的腳裸上。

「皮有破嗎？」我急忙問他。

池道聽到後馬上低下頭檢查了自己的腳一遍。

「沒有！」在檢查過後他像是鬆了一口氣地說。

還好皮沒破，不然就得擔心他會被那僵屍給感染了。在得知他沒事後我也大大的舒了一口氣。

然而.....現在可不是放鬆的時候。那隻臭的要命的僵屍又爬了起來！失去了一隻手像是對牠沒有任何影響似的，牠一步一步慢慢的朝着我們走來，不過由於是在水中行進會造成阻力，再加上四肢水腫所帶來的行動不便，牠現在幾乎是以慢動作般向我們邁進。

「喔喂！樂！現在該怎麼辦呀？逃跑嗎？」池道後退着說。

逃跑？確實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我們現在手上的武器就只剩我手上的這根魚叉了，附近又沒有合適的東西可以用來當作武器使用，要是我們現在撤退的話以這僵屍的移動速度來說肯定追不上我們。

但是跑掉的話又會產生另一個問題.....

「不.....我們不走。」

「啊？不走？」池道嘴巴張得大大的。

「應該說.....我們不能走，必須趁現在把牠幹掉。」

「為什麼啊？你瘋啦！我們手頭上的武器就只有你手上那根『樹枝』而已」

「我是認真的！」說完後我開始對他解釋：「『僵屍怕陽光』是我們唯一知道的弱點對吧？」

「是啊！這怪物完全不怕陽光！這唯一的弱點放在牠身上居然失效了！這是為什麼啊？」池道疑惑地說。

我指着那僵屍又繼續說：「原因是什麼我不清楚！但這絕對是我們不能把牠放跑的『理由』！」

如果是以往遇見的僵屍，牠們的活動時間是由晚上七點入黑開始，直到第二天早上五點太陽昇起被燒成灰燼。

也就是說怕光的僵屍的壽命最多只有十個小時而已，但這一隻不怕光的可是會全日二十四小時都在活動着。

如果現在逃跑了讓牠從眼前消失了的話，我們接下來的日子就會不論是日與夜都要擔心被僵屍襲擊。

所以說我們要這裏就幹掉牠或者把牠的腳給打斷來限制牠的行動能力！

「.....好吧！我腦袋不好使，既然你說都了有不能放跑牠的理由，那就聽你的！」池道把我手中的魚叉拿走說。

在魚叉到手後池道的眼神突然就變得認真起來，雙眼死死的盯着僵屍不放，這感覺有點像狩獵者找到獵物時冷冷的目光。

而僵屍雖然走得慢但也開始登陸了，池道拿着手中的木製魚叉站了在牠的面前和牠對峙着。

僵屍仍然踉踉蹌蹌的朝着他邁進，而池道找準了機會一下刺進了牠的大腿上，由於牠已經死了有一段時間，肌肉已經開始被分解，所以魚叉很輕鬆的就穿透了牠的腳。

池道再用力一挑把牠大腿外側的肌肉給扯斷了，原本用作支撐上半身重量的大組肌肉斷了，牠就立馬失去重心單膝跪了下來。

「漂亮！接下來把牠另一隻腳也打斷吧！」我在旁邊為他打氣。

池道聽到後把魚叉從牠的腿上拔了出來，他看了看末端的狀況發現還不錯仍然是相當銳利後，就繞到另一邊再次高舉魚叉準備刺下去。

但是那僵屍卻在這時候出現異狀，牠肚子突然鼓了起來！那隆起來的地方慢慢的往上移動，由胸口去到喉嚨最後是嘴巴。

「噁嗚.....」

我有不祥的預感於是我急忙朝着池道大叫：「快退後！！！」

但是.....太遲了，那僵屍從嘴裏吐出了一股泥黃色的煙霧，那味道就像是胃液加上死屍腐爛般的惡臭，在遠方的我嗅到後馬上就嘔吐不止，就算是用口呼吸也能嚐到空氣中帶有酸味。

而池道也深受其害，在近距離嗅到的時候他看上去差點要暈倒的樣子，還好他奮力地讓自己保持清醒然後馬上遠離那僵屍。

「噁.....不行.....再這樣近距離捱一下這招我真的會暈倒。」他強忍着那噁心的感覺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股惡臭彷彿是為了用來保護自己一樣而存在的，就如臭鼬遇到敵人會以惡臭來驅敵般。

而牠的臭味來源恐怕是牠體內的腐敗細菌進行分解時產生的屍氣和胃液產生了化學作用，使到大量的氯氣從胃液中分解出來，然後再混和屍氣藉由壓力噴射出來。

氯氣本身就有令人作嘔的感覺，所以我們才會嘔吐不止。

那僵屍在吐完之後肚子明顯就凹了下去，但不到兩秒又隆了起來.....下一波攻擊又來了！

而這一次牠選擇朝着我來吐！但吐出來的不是煙霧而是液體！液體在牠的嘴內被擠壓後以柱狀方式朝我噴來！十米外的我差點走避不及被射中，從液體在地上發出「滋滋聲」和白煙來判斷.....這些青黃色的液體是那傢伙的胃液。

「喂！樂！你還好吧？」

「我躲開了！沒事！」

牠把胃液都吐出來了恐怕不會再有那些煙霧了吧.....才怪！我還在猜想有沒有的時候那僵屍的肚子又再一次隆了起來，然後又從嘴裏吐了那些噁心的煙霧。

就這樣牠每吐完一次煙霧後下一次吐出來的必定是胃液，每次都是這樣梅花間竹地交替吐着，沒完沒了的。

而且每次吐出來的胃液量都是非常多的，像是牠肚子裏有無窮無盡的胃液似的。

「樂！這樣子沒辦法打倒牠啊！！」池道跑到我的身邊。

真的沒辦法了嗎.....看着牠的肚子又再快速地隆起，我不禁起了這麼一個念頭但同時間另一個想法也出現了在我的腦海中。

「不.....辦法還是有的！」

「啊？我根本沒辦法靠近啊！」

「這辦法.....不用靠近牠也可以做到的，而且只有你能做到，聽着.....」

我把我心裏的計劃全都告訴了給池道，他聽完以後認真地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會努力嘗試。

其實我也沒多說，我只簡短地說了一句而已。

「請你在牠一次下一次吐煙霧前.....把牠當成是河裏的魚。」

在我們又再躲開一次胃液攻擊後，池道趁牠正在蓄氣的準備臭氣攻擊時把手中的魚叉投向了牠，而那魚叉不偏不倚的正好插進了牠的肚內，原本儲蓄在肚內的壓力一下子被解放了出來。

那僵屍就像是氣球爆炸般整個爆裂起來，噁臭伴隨着血肉橫飛，一時間天空下了一場短暫的血雨。

雖然是我們的計劃但人體爆炸這畫面太過震撼，以致我們兩個坐在地上沒有反應過來。

「這.....完結了嗎？牠死掉了嗎？」池道錯愕地問也在旁邊發呆的我。

「我也不清楚。」

但看着僵屍的殘骸在日照下慢慢的化為灰燼，我想應該是可以放下心來。

這個想法大概只維持了一分鐘，因為灰燼被風吹走後原本僵屍殘骸的位置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蟲子.....

是屍蟲。

四(上)

所謂的屍蟲，其實就是一些以食屍體為生的蟲子，牠們在生物死亡後就會飛到屍體的眼、鼻、口等位置產下蟲卵，在合適的條件下只需要四十八個小時幼蟲就會孵化，然後牠們就會大啖吞噬屍體上的肉.....

看到滿地黑漆漆的爬滿着蟲子.....我身上所有的寒毛全都豎了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從小我就特別害怕看到排列得密密麻麻的東西，比如說.....蓮蓬或者是池塘裏的青蛙卵，每次看到這些東西都會讓我感到心寒和不安。

「嗚啊.....這些蟲子要把牠們給滅掉嗎？看上去好噁心啊！」池道吐着舌頭說。

「嗯.....雖然牠們是肉食性的，但是牠們只吃腐肉的對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危害，所以放任不管也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這前題是這些屍蟲沒有受到這個島影響由食屍蟲變種成食人蟲。

「噁！那我們快點撤吧！」池道說完後想去撿剛剛抓到的魚但卻被我阻止了。

「怎麼了你！」他滿臉不樂意地說。

「這紫魚不能吃！」

「為什麼啊？」

「要解釋的話就是這魚不安全，不能吃。」

「嗯.....那旁邊的魚總可以吃了吧？」說罷他又伸手去撿旁邊的灰魚。

這傢伙真是一點衛生常識都沒有.....

「我要是你的話就把全部魚都給扔了。」我交叉着手站在他旁邊一點幫忙的意思都沒有。

「啊？」他滿臉疑惑的看着我。

「剛剛那隻僵屍可是整個爆了開來，誰知道有沒有肉塊飛到這些魚上面！如果有的話吃下去有什麼後果我們可都不清楚！」

「那.....那要把這些魚都扔掉嗎？」

我點了點頭。

「欸？我抓得這麼辛苦結果全都白費功夫嗎？」池道可憐巴巴地說。

「時間尚早，我們去遠一點的地方再抓吧！這裡最好短時間內都不要再來抓魚了。」

說完後我就帶着依依不捨的他離開了。

回到營地後我馬上就癱坐在地上，剛剛那場戰鬥真的是累死人了.....我指的並不是劇烈運動後所造成的肉體疲勞，而是神經極度繃緊然後再放鬆時那種令人沒有活動慾望的無力感。

「那我去那邊抓魚去咯！」池道像是剛剛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拿起後備的魚叉就走了。

.....有時候還真羨慕腦袋裡少條筋的他，無憂無慮的。

但是現在並不是停下來的時候，單靠魚肉來作動物蛋白質來源是不足的，可以的話我想試試作一個陷阱來抓捕一些動物來吃。

一想到有被火烤的油旺旺的肉可以吃，口水差點就從口中滿溢出來。

有多餘的肉還可以用煙熏法把肉製成煙肉，這樣可以除了延長肉的食用期外，味道還是相當不錯的。

要是將來要進去樹林裏探險的話，煙肉可以方便攜帶這一點會幫上不少忙的。

還是先回歸原點吧。

陷阱製作方面，以手頭上的物資而言，複雜一點但成效較高的陷阱現在沒有辦法可以製造出來。

但是比較原始一點的還是可以的，比如說是挖洞之類的。

我先是從池道收集到的尖石裏挑了一塊比較扁平和長身的出來，然後用破布把它和樹枝綁在一起做了一個簡陋的鏟子出來。

接下來的功夫就比較麻煩，我得進去樹林裏尋找動物的蹤影然後挖坑，當然這一點都不容易，在別的地方說不定找一天什麼收獲都沒有。

不過在來到島上的第一天我就發現島上有兔子出沒，所以只要稍為注意一點應該還是能找到的。

在進去樹林後我就留意着地上周圍的植物有沒有被踐踏過的行跡，而且還特別留意有沒有糞便殘留。

如果有的話就說明這附近有動物出沒，在那挖坑抓到東西的成功率會比較高。

在我細心的搜索後終於被我發現了一堆糞便，黑色呈細顆粒，一看就知道是兔子糞。

事不宜遲，我選好位置後就開始動手挖起坑來，目標是要挖一個深一米，闊五十厘米的坑。

挖成這樣是理由的，如果挖太淺的話動物掉下去後就會很容易跳出來，所以一米左右就差不多了，挖太深的會花很長時間而且很費體力。

設計成這個闊度的理由除了是為了節省體力外，還有一個原因。

我為了掉進陷阱裡的動物不會自己也挖洞逃跑，我特意從裝罐頭的木箱上拆了五塊木板下來準備放進陷阱裡，而這些木板闊長約有五十厘米。

把木板放進陷阱裡把四面和底部都封起來，這樣就不用怕掉進去的動物逃走了。

把陷阱挖好花了我不少時間，我抬頭看了看發現天色已經有點泛黃，看來快要日落了，手上的這一個工作得盡快完成。

我把一枝很幼的樹枝細心地放了在陷阱上面，然後在上面撒上枯葉和泥土作掩飾，這樣一個簡單的捕獸陷阱就完成了。

接下來只要等獵物上勾就可以了。

我懷着期待的心情向營地的方向走去，這陷阱理論上是可以抓到獵物的但實際上一切都是看彩數。

「啊.....痛！」肩膊上那傷口又火辣辣地疼了起來，我不禁用手按壓着傷口希望可以減輕痛楚。

我低頭看了看.....還是慘不忍睹，紫黑色的血水不斷地從傷口慢慢滲出來，看來情況相當不樂景.....

為了減輕痛楚我在附近隨便找了些藥草嚼爛然後敷在傷口上，希望能有用.....如果找到一些黴的話說不定就能阻止傷口繼續惡化下去了。

把傷口包紮好後我裝着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回到營地，結果卻又被我發現一些比看到我傷口更加噁心的事.....

「喲！你回來咯？我這一次也抓到很多魚喔！」池道下半身居然光溜溜的什麼都沒穿，而且還很高興的朝着我揮手。

「你.....你幹麻不穿褲子！！你以為你是野人嗎？？」我沒好氣地說。

「沒辦法啊！抓魚的時候把褲子弄濕了，穿在身上很不舒服！」

「你沒有一點身為文明人的尊嚴嗎！」

「大家都是男人怕什麼！我以前跟朋友游泳時大家都是全裸的！」他不以為然地說。

「我管你去裸泳還是裸奔！快把褲子穿上！」我的視線不敢往下看。

「欸.....可是褲子還沒乾透.....」

「我不管！總之給我穿上！」

池道看我的態度強硬，雖然不甘願但還是把褲子穿上了。

「很好！那麼現在來準備晚餐吧！」看到他這樣的亂來居然讓我一時間忘卻了傷口的痛楚。

雖然是覺得他很不可理喻，但是現在的心情好了不少倒是真的。

我坐了在地上拿了一條魚開始把鱗片給去掉，現在回想起池道中午烤那一條魚，根本就什麼都沒有處理過就直接拿去烤了。

而且烤的時間又掌握的不好，結果把這麼好的食材給白白的浪費了。

魚的最基本的處理辦法就是把鱗片刮掉不然烤好的魚會很難入口的，然後把會內臟給去除掉就可以了，如果沒把內臟去掉在衛生角度來是不太好的而且藏有髒物的內臟會讓魚肉吃上去有怪味或者魚腥味很重。

然後烤的時候的技巧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條烤魚烤得好不好吃主要看烤的人的技巧如何了。

首先，烤全魚這種食材的厚度是不均勻的，貿然放在火堆旁烤只會把一些地方烤焦，一些地方裡面根本沒熟。所以應該要把魚放在火堆較低溫的地方來慢烤才對。

然後烤的時候要注意魚的眼睛，如果有水從眼睛裡滲出就代表那一邊快要熟，可以翻面了。記住魚肉是很容易散掉的，如果經常沒事就翻一翻會還沒熟的魚肉散裂。

經我細心的料理下，五串烤得香噴噴的烤魚終於出爐了，池道看着魚腹內的脂肪被烤成黃油慢慢的從魚身裡滴了出來時，喉嚨不停的發出吞嚥口水的聲音。

「我那份烤成這樣就可以了！快點給我吧！」他終於按奈不住說。

「已經烤好了！你急什麼啊！」

我把其中一串的烤魚遞了過去，他不管魚身上還冒着熱氣就一大口咬下去。

「好吃！！！這太好吃了！！外皮烤得脆脆的而肉還是那麼鮮嫩多汁！我烤得跟你的根本沒法比！你真是一個料理的天才！」

依我看能把魚都烤得這麼難吃的你也能算是一種天才.....

「呵？喜歡的就多吃兩條吧。」我又遞了一條烤魚過去，池道一拿到手上又狼吞虎嚥起來。

我看他吃得這高興又拿起了其中一條烤魚慢慢的細嚼起來，但是嚼了幾口後我就發現了有怪事發生了.....

明明魚身上還冒着熱氣，可是為什麼我的嘴唇碰上去的時候卻連一點溫度都感覺不到？

魚肉什麼味道都沒有，吃的時候覺得跟嚼蠟一樣淡而無味。我原本以為是咬太小口了，所以吃不出什麼味道。但是我學着池道他那樣大大的咬了一口後也是感覺不到魚肉為我的味蕾帶來什麼刺激。

而且我不但嚐不出味道還嗅不到烤魚的那種香味，就像是鼻子被人用東西堵住了。

「池道.....這魚真的有那麼好吃嗎？」我疑惑地問。

「百分之二百的好吃！」他一邊從嘴裡挑着魚骨頭一邊說。

「那.....你試一下我這一條。」

我把手中的那條烤魚遞了給他，他拿上手後就咬了一大塊魚肉。

「嗯！味道很好啊！而且還很香！怎麼了？」他滿嘴塞滿了魚肉說。

「等等！你是說這條魚味道很好？嗅上去也很香？你沒有騙我吧？」我驚慌地說。

「這真的很好吃啊！我幹麻要騙你？」

開玩笑的吧.....

我.....明明什麼都感覺不到啊.....

為了証明這是一個池道對我的惡作劇，我猛的從地上抓起一把泥巴塞進嘴裡。

「樂.....？你幹什麼？幹麻突然吃起泥土來了？」他錯愕的看着我這異常的舉動。

我起勁的嚼着口中的泥巴，希望可以嚐到泥土裡較有的苦澀味，但是跟魚肉一樣什麼味道都嚐不出來。

難道.....

為了逐步引證我心中所想，這一次我拿起樹枝用力地朝自己的頭上狠狠的敲了一棍。

明明應該會疼得要死但我卻什麼都感覺不到

「哈哈哈.....」我朝着天空無奈地笑了起來。

「喂喂！你沒事吧？」

「我完蛋了.....」

我失去了所有的感覺了.....

池道看到我突然這樣子後就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看來是被嚇壞了。

「樂.....你，你還好吧？」他小心翼翼地問。

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我的身體會變成這樣，這樣子下去我以會將會變成怎麼樣？

一連串的問題充斥着在我的腦袋裡，讓我的思緒變得混亂起來

「我.....」我嘴巴張着但卻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要死了嗎？要變成僵屍了？

以後再也回不了家了？那我的家人怎麼辦？我.....

一種彷彿來自漆黑虛空的恐懼感突然間湧上了我的心頭。

這就是人類對死後世界的無知所產生的恐懼。

冷靜下來.....冷靜下來。

現在更加需要冷靜的頭腦來思考，我深深的吸了一大口空氣讓更多的氧氣送上我的大腦。這不但可以讓我把情緒冷靜下來，更可以讓我的思緒得到有效的整理。

「你是不舒服還是怎樣.....？是跟那僵屍戰鬥時受了傷嗎？」池道再次開口問我。

傷口.....？對了，我身上的確是有一個傷口。

現在我變成這樣八成是那女鬼給我留的傷口搞的鬼！

仔細思考一下暫時現在溫度、味覺，嗅覺都失去功用了，看來傷勢突然間惡化起來影響到感覺器官運作，再惡化下去說不定連視覺和聽覺都會失去.....

「受傷？是受了傷，不過不是那僵屍造成的。」

我原本是想找一個理由含糊過去的，但.....我的傷口發展成這樣的話，再隱瞞下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池道.....看好了！這就是那女鬼對我幹的好事！」我把用右手扯開衣領讓他看那慘不忍睹的傷口。

在火光的照耀下，那開始潰爛的傷口呈現了在他的面前，不過池道卻不以為然彷如什麼都沒看到似的。

「那個.....你說那女鬼幹的好事就是把一坨爛草放在你的肩膊上嗎？」

「不！那是我敷上去的草藥！我指的是底下那些紫黑色的淤青！」

「紫黑色？你確定？除了那坨草外我可是什麼都沒有看到。」他搔着頭疑惑地說。

「沒看到？開什麼玩笑！你看那淤青已經擴散到我的左臂上了！」我指着開始變黑的左臂說。

池道眉頭輕皺走到我旁邊然後抓起了我的胳膊仔細的觀看。

「紫黑色？」

我肯定地點了點頭。

「抱歉，我不知道在你的眼裡的胳膊是怎麼樣，但我非常負責任的把我所看到的都告訴你，你的左臂……」他頓了頓又繼續說：「根本沒有事！」

「什麼？？？」我又開始搞不清狀況了。

為什麼池道沒有看到這傷口？是我看錯了嗎……不！這顏色……這滲出來的血水都在跟我證明着有一個正在潰爛的傷口存在在我身上。

難道是他又在耍我……？

看他一副認真的樣子又不像在這關頭開玩笑。

那到底為什麼我看到，而他看不到？

四(下)

「你還好吧？」

「不.....我現在還搞不情況！」我苦惱地說。

「呃.....其實我在想這傷口會不會是你被那女鬼嚇得太厲害所以出現的幻覺？」

「幻覺？」

我聽到後腦袋快速地重新思考池道所說的可能性，雖然我不認為是他口中所說的「被嚇到」所以產生幻覺。

有人會因為被嚇到所以看到一段自己根本就不曾知道的歷史嗎？

所以我的說法是.....女鬼的咀咒就是透過干擾腦電波讓我看到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傷口」，藉由這「傷口」的「惡化」使我的身心受創，而在干擾過程中我看到了一段她自己過去的記憶。

這.....似乎也說得通。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我的身體上除了失去某些感官外並沒有其他的物理性傷口.....也就是說我沒有其他的東西去証明這不是幻覺。

「確實有可能.....」我咬着自己的拇指說。

「對吧！我就知道這是你受驚過度所致！」他得意地說。

「不，如果是由於自己而產生的問題倒是好解決，只要不斷催眠自己這傷口不存在就可以了，但實際情況可能是更為麻煩.....」

我把我剛剛所想的東西全都告訴給他，但池道還是聽得一頭霧水的。

「那麼.....你的意思是你在被那女鬼干了一次後就出現幻覺？」他認真地說。

「是干擾！！！」

「還不是被干的一種？總而言之！因為那女鬼的關係現在你的腦袋出問題了，而這不是你自己想好就會好的，而情況還有可能惡化，是吧？」

我覺得你的腦袋也是從出生起就有問題了。

「嗯.....差不多一個意思。」

「那行，我們明天起我們花點時間準備一下然後就進去樹林裡。」

「啊？」

「別『啊』了，我們要趕在你的情況再惡化前找到那女鬼的墳。」

「等等！為什麼要找她的墳？我們當務之急是先找到勇士的屍首才對！」

「如果照你的身體真如所說你的一樣，我怕你還沒找到勇士就掛掉了！我曾經聽老一輩的人說過，鬼魂要是想要留在人間就必需有遺體作為現世和那個世界的聯系。既然如此我們就把她的墳挖出來然後挫骨揚灰！切斷她和現世的聯系！這樣你就可以從她的干擾下逃出來了吧？」池道把手中的樹枝握斷發出「啪滋」的一聲。

那女鬼會這麼簡單讓我們找到她嗎？我想只要我們一走進她的墳附近，她就會毫不猶疑出來騷擾我們，到時候說不定會讓我的情況更加惡化。

但是現在我也沒有別的選擇了，唯有見步走步照池道所說的來試試了。

在吃過晚飯後，月就已經高高掛在天上，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我們採取了輪流守夜制，每個人負責守五個小時然後換更去睡覺。

「抱歉，讓我先睡吧。」池道由於要照顧暈倒的我，已經足足有兩天沒有睡過覺了，所以我想也沒想就答應了。

為了報答他，今晚我不打算叫醒他來守夜，好讓他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在寂靜的夜空中，滿天的星星交織了一條劃破長空的星河，偶然會聽到海浪拍打岸邊發出來的「沙沙」聲，而坐在火堆旁邊的我閉起雙眼享受着這片刻的安寧。

不知道.....我還能不能活着離開這裡。

早苗.....我好想你，我想回家.....

我.....不想死在這裡。

一種無力感突然間湧上了我的心頭，那是我對未來的憂慮而產生出來的一種負面情緒，而這種負面情緒是由我來到這個島開始就不斷在累積，到了這一刻終於要爆發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拿起了一根樹枝狠狠的插入大腿內，血一下子就噴了出來順着我的大腿流到地上。

原本應該直達神經的痛楚如今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彷彿這副身體根本就不屬於我似的。

我由一個正常的普通人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痛楚感的人。

現在的我雖然還沒死但已經變得像一隻僵屍似的，說不定我早晚也會變成它們的一分子.....

這一個晚上就在我的胡思亂想和池道的呼嚕聲中平靜的渡過了。

天空漸漸的由黑色變為淺藍，新的一天又來臨了。而池道由於太累所以還沒有醒來，而我則趁着他還在睡覺就去準備早餐。

昨晚的魚全被他一個人吃光了一條也沒有剩下來，而我又不善長抓魚，害我想烤個魚當早餐都不行。

我只好往樹林裏看看會不會找到什麼可以吃的，我先是到陷阱那裡看了一眼，陷阱完好無缺的，沒有被任何獵物踏中。

不過這也是預料之中的，世事哪有這麼順利的？像這種被動的陷阱要抓到一隻需要得花上不少時間，為了增加獵物中招的機率，我還是多挖幾個洞好了。

我在樹林裡到處逛了逛除了在樹上找到幾顆鳥蛋後就什麼都沒找到了，就這一點份量根本不夠兩個人吃。

沒辦法了，只好開一些罐頭來吃了，我來到裝有罐頭的木箱面前翻找着，這裡有一些茄汁蜜糖焗豆和午餐肉，我每樣都拿了兩罐出來。

由於手頭上沒有罐頭刀所以我只好用石頭把其中一面給砸開。

製造罐頭用的軟金屬是有韌性的，它們不像硬金屬會在受到沒法承受的力量時會斷裂。在石頭砸下去時，它們會變形扭曲但就是不會破裂。

所以要把它們砸開是相當困難的工程，比起挖陷阱還要麻煩上數十倍。

在花了十分鐘後我終於把一罐午餐肉給砸開了，後來雖然掌握了技巧但其餘三個罐頭也花了我半個小時才會它們全給打開了。

由於茄汁蜜糖焗豆和午餐肉本來就已經是熟食，我只要稍為加熱一下就可以了。

我還是老樣子找到了一塊扁平的石板把它墊高，然後把火種放在底下當作平底鍋來用。

在等待石板加熱的期間，我把每一罐午餐肉都切成三大塊，這是名符其實的「厚切」。

在石板被加熱得差不多的時候，我把六大塊午餐肉整整齊齊的放在上面煎，午餐肉裡面的脂肪被加熱後開始熔解，慢慢的從肉裏面流了出來，油滴在滾熱的石板上發出了「滋滋」的油聲。

看着午餐肉由淺粉紅色慢慢變成帶點金黃的褐紅色時，我就知道時間到了。我把它們從石板上取走然後串在樹枝待用。

然後我就把從樹上掏回來的鳥蛋打在石板上，在鳥蛋碰到油時就發出了劇烈的「滋滋」，一股混和着香味的白煙慢慢的昇了起來。

原本還在沉睡着的池道在嗅到這氣味後就馬上爬了起來。

「嗚喔喔！！！好香啊！！」

這傢伙的鼻子還真靈.....

話說回來，這油煎起來不但香而且還會防止鳥蛋因太熱而糊了，如果先煎鳥蛋的話就會把這午餐肉裡的肥油給浪費了。

最後我把茄汁蜜糖焗豆放在石板上稍為加熱一些就叫池道過來吃了。

「等等！」他伸出手阻止我去用樹枝夾雞蛋。

「怎麼了？？？」

「你這石板和樹枝洗過了嗎？」

「.....」

「.....」

「.....抱歉我又忘了。」
「嗯！！！好吃！！」

看着池道享受地吃着午餐肉和鳥蛋時我也拿了一些焗豆嚐了一下，可是不論我怎麼嚼也好一點味道也嚐不出來.....

現在的我不但失去了味覺就連飢餓感也失去了，整整十多個小時沒有怎麼吃東西，而我卻一點肚子餓的感覺也沒有.....

在享用完早餐後，我跟池道就開始進行糧食搜集的工作了，我是負責去樹林裡找任何可以吃的東西和挖捕獸用的陷阱，而池道則由於有我沒有的眼力和技巧，所以繼續負責捕魚的工作。

不知道我們將會樹林裡行走多少天，可以的話儲備的食物希望愈多愈好，最少也要有兩個人一個星期左右的份量。罐頭的話如果是非必要的情況下希望不要把它們作為探險時的主要食糧。

理由有兩個：

一來罐頭很重，雖然能讓體能非常好的池道負責運送這些罐頭，但是長時間讓他背着沉重的東西會讓他消耗掉相當多的體力，而這些流失了的體力自然就要在食物裡補充，變相是增加了他的食量。到頭來可以食用的食物反倒是減少了。

第二，罐頭這種緊急用的食物在這島上是不能夠補充的，像是剛剛那個情況如果沒有罐頭來應急的話，一天的所有行程都會被打亂的。因此在有體力去尋找食物時絕不胡亂食用罐頭。

就這樣池道就拿着樹枝造的魚叉走到他捕魚的河邊，而我則拿起了手鏟和一些木板走進了樹林裡。

我準備在今天多挖起碼兩個以上的捕獸陷阱，其餘的時間去用來尋找可以吃的食物，雖然我現在吃什麼都沒有味道，但是池道要是知道接下來的日子只能天天吃魚時肯定會吵着要開罐頭來吃。

所以我希望可以盡早抓到獵物，因此我需要更多的陷阱來提高獵物上當的機率。

「呼.....終於又挖好一個了。」在挖好一個陷阱後，我舉起手用衣袖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

這一個是安置在樹下，附近也有相當多的野獸的足印，在位置上這一個陷阱放得比昨天的還要好。

接下來我又開始尋找着下一個陷阱安放的位置，我放眼四周只但看見了一棵又一棵長得差不多樣子的樹。

這給我一種好像放在哪裏效果都差不多的感覺.....

正當我隨意挑了一棵樹準備走到那裡挖的時候，我卻被另一樣東西給吸引住了。

是一個土堆。

乍看之下只是普通的土堆而已.....但卻深深地吸引着我的眼球。

別的地方都是平的，為什麼.....唯獨是這裡的土會拱了起來？

這看似是「尋常」的「不尋常」，以前的我從來都不會留意這些東西但是來到這個島上後我反而是變得更細心了。

因為.....在這裡行的每一著都必需很小心。

我停下了腳步然後走向了那土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第六感告訴我這土堆下肯定有什麼東西。

土堆上長滿了亂七八糟的雜草，我蹲了下來把草拔走後就開始用手裡的鏟子挖了起來。

被挖走的泥土被堆在我旁邊，眼見着土堆的體積開始慢慢減少而我身邊的反而漸漸的變大，我不禁懷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了。

「鏗！」手裡的鏟子發出了和硬物相刮的聲音。

看來我的直覺沒有錯.....這土堆下果然是埋着什麼東西！

我用手把泥土撥開以便看清楚是什麼東西在下面，結果一塊紅紅的石塊出現了在我的面前。

好奇的我稍微用力把那玩意從土堆下拿了出來，仔細觀看後卻發現這東西四四方方的，明顯是被切割成這個樣子。

這塊石頭真的是磚頭！

在我們的世界裡磚頭是很普通的東西，滿大街隨處可見的根本沒什麼了不起的。然而在這個島上出現的磚頭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首先要知道磚頭這玩意自然界可不會自然生成的！因此有這種人為的物件就代表着曾經有人類在這裡活動過！

終於在這裡找到一點證據證明這個島上曾經有人存活過，說不定以前的人的居住地就在這裡附近！

逆向推理的話就代表這土堆下有埋藏着什麼的機會就更大了！

我加快了手腳把磚頭一塊一塊的搬了出來，沒想到一塊比一塊大，一塊比一塊重，到了最後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一塊十多公斤重的磚頭移開。

結果在把磚頭移開後我才發現.....

一個漆黑的地洞出現了在我的面前。

地洞口大概有二尺左右闊，雖然有陽光照射進去可是裏面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清，我原本想點個火把伸進去看看有什麼東西的但隨即又打消了這一個念頭。

差點這個決定就要了我的命，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是一個愚蠢的想法。

如果這個地洞不是通風的那就很有可能會有沼氣積聚在裏面，而所謂的沼氣就是甲烷也就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相當易燃。一些有機物在地底缺氧的環境下被細菌分解時就會產生甲烷，在密封的環境底下甲烷沒有辦法離開，漸漸的就會積聚起來，如果剛剛我把火把伸進一個充滿甲烷的地洞裡，結果應該很淺易明白。

「轟！」的一下我就會被炸成一團血肉。

難得找到重要的線索卻沒辦法立刻下去查看個究竟.....我現在的心情可是相當焦急。

不過.....就算我不用火把改用手電筒也沒法立馬下去，因為甲烷不但易燃而且還有毒！

偶然也會聽到一些渠務工人在進入沙井工作沒多久就感到不適，那是因為沙井之類的地方也非常容易積聚沼氣，工人在吸入甲烷後就會中毒，輕微會感到昏眩，嚴重者則會死亡。

一些在沙井下吸煙的工人下場就更慘了，曾經香港就發生這麼一件事情，因為吸煙導致三個沙井同時沼氣爆炸，五個渠蓋從地上飛彈至空中擊傷了途人。

.....千萬不能小看密閉的空間。

所以我只能等裏面的沼氣由這個洞口慢慢的揮發離開了，為了加快散發的速度我把洞口旁邊的磚頭都給挪開讓洞變得更大，原本只能讓一個人下去的洞口現在被我擴展成三個人同時下去的沒問題的size了。

在過了差不多三十分鐘後，我終於按奈不住了，我把一根點燃了的樹枝扔了進去然後立即跑到遠遠的地方躲避！

嗯.....沒有爆炸。

發現暫時是安全後我又走到了洞口前探頭探腦的，被燃點着的樹枝照亮了洞裡的情況，洞口大概有數米深而且還有一條不知道通往哪裏的通道。

而這條通道也相當狹窄每次也只能容納一個人通過，看來是故意做成這樣子的，這讓我更加在意這是通往什麼地方。

我花了一點勁才爬下來後才發現地上被鋪上了石板，這讓我更加確信這個洞穴是由人建造這的了！

原本我是想回去找上池道他才一起進來的，但眼見這個通道只能讓一個人通過，找他來也是沒有用，要是在裡面發生了什麼突發事件時，兩個人要在這狹窄的通道撤退就更加麻煩了。

提到突發事情，我承認在沒有知會池道的情況下就走進了這個地洞是十分不明智的，因為在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會知道，有多一個在上面照應會安全很多，可是我實在是按奈不住自己想要調查這種神祕的事物的好奇心。

我顧不得會有什麼危險就開始往洞穴裡面移動了，我一隻手扶着通道的石壁慢慢走着，另一隻手則舉着火把照亮前方的道路。

走了差多不多一分鐘就走到了盡頭，這裡面除了一面牆壁外就什麼東西都沒有。

「不是吧？我興奮了半天就給我找到這樣的東西？？？」我半自言自語的念着。

我伸出了手想要摸一摸那面牆，結果手指尖才剛碰到壁面它就整個往後倒下來了！

在石壁倒下來後，一個更大的空間出現了在它的後面！而且在有空氣流進去的時候裡面突然有火光亮了起來！！！

一具眼窩空洞洞的乾枯古屍出現了在我的面前！！！！！

五(上)

眼前突然就出現一具屍體我被嚇往後連跳了幾步，我瞪大了眼睛死死的盯着古屍，生怕它會突然間又活了過來，而古屍則安安靜靜的坐了在一張椅子上，用它那空洞的眼神看着我。

它的眼珠看來早就已經腐爛消失掉了，而在這種地方被它用這樣的眼睛看着還真讓人毛骨悚然。

不是害怕它會突然間撲過來作祟，而是看着它這腐朽的身軀不其然就會讓人聯想到自己總有一天也變成這個樣子。

不論你有什麼名譽、地位、金錢。

總有一天.....你也是會死的。

也會像它一樣被長埋黃土之下，從此與世隔絕.....

這種來自虛空的恐懼正一點點侵佔我的腦袋，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豆大的汗珠從額頭上流了下來。我閉起雙眼努力地逼使自己去想點別的事情來減輕這種心理恐懼。

我要回家.....家裡有人在等我.....

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沒做，還有.....

我慢慢調整着呼吸的頻率，過了一會兒終於冷靜下來了。

我抹了抹額頭上的汗然後張開眼睛，石室內四角的詭異的火光還是那樣忽明忽暗，而那屍體照樣維持着它的姿勢沒有動過，我見狀也舒了一口氣。

要是它也像其他僵屍一樣的話，從我把石壁弄倒後就應該會朝我撲過來了。

既然裡面有火光，那起碼代表裡面最起碼是有空氣的，而且沼氣量也應該不多。

我小心翼翼的避開地上的碎石以防被絆倒，眼睛還是盯着古屍不放，雖說是覺得它不會作祟了但還是有點不放心。

我抬頭看了看石室的天花大概只有二米多高，而在四個角位裡都放置了一根蠟燭，在石室的中央放置了一張石椅，那具古屍就安穩的坐了在上面。

而石椅的四周則放了一些泥黃色的瓷器，由於這裡一直是密封的狀態所以瓷器保存得十分良好，不這瓷器曾經裝過什麼東西就無法得知了，因為裡面的東西早已腐爛掉了。

看來這裡是類似是墓室之類的地方，不過為什麼這具古屍不躺棺材而是坐在石椅上這我就不清楚了。

在這裡最令我好奇的不是古屍如何安葬，而是放置在四角裡的還在燃燒着的蠟燭。

按這具古屍的狀況來推斷，它被埋在這裡已經有幾百年了，這蠟燭在我打破石壁後居然還能自燃點着

，這點讓我感到非常驚訝。

我走到最近的一角拿起了一根蠟燭來看，它長約有一尺，白白的造型跟普通的蠟燭相差無幾。

但是在我放下它的時候我發現手裡多了一些白白的粉末，應該是從蠟燭上蹭到我手上的。我用手指沾了一些這些粉末在燭光下仔細的查看着，因為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些粉末就是這些蠟燭自燃的原因。

這.....應該是白磷粉。磷是一種於人或者其他動物的屍體裡常見的元素，它的燃點極低在接觸到空氣後會產生化學反應自燃。偶然有人會在墓地裡看到的所謂「鬼火」其實就是磷自燃所產生的火光。

沒想到古代的人居然也會使用這些化學物品，這還真讓人有點意外。

石室裡面的溫度應該是比起外界的來得要低，因此磷粉也沒有自燃起來，但是只要有人打破石壁時，外界較暖的空氣會隨即流進石室讓磷粉燃燒，最後配以一條易燃的燈芯就可以做到「石壁破損時，燭光就亮起來」這效果了。

但.....一個裝死人的墓穴要燭光來幹什麼？而且又不會經常有人在此進出。除非這燭光的用途並不是用來照明用的。

因此我推斷這是一個用來嚇唬盜墓賊用的裝置，好不容易打開了石壁，理應昏暗無光的石室突然點起了蠟燭，一具乾枯的屍體突然說出現在面前。就好像它在等待着打開石壁的人似的。

這畫面對於毫無準備的人來說是十分嚇人的（就像我一樣），正所謂疑心生暗鬼，幹這一行的盜墓賊本來心裡就不踏實，如果被這樣嚇一下心理質素較差的人直接就會被嚇跑了。

但是為了防止被人盜墓應該是為了保護墓穴裡面的陪葬品才對啊？可這裡除了這些破瓷器外也沒有什麼看上去很貴重的東西。

難道是這墓穴早就被人盜過了？但我看又不像，因為四周也沒有被人挖過盜洞的痕跡，而石壁在被我打破前也是完好無缺的。

莫非.....這墓穴有着不想被人打擾的原因？

這.....說不定跟島上的那段歷史有關。

我把注意力由研究蠟燭轉移到古屍身上，希望可以從它的遺體上找到什麼線索。此時我的好奇心遠勝恐懼感，我小心翼翼地舉着火把走到古屍旁邊仔細的檢查着。

這古屍頭髮長長的，五官已經不能辨認，身上穿的也只是一些破布碎片而已，不能分辨它生前到底是「他」還是「她」。

如果單憑陪葬品和身上所穿的來推斷的話.....它生前絕不會是一個富貴或者有地位的人。

那.....為什麼要弄一個這樣的裝置來防盜？我還真搞不懂，難道是我看漏了什麼東西？

我疑惑地舉着火把重新把古屍查看了一遍，沒想到居然還真的被我有所發現。

石椅的扶手上有許多指甲的刮痕！而且古屍的手臂原來是被人用長釘釘在扶手上的！這釘子由於經過太長時間，彷彿已經和古屍的手臂同化了一樣，不仔細觀察根本不會發現，所以我剛剛也沒有留意到。

但這些證據同時也在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人在被埋葬的時候還是活的！！！！

生葬！我腦袋馬上浮現了這兩個字。

難道這具屍體就是.....「她」？

我激動地舉起手中的火把想要照清楚，沒想到火把舉得太高結果捅到石室的天花.....

「滋──」的一聲，我手上的火就熄滅了，石室裡馬上就昏暗了許多，而我的心也像這火把一樣涼了一大截.....

現在只能依靠石室裡的蠟燭來照明了，我再一次把注意力由手移上到古屍的頭部，除了漆黑的眼窩外我被它那長長的犬齒給吸引住了。

那犬齒.....比起一般人來得要尖和長。

就像是.....

吸血鬼似的。

我的手不其然的伸向了那兩顆獠牙想要摸一下來確認真偽，沒想到在我手指摸上去的時候四角的蠟燭居然同時間熄滅了！！！！

整個石室變得伸手不見五指！！

出口！出口在哪裏！！！

我急忙往後退了幾步想要出去，但卻一時間找不到出口，我摸着黑的順着牆想要走出石室但怎麼找也找不到出口。

「嘰.....嘰.....」

真是禍不單行啊.....

我的背後.....也就是古屍的位置.....居然傳出了像是用指甲刮硬物時所發出來的刺耳聲音！！！

到底為什麼它會突然又活動起來了？？？可惡.....我太大意了，居然在毫無根據下就認定這古屍不會襲擊我。

「嘰.....嘰.....」

那刺耳的聲音愈發愈厲害了，我發了狂似的摸着牆壁想要離開但出口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樣。

在這完全黑暗的環境下我全身的神經都處於被繃緊的狀態，特別是聽覺神經。在失去視力的時候，聽覺變得更加靈敏。而那些刮耳的聲音.....我現在聽起來感覺就像是有人在用針在狂刺我的耳膜般難受。

而後方的聲音自從蠟燭滅了以後就沒有消停過，過了一會後在那些聲音裡開始夾雜着一些骨骼碎裂的聲音.....

「咔勒.....咔勒.....」

難道它已經開始在掙脫釘在它手臂上的長釘了.....？

經過這麼多年了，不論是手臂的骨骼還是釘子也已經被老化得相當厲害了，只要稍微用力掙扎一下恐怕要擺脫長釘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不行.....

再這樣下去就算它沒有攻擊我，我也很快會因為神經衰弱而倒下的。

冷靜點.....我用力咬着自己的下唇逼使自己冷靜下來。

對了！我不就帶了火機在身上嗎？？我真他媽有夠蠢的！！

我急忙把手伸進褲袋裡想要把打火機掏出來，結果因為手太抖沒拿穩把打火機弄掉到地上去了，我只好急忙蹲下來摸着黑在地上找火機。

「嘰.....嘰.....」「咔勒.....咔勒.....」「嘰.....嘰.....」

而石椅那邊也發出了一連串劇烈的聲音，整整維持了三秒有多！在一連串激烈的搖動後石室就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糟糕！該不是已經被它掙脫出來了吧？這時候我已經感覺到我的門牙已經深深的陷入了下唇裡了.....我加快了搜索速度後終於在不遠處找回了那zippo打火機。

我拿到火機後就急不及待的點了火，一點微弱的燭光照光了石室，我舉起火機朝着石椅方向照去，古屍已經在石椅上消失了.....

只留下了兩隻已經風化的手臂在扶手上。

到底去了那裡了！我緊張的把石室整個看了遍。

消.....消失了？怎麼可能！就這麼一點空間它能躲到那裡？石椅後嗎？這是我目前唯一的死角了。

我握緊了手中已經熄滅了的火把，深呼吸了幾次來壯膽準備繞到石椅後看個究竟。果然在視力恢復後，人也變得淡定多了，仔細想想.....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它的身體裡所有水分都差不多已經蒸發離開了。要是它能憑一己之力就掙脫了自己的手臂的話，這就說明現在它的身體是處於非常乾燥易碎的狀況，用這根火把說不定就已經可以把它那玻璃般脆弱的身體打個稀巴爛。

但在我準備邁步走向石椅之時，石室的天花突然有點東西掉落到我的頸後.....

完了.....死角.....原來不止一個.....

我不安地抬頭一看，在天花上.....一張五官猙獰極度駭人的臉出現了在我的面前！

那古屍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爬到我頭頂上了！它張着嘴巴像野獸般發出了低沉的吼叫聲好像準備撲過來似的。

而我則比較直接了當，想也不想的就用手上的火把直接捅了過去，火把在穿過它的左眼眼窩時發出了像是折斷威化餅時的聲音。

看來它還是能感受到痛楚的，因為它正在痛苦的擺動着頭部企圖把火把給甩走。

奇怪.....這跟一般的僵屍有明顯的區別，之前所遇到的僵屍不管怎麼打它們都沒有任何反應，就連頭部被打掉也不會像它一樣的在掙扎。

又出現一種新類別的僵屍了，真是.....沒別沒了的！

看着它還在掙扎我就趁機奪門而出，頭也不回的跑出了石室。但是通道有地方能讓一個人輕鬆通過，有些地方則很狹窄要側着身子才能勉強走過，這變相來講就是我不能一口氣的從頭跑到尾，有時候必須減速來走過狹窄的地方。

而當我正在側身走過一個窄得要命的位置時，那具古屍居然掙脫了火把從石室爬了出來，而且速度相當的快！已經失去所有水分的使身驅變得相當輕盈而且纖細，在通過狹縫時根本視之如無物，「嗖」的一下就通過了。

我跟古屍之間的距離瞬間就被拉近了，它張開嘴巴露出了四根又長又尖的獠牙想要在我身上狠狠的咬上一口。

「哇！！」現在被卡在狹縫中的我正沒法動彈着，眼見它快要衝到我身邊時，我只好抬起腳朝他胸口一腳踢過去，沒想到一腳就把它給踢開了.....

.....

.....

.....

這古屍意外地弱得出奇啊.....

看着它在地上打滾我都有點同情它起來了。

不過同情敵人就是對自己殘忍，我趁着它打滾時就從狹縫裏溜走了，只留下它一個在原地。

在我急步行走下終於看到了曙光出現在不遠處，看來我是回到了洞口了，而那具古屍居然還冤魂不散的張着獠牙爬了過來。

（媽的.....）

我見狀仍然緊追着我後就急忙住洞口衝去，出口有二米多高而且石壁也相當光滑不能一下子就脫離這裡。

現在的我也別無選擇要不就爬上去，要不就跟它拚過。

但我的直覺告訴我非必要的話就不要和那古屍糾纏，總覺得它那四顆獠牙有什麼問題在裡面。

於是我選擇了避免和它對抗，我笨拙的在石壁上爬着，手抓着石壁上的突出物用力往上爬着，腳就由

於石壁表面太光滑而一直找不到落腳點。

結果因為花了太多時間來找腳的落點，我的手終於因支持不住而鬆開了，後背重重地摔了在地上，頭也好像撞到地面上了。

雖然沒有感到任何痛楚，但眼前一片昏眩告訴我頭部受到的衝擊也不輕。四肢也暫時沒法動彈。

可惡.....快點動啊！！

而在我摔倒昏眩期間那具古屍已經來到了我的面前了.....

我的手不靈活地在地上亂摸一通尋找着火把想要再次給它一個痛擊，摸了一會才想起火把剛剛已經用完扔掉了。

正當我以為自己要完蛋時，它卻止步沒有再走前一步，而是在照射進洞穴裡的陽光面前就停了下來，然後它再次發出了低沉的吼叫聲。

像是在表達什麼不滿似的。

難道.....它沒法攻擊躺在陽光底下的我？

它嘴裏發出了一連串聲音後就慢慢退入黑暗中消失了。

我抹了一額冷汗，要是在剛剛的情況下被它那獠牙咬中可不是開玩笑的。只能說這一次得救真的是全靠運氣。

不過看起來這一隻古屍真的是滿身的破綻啊.....既沒有抵禦陽光的能力，抗打擊能力也不高而且會受痛楚所影響。

作為僵屍而言真的是失敗品一樣的存在。

這是當時的我心裡面的感想，但不久後的我就會因為低估了這傢伙而大吃苦頭.....

因為這傢伙.....從根本上就不是僵屍！

雖然看到那古屍已經在黑暗中徹底的消失了，加上沐浴在陽光中的我也不用再害怕被它襲擊，但我還是怕夜長夢多急忙爬了上去離開了這個洞穴。

「呼哈！！！」我爬上去後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呼吸着新鮮空氣。

比起底下那不流通的空氣還是新鮮的比較令人舒服。

總算是死裡逃生了，我開始檢查全身上下有沒有受傷。由於現在失去了痛感，所以就算是剛剛受了很嚴重的傷我也不會知道。

痛楚本來就是一種表示危險的預警，比如說踏到釘子那一瞬間就縮腳，摸到熱的東西也會馬上把手收回去。一但失去了這種感覺後，人對危險的反應就會遲鈍了許多。

但是！在危險關頭痛楚反而又是一種負累，極大的痛楚會讓人的表現受到影響。這時候感受不到它們反倒是一種好處。

可以視之為一把雙面刃吧？

結果我發現除了肩膊淤黑的範圍又擴大了一點和我的右手食指被割傷外就沒有其他傷口了。

肩膊上的傷口我了解，但食指的傷口是什麼時候弄上去的？難道是在摸古屍那獠牙時被割到了？

我用力按壓着手指上傷口把一些淤血擠了出來，希望可以把落入傷口裡的髒東西連同淤血一同排出體外。

最後我拿出火機烤了烤傷口來消毒和讓血止住。

我原本想要把洞口給填回去的，但是手頭上沒有水泥之類的工具可以把磚頭補回。所以我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找了幾塊大的石板蓋了上去。

這樣就不用怕那傢伙跑出來了吧.....？大概。

五(下)

我收拾好東西後就回去營地休息，沒想到池道早就已經先我一步回到營地了，而且他的身邊還堆起了不少的收獲，我粗略地數了一下大概有十五條左右，每一條都差不多有手臂那麼長。

池道本來還在低頭幫魚去除鱗片的，發現原來是我回來後就高興地朝遠處的我揮手。

「喔喂！！我今天的收獲不錯啊！」

「我看到。」

「哇，你怎麼搞成這樣子啊？」走近了點後他發現我全身上下都髒兮兮於是就開口問我。

我就把今天所遇到的事一五一十的全告訴給他了。他聽完以後似乎對古屍的來歷很有興趣。

「我總覺得那具古屍沒有那麼簡單就能解決.....」他皺着眉頭說。

「嗯.....為什麼這樣想？」

「直覺而已，我是在想它真的只是一隻普通的僵屍嗎？」

「是跟普通的有點分別，長着獠牙，不過都是怕陽光.....」

等等.....我是不是忽略了什麼東西了？

「根據考古書裏的記載，島上除了有僵屍外不是還有.....還有.....那個什麼來着？」池道努力地逼自己回想起書裡的內容。

「是吸血鬼.....」

第一個許願者不但自己變成了吸血鬼，而且還把島上很多的居民都變成了吸血鬼。

被池道這麼一說後我也猶疑起來了，難道說那古屍真的並不是僵屍而是吸血鬼？

如果可以証實那傢伙是真的吸血鬼，那麼我們距離回家又近了些許。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懷疑那古屍會再度活動是因為我摸它的獠牙時割傷了手指流了點血所致的。

別忘了嗜血可是吸血鬼的本性啊！還好我用石塊把洞口給封了，我本來恨不得現在就馬上就回去把它揪出來查個究竟，但可惜天色不早了，在這個荒島夜晚是屬於牠們的世界，現在去的話回來的時候可能會有危險，所以還是留待明天跟池道一起去查看吧。

而當天晚上池道那傢伙果然如我所料的開始鬧別扭。

「又要吃魚啊？？？」池道現在滿臉不樂意的看着剛剛烤好的魚。

「……不然你以為我叫你去抓魚的原因是什麼？收集起來召喚神龍嗎？」

「欸──我已經連續好幾天都在吃魚了，不如我們再開一個罐頭來吃吧？」

「不行！」我斬釘截鐵地拒絕了他的要求。「像現在這種有得吃的情況下絕對不準開罐頭，再說你不是覺得我烤得魚很好吃嗎？」

我把一條香噴噴的烤魚送到他的面前，魚油一點一點的從魚腹內流出，雖然我吃不出感覺，但我認為我手上這一條肯定可以讓所有吃的人都回味無窮！

「噁……別拿過來了，現在我看到魚都想吐了。」他摀着嘴巴作嘔吐狀。

接下來我就跟他開始了長達半小時的爭論，而爭論的題目是「在擁有食物的時候應否隨便動用備用食糧？」。

而勝負在討論後三分鐘就分出來了，以池道石頭那樣的腦袋根本就不夠我辯，所以剩下來的時間都是他在瞎鬧，不管我怎麼說也不肯吃烤魚。

這完全就像小孩子吃不到糖時的反應一樣。

我被他煩得受不了，特別是他那些根本是無賴式的理由，什麼「再吃魚就會馬上死」的病，「我不忍心吃這些可愛的魚」還有「吃完的空罐頭可以用來循環再用」之類云云。

最後我只好跟他定下條件──在我不同意的情況下每吃一個罐頭就要負責三天的體力勞動。

而他居然很爽快就答應了，就像他原本就打算包攬所有體力活似的。

看着他津津有味的吃着五香肉丁罐頭時，我總感覺最終的勝利者好像就是他的樣子。

可惡，早知道就應該開別的條件才對……一些他討厭做的事情才對！不然這批罐頭不用一個月就會被這傢伙全都吃光了。

這時候一個邪惡的想法在我腦裡形成了，看着池道滋味的舔着五香肉丁我壞壞的笑了起來。

「喂！池道！待會兒你負責去看看陷阱那裡有沒有收獲。」

「嗯？待會兒？」他疑惑地問。

「沒錯。」

「你不是剛剛才從那邊回來嗎？況且現在已經天黑了，胡亂走進樹林恐怕不太好吧？」

「不，除了查看陷阱外，你還得去加固一下那個洞穴，免得那傢伙跑出來。」

池道雖然滿不情願地說了一句「真麻煩！」，但從語氣上來看他還是願意去的。

而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讓池道他感受到胡亂的吃罐頭是雖然一點代價的.....嘿嘿。

這傢伙這麼怕鬼就利用這一點來嚇唬他一下好了。

在吃完晚飯不久後，池道就拿着火把，嘴裡碎碎念着的不情願地走了進樹林裡了。

而我則緊貼其後跟了上去，但我為免被他發現我跟上來，所以我沒有把火把帶上。雖然這樣做是不太好，不過已經走進去這個樹林很多次了，而且前方還有池道他的火光作指引，即使是要摸黑跟着他走也不是個大問題。

在進入樹林起初，池道是沒什麼特別的，但過了一會後他居然一個在樹林裡唱起自創的歌來了.....

「嘿嘿嘿起！呵嘿呵！哈哈哈哈嘿！嘿啊嘿！」他以超大的音量在唱着，聲音在寂靜的樹林裡傳播着。

雖然知道他是在藉唱歌來壯膽，可是他到底在唱什麼啊.....

即使是沒有人聽到，但我還是感到非常的.....丟人。

「.....呵嘿！」他還在不遠處無間斷地唱着。

別再「嘿嘿嘿」的唱了.....求你了。

「啊！」池道突然間停止鬼叫了，看來是碰上什麼了。

我急忙追了上去躲了在一棵樹後面探頭一看，原來他一隻腳踩到一個坑裡面去了。

.....明明帶着火把卻也不看路的走啊！看來他現在正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只顧着唱歌壯膽而忘了看地上了。

「嘖！怎麼會有一個坑這裡啊？？」池道咒罵着把腳從坑裡拔出來。

嗯.....這個坑怎麼看起來有點眼熟.....

.....

.....

.....

這不就是我花了大半天挖的陷阱嗎！！！！

而池道也好像發現這是我挖的陷阱了，他搔着自己的頭表現得有點不知所措。過了大概三分鐘左右他才拍了拍自己的後腦勺。

「好！就跟樂樂講『你的陷阱質量太差，我來到的時候陷阱裡的獵物已經跑了』吧！哈哈！天衣無縫的理由！」他樂觀地說。

抱歉.....你的天衣無縫我全都看在眼裡了！！！

你的手那麼巧把陷阱佈回去不就可以了嗎！！做不着找個這樣的破藉口來推搪責任吧？？？

我現在不需要血壓計也能感覺到我的血壓上到了一個新高點！差點就氣不過衝出去扁池道那傢伙一頓。

「嗯.....？樂樂？是你嗎？」池道突然朝我的方向說。

糟糕.....我急忙躲到了樹幹後面，難道是剛剛的動作太大被發現了嗎？可惡.....我還沒嚇到他就被發現了嗎？

我用牙齒咬着下唇想着該怎樣混過去。

「你不出來那換我過來咯？」池道沒有給我思考的時間就已經開始走動了。

憑着腳步聲，我能感覺到他一步一步逼近我的位置，地上的樹葉被他踩得沙沙作響，而火光也愈來愈亮。

「別鬧了！快點出來！」

算了.....看來這一個計劃是以失敗告終了，還是走出去自首吧。

我不忿氣的從樹後走了出來，而池道在我出來的瞬間又開口說話了。

「你躺在地上幹什麼？」

躺在地上？我明明是站着啊？

我這才發現.....原來池道一直都不是在跟我說話，應該說他壓根都沒有發現我的存在。

因為他現在正斜斜的背對着我，面朝下的對着地上一團正在蠕動着黑色的物體在講話。

而那團東西，怎麼看都不會像我。

「池道！快逃！！」我急忙朝着他大喊。

「呃？你怎麼在這邊？」池道聞聲轉頭：「那躺在地上的是誰啊？」

而地上的那團東西也同時一躍而起，往池道身上撲了過去！

在火光中我終於看清楚了那東西的真面目.....是那具古屍！

雖然不知道它以何種方法在洞穴裡跑出來，但我相當確定眼前的這隻怪物就是我今天遇到的那具古屍！！

池道由於被我分散了注意力所以一下子就被古屍給撲倒了，而那古屍張着有四顆獠牙的嘴巴朝他的喉嚨咬去。

而池道雖然被撲倒時是被嚇了一大跳，但看到有四顆獠牙直往自己的喉嚨逼來後也本能地作出了反應——用手中的火把捅了過去。

中午才被我捅穿了左眼窩，現在它連右眼窩也保不住了。

牠怪叫了一聲就往後急退着，離開了池道的物體。

.....它果然還是很渣。

「嗚哇！救命啊！！」池道也迅速地爬了起來躲到我身旁。

在掙扎中那古屍嘴裡一直在發出一連串的聲音，但我一句也聽不懂，這.....恐怕是幾百年前的語言吧？

「喂！樂！這是什麼玩意！現在又該怎辦啊！」池道扯着我的衣角緊張地問。

「是剛剛我跟你提到的古屍.....跟海灘那次一樣，要不就即場幹掉它，要不就去除它的活動能力然後讓它早上去曬太陽！」

我還記得這傢伙是怕陽光的，被太陽曬到應該也會化成灰。

「瞄準它的腳然後狠狠的敲下去吧！」我從旁邊的樹上用盡全身的氣力折了一根樹枝下來。

風化得如此嚴重的腳只要輕輕的敲一下也會化為碎片吧？

已經跟它有着一次戰鬥經歷的我拿着樹枝走了過去，而它雖然沒有眼睛但也感覺到我的殺意，它急忙後退了好幾步。

正當我雙手握緊樹枝準備上去攻擊的時候，旁邊的草叢突然搖動起來！把我嚇得後退了好幾步，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又有什麼東西會從黑暗中撲出來，所以一切行動都必須要小心為上。

在草叢的搖動結束後，一隻兔子從裡面探了頭出來。

嘖！獵物怎麼總是挑不合適的場合出現？？

而我還沒反應過來那古屍已經以迅雷之勢撲向了兔子！它的獠牙輕易的就咬穿了牠的喉嚨，兔子在地上掙扎了兩下就不動了。它貪婪地吸吮着兔子體內的鮮血，而兔子原本豐滿的身形馬上就被它吸成了

一具乾屍！

我現在才發現這古屍的可怕之處.....要是我跟池道都不小心被咬中了.....下場恐怕跟這兔子一模一樣吧？想到這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而吸足了鮮血的它慢慢的站了起來，身上的皮膚正以飛快的速度一塊一塊的掉落。本以為已經幹枯了的肌肉也因為兔子血的關係，現在以肉眼能見的速度重新生長着。

一條條肌肉纖維變得清晰可見，斷掉的手和缺失的眼球也開始長出來！

怪物.....

這是我當時腦袋裡唯一所想到的兩個字。

「現在.....現在該怎麼辦啊？」池道手足無措地瞪着那怪物。

「別老是問我啊！我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怪物！」我不耐煩地說。

那怪物已經像人體模型一樣全身被鮮紅色的肌肉纖維給覆蓋了，但看來肌肉長成時是伴隨着一定量的痛苦的，現在它正不斷痛苦地發出聲音卻同時扭動着自己的身體。

它突然雙手抱頭跪了在地上，令人懼怕的視線從它的指縫間透射出來直指到我們身上。

不行.....不能眼白白的看着它把身體長回來，現在必須做點什麼！

「池道！準備上了！」我握緊了手中的樹枝重新振作起來。

「什麼？現在攻擊它嗎？」

「不然呢！！！」

「可是它現在正忙着蛻變啊！現在攻擊它好像不太好吧！」

我快被他這死腦袋給氣炸了！！！

「我Ｘ！難道我們還乖乖的站在這裡，看着它完成整個過程然後追殺我們？？？」

我不管池道直接就衝了上去朝那怪物的頭上狠狠的敲上了一棍，那怪物慘叫了一聲就在地上派了起來。

意外的有效呢.....

這下子我就把所有仁義道德全都拋在腦後，用盡全力的拿着樹枝拚命地敲打着那怪物的頭部，在這裡如果不是你死肯定就是我亡了。

我一直敲打着直至樹枝斷成兩截，而那時候它的頭骨已經被我打得凹了進去了，我見樹枝已經不能用了索性就把兩截高舉起來然後用盡全身的氣力把它們插進去那怪物的身體裡面。

那怪物慘叫了一聲就倒在地上不動了，我氣喘喘的用腳尖小心地掂了掂它，發現它真的不再動後就慢慢地退回去池道的身透。

「呼哧——呼哧——」我大口大口的喘着氣。

「你還好吧？」

「呼哧——沒.....沒事。」我正在努力地調整着自己的呼吸。

「那怪物.....死掉了嗎？」

「我.....呼哧.....我也不清楚。」

看着那怪物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暫時應該是沒什麼危險了吧？

「我想.....應該是幹掉了吧.....」

我話都還沒說完，那怪物已經重新站了起來。

「.....才怪。」

一股寒氣突然從背後慢慢滲至全身，我看着那怪物慢慢從陰暗處走進了火把能照到范圍。

一張慘白且毫無血色的臉孔出現了在我們的面前，兩顆獠牙因為過長而從嘴裡突了出來。

它用血紅的雙眼凝視着我跟池道，那冷峻的目光彷彿能夠把我們的血液瞬間凝固似的。

我快速地掃視了它全身上下一遍，發現它已經跟原先的模樣差天共地，本來鮮紅的肌肉纖維已經被一層蒼白的皮膚包裹着，瘦小的身體如今已經被肌肉的給取代了。

看來.....它已經回復得差不多了。

那怪物一邊走向我們，一邊把插在身上的兩根樹枝拔了出來，傷口不但沒有血流出而且還瞬間癒合了。

第一次見識到這異常自癒力的我看呆了，如果是正常人被那樣子刺中的話早就已經死翹翹了，所以它這舉動無疑就是在告訴我們.....

所有物理攻擊對它來講都是無效的。

怕光，吸血，強大的自癒能力。

種種的證據都在表示這怪物就是島上曾經存在過的吸血鬼。

原本應該在洞穴裡乖乖躺着的它居然被我解放出來了.....

「池道.....該準備逃跑了。」

「啊？你剛才不是說要幹掉它嗎？怎麼又改變主意了？？」池道的視線一刻都沒有離開過那怪物。

「我是改變主意了，目前.....我們沒有任何勝算，別廢話了，我數三聲後一起轉身就跑！三，二，一，跑！」

話音剛落我跟池道就扔下了那吸血鬼沒命似的朝營地方向跑去。

在奔跑的過程中，我不時回頭轉過去看那吸血鬼的蹤影，可惜單憑微弱的月光我根本什麼也看不清。

「樂！下一步該怎麼辦啊！」池道逃跑時也不忘問我接下來該怎麼做。

「跑的時候別講話！小心咬到舌頭！」

我們一直死命的跑着，幸好沒有走進樹林裡的深處，所以很快就回到了營地那裡，而那時候我們身上的衣服都已經被樹枝勾得破破爛爛了。

「到了.....呼哧.....呼哧.....」我氣喘得身子半屈，雙手按了在大腿上喘息。

「不是吧.....」池道驚訝地指着營火旁的一個黑影說。

當我抬起頭時才發現原來那吸血鬼已經先我們一步來到了我們的營地了。

這.....根本不是我們能夠應付的敵人啊.....

難道這一次要完蛋了嗎.....

六(上)

在營火的火光熊熊照耀下，那吸血鬼開始走向我們，嘴裡又再說着一些聽不懂的語言。

「　　★！」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池道皺着眉頭朝那吸血鬼大喊。

「　　★！」

那吸血鬼嘴裡就只會不斷地重覆着同一句說話，雖然我聽不懂內容，但每次它說出來的句子在音節上都大致相同，所以推斷它是在重覆同一句說話。

「難道.....它是想用語言來跟我們溝通？」我也有點搞不清狀況了。

正當我也想嘗試跟它對話時，它舉起手用肉眼無法跟上的速度在我們二人中間擦身而過，我們起初還以為它突然消失了，回過神後才發現它已經去到了我們身後而且手臂還深深地插入一棵樹的樹幹內，它正苦惱地想要把手臂抽出來。

如果剛剛被它用手插中的話身體肯定會被它開了個大洞，看來它是真的想要致我們於死地.....只是復活沒多久還未能完全控制身體而已。

「這就是吸血鬼跟我們之間的差距嗎.....」看到這壓倒性的速度與力量後我不禁脫口而出。

「吸血鬼？」池道疑惑地說。

我把我的猜想全都告訴給他聽，他聽完後不但沒有逃跑的意欲而且還莫名奇妙地多了一股衝勁。

「如果是吸血鬼的話.....說不定可以用那一招來對付！」

他說完從柴火堆裡拿了兩根枯枝出來然後壯起膽子走向了吸血鬼。

「那一招.....？」

難道池道懂得對付吸血鬼的方法嗎？我看他自信滿滿的走了過去，說不定真的有辦法。

那吸血鬼的手還卡了在樹幹裡沒拔出來，而池道走到了它面前慢慢的舉起了手中的枯枝.....

來了.....！我也跟着他的舉動緊張起來。

他兩手拿着枯枝一橫一直的在半空中交叉地疊着，造成了一個十字架！

「十字架！害怕吧！！」池道拿着那破十字架指嚇着那吸血鬼。

而那吸血鬼面上的表情果然是有所轉變了，不過不是害怕的表情.....我感覺比較像是一個自負的人看着一個弱智人士的表情.....

「不是都說吸血鬼怕十字架嗎？總麼好像沒什麼效果？」池道別過頭來看着我說。

唉.....我居然曾經對他抱有一絲希望。

那吸血鬼見手還是卡在樹幹裡無法拔出索性就用另外一隻手將其斬斷，它怪叫了一聲終於從樹幹的束縛裡解放出來。

鮮血沒有從它的斷肢處流出來，我看到了傷口裡以極快的長出了肉芽，然後肉芽很快的長成了一隻完好的手臂。

它看着剛長出來的手臂活動了一下手指，發現機能正常後又轉過頭朝我們襲來！

但由於速度太快，它自己看來又無法自如的控制，所以它又撲了個空衝進了海裡面，一時間水花四濺。

「池道，拿點吃的和喝的，我們要準備跑了。」我見吸血鬼現在離我們有點遠後就馬上說。

「怎麼可能跑得過它啊！」

「別廢話了！趁緊！」

現在那吸血鬼正被海浪不斷的衝出大海裡，而它發現我們還在岸上時就開始發勁游回來，海浪雖然是沒法把它帶走，但也幫了不少忙讓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

我們沒有可能跟它正面硬拚，只能選擇跟它耗時間直到天光。

於是我跟池道就開始了這長達十多小時的生存競賽。

那吸血鬼現在才剛剛從海裡游上岸，我們一人拿着一根火把然後隨便找了點食物塞進包袱就朝樹林的深處跑着。

「其他的食物怎麼辦啊？就掉在那裡嗎？」池道剛剛拿東西的時候忘了拿他喜歡的午餐肉了，現在他正心疼着。

「有命回來再拿啊！！反正吸血鬼也不吃罐頭的！不然我們也用不着要逃跑啊！笨蛋！」

我們不斷漫無目的向前跑着，而身背不時就會傳來樹枝被撞斷的聲音，而且聲音還一次比一次要接近我們。

不能停下來啊.....

因為女鬼咀咒的緣故，我的身體現在感受不到任何刺激，本來應該是一件很慘的事，但如今卻反倒是變成了一個優勢，在這長時間的奔跑中我不會感到疲累。在這重要關頭反倒是被那咀咒幫了一把。

而池道就更不用說了，他本來就因為被殭屍追趕而整整十個小時不休息的跑着，跑步對體能相當優異的他來說只是小菜一碟。

據他所說，只要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呼吸節奏和跑速，要跑多久都不成問題。

跑了一段時間後，我的手腳開始有點發軟發不了力，雖然是不會感到疲累但是還是會因為體力用盡而使不出力氣來。

背後的追趕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消失了，放心下來的我馬上就雙腳發軟坐了在地上。

「不行了.....我需要休息一下吃點什麼回復體力。」

「可是我還能繼續跑啊！」

「.....別拿你這種類怪物級別的體力跟我比較，以我這樣普通的人來講能跟上你跑這麼久已經很了不起了，別廢話了，我們趕快開一個罐頭來吃吃吧！」

池道把包袱從肩上解了下來，可是他打開了包袱時臉色突然大變，然後又把包袱的開口合上了。

原本池道的包袱看上去沉甸甸的，我本來以為是塞滿了罐頭，但沒想居然是.....

「什麼？裡面是石頭？？？」我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他極其無奈地點了點頭。

「我叫你拿罐頭！你拿石頭來幹什麼啊啊啊——！！！」

我抱着他是在開我玩笑的心態，把包袱奪了過來，打開一看，他X的真的給我拿了滿滿一袋石頭來了！！！！

「不是吧.....」我呆坐在地上久久不能言語。

「當時情況危急，我見這袋子放在裝罐頭的箱子旁邊，而且拿上手時那麼沉，所以就以為裡面裝的是罐頭了。」池道落力地解釋。

現在我們已經處於樹林裡相當深入的地方了，回去的路根本就不認得，現在只能靠我手頭上的那幾罐罐頭和食水來支持下去了。

唉.....就算是罵他也於事無補，趕快吃點東西補充一下體力才是上策。

我從池道的袋子裡拿了一塊石頭出來砸開了兩罐茄汁焗豆，幸好這玩意不用煮也可以吃。

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倆都是用喝的方式把整罐焗豆給灌進肚子裡，肚子裡有了點東西後感覺整個人都實在很多。

正當我坐在地上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的時候，附近又傳來了樹枝斷裂的聲音。

「又來了.....」我不耐煩地說。

為免被吸血鬼追上我們只好又奔跑起來。

但是在奔跑的過程中，池道的火把被攔路的樹枝給撞掉了，他想回頭去撿但我見樹枝斷裂的聲音逐漸變近，於是就想要阻止他。

「別撿了！」我拉着他的手臂說。

「可是.....」

掉到地上的火把很快就熄滅了，於是池道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咻──」

突然間就連我手上的火把也熄滅了，我的心寒了一下。

憑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到一雙血紅的眼睛在池道的頭旁邊懸浮着.....

是吸血鬼.....

「危險！」我急忙用力地把池道拉離那雙眼睛，但沒想到用力過猛把他甩到我身後去。

「嗚啊！」池道的聲音由近至遠然後就消失了。

沒想到我身後是一個天然的大坑，在雜草和昏暗的光線影響下我才沒有發現。

.....難道池道那傢伙被我扔了下去嗎。

吸血鬼正一步一步向我逼近，面上流露出對我體內流動着的鮮血的渴求。

而我則小心翼翼的向後退着，但走了兩三步後我就被逼到去大坑的邊緣，裡面黑漆漆一片讓人覺得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洞。

難道池道被我.....

怎麼辦.....要不就摔死.....要不就.....

我突然想起那隻兔子怎麼被吸乾體內的血液，於是我就馬上作出了自己的決定。

「喲.....我想了想還是覺得，要我被你吸乾體內的血液還不如我自己自我了斷來得要好。」我朝着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的吸血鬼說。

說完後我轉過身，縱身一跳就掉進了那個大坑裡。

「池道啊.....要是你是被我害死的話那我就一命賠一命吧。」我閉上眼睛感受着自由落體時的無重力感。

現在的我應該不會感到疼痛吧.....？

過了幾秒後我就眼前就變得一片漆黑，失去意識了。

過了不知道多久，我感覺到有人在不斷的叫喊着我的名字而且還不斷的搖晃着我的身體。

「喂！樂樂！喂！你醒醒啊！」

是池道的聲音！難道他沒摔死嗎？

我慢慢的張開眼睛，正當我以為池道的蠢臉會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卻看到池道的人頭被吸血鬼活生生的扯了下來，大動脈的鮮血像噴泉一樣噴得有兩米多高，而吸血鬼貪婪的把頭哄了過去大口的吸吮着鮮血。

而我的身體卻像石頭一樣僵硬無法動彈，就連慘叫也叫不出來，只能眼白白的看着這一切的發生。

在吸完池道所有血後，吸血鬼抹了抹嘴角的血跡慢慢的向我走了過來.....
「嗚哇！！！」我慘叫着從睡夢中醒來。

「啊！你終於醒來了。」

池道的蠢樣終於出現在我的面前.....原來是夢啊。

「這裡是.....」我疑惑地查看四周，發現自己躺在厚厚的樹葉上。

「不知名的大坑裡。」池道指着天空又接着說：「我們從上面掉下來了。」

「大坑.....」

我抬頭看了一下，發現這峭壁差不多有二十米高，要不是這裡鋪了這麼厚的樹葉，我跟池道恐怕就已經摔死了，就算摔不死肯定也會重傷。

沒有什麼比看着自己身負重傷而不能馬上死去的那種折磨更難受了.....

「我昏了大概多久？」

「不知道，我也只是比你早醒來幾分鐘而已。」池搔着頭說。

看來那吸血鬼沒有追下來，不然我們兩個早就在昏迷當中成了它的糧食。這裡四面都是峭壁，除了用爬我看也沒有別的方法上去了。

我嘗試着活動了一下手腳.....很好，狀態都沒有問題，接着我又問池道有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有啊.....我看東西有點模糊不清.....」

「什麼？？？」

「而且感覺有點冷.....手腳發軟.....」

該不會是摔下來的時候撞到頭導致腦振蕩了吧？這樣可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啊！我立馬衝到池道身邊幫他把脈和檢測體溫。

除了體溫有點低，其他一切正常。

難道是我的檢查哪裡出錯了？

這時候池道卻悻悻然地說了一句：「肚子餓了.....」

「你還是得腦振蕩好了！」

根據池道每隔四、五個小時就喊一次肚餓以及天上月亮的位置來推斷，我們掉下來起碼都有四個小時之久了。

而我的狀態暫時還好，不用進食，而池道則開了一罐雜果來吃着，由於我拒絕讓他用貴重的食水來洗手，所以他只好用上次吃焗豆的方法來把雜果罐頭解決掉。

而我則在峭壁下摸索着，尋找回去的方法。

壁面除了非常光滑外而且還跟地面形成了接近90度的直角，在沒有工具的協助下想要爬上去根本不可能！

正在我來回踱步煩惱着該怎麼辦的時候，我的鞋子意外地踢到了不知道什麼東西並發出了「咔咯」的一聲。

嗯.....？

我好奇地彎下腰撥開了樹葉想要查看一下，沒想到居然被我找到了一個白森森的頭骨！

我「哇」的一聲馬上被嚇到往後退了幾步，而正在吃罐頭的池道也被我的慘叫聲給嚇了一跳。

「樂樂，你幹什麼！沒事別嚇我好不好.....」

「你快點過來看！」我急忙招呼他過來。

池道看到這頭骨後也吃了一驚：「這怎麼會有死人在這裡啊？」

「別問我，我也不清楚，直接問『它』就知道了。」

我壯着膽子走向了那頭骨，一條不知名的蟲子正從它的鼻子裡爬進眼窩裡，這畫面異常的噁心，我把頭骨拿上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蟲子從裡面抖出來。

在檢查了一番後，我發現這頭骨跟一般死人的頭骨無異.....除了那異常增生的犬齒外。

這難道是吸血鬼的頭骨.....？

根據傳說中的描述，這個島上曾經存在過許多吸血鬼，不過被島上的一名勇士憑一己之力把它們全都擊退了。

我們已經有了和吸血鬼對抗的經歷，那壓倒性的力量以及速度根本就不可能是普通人能夠獨力對抗的，而那個勇士居然一個人獨自打贏了大量的吸血鬼！

如果說吸血鬼是怪物的話，那麼那個勇士就是怪物中的怪物了.....

想到這我就突然好想看看那傳說中的勇士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怎麼了，樂？」

「嗯.....我在想.....這裡會不會是島民用來處理屍體的地方。」

「處理屍體的地方？？？」

「你不覺得.....除了樹葉多了一點外，這裡的青草長得比上面的更為茂盛嗎？」我指着那長得足足有半米高的野草說：「加上這大坑的壁面有被打磨過以及刻意製成與地面成直角，這恐怕是防止扔到這裡的東西再爬上來吧？」

「所以說.....」

「這裡是亂葬崗。」

六(下)

不過這只是我自己的推測而已，實際上這是什麼地方還是需要再查看一下才能肯定。

我放下手上的頭骨開始跟池道清理着地上的樹葉，好讓我們看看到底還有什麼東西藏在底下。

結果跟我的猜想差不多，我們找到了四具完整的白骨，根據犬齒的長度來推斷它們變成白骨前應該都是吸血鬼，不過因某些原因被扔進了這個大坑裡。

而且我們還找到了一些半埋在土裡的屍體，其實也應該不能算是「半埋」，因為它們大部份的身體都已經深埋在泥土中，只剩下一隻或者兩隻手留在外面。

基本上只要沒有變成白骨的屍體都是維持這種的死姿，手都是保持着爪狀從地底下破土而出。

這.....總讓人感覺它們在死前曾經嘗試過從泥土裡爬出來似的。

「樂！過來看一下！」

池道好像找到什麼了，我走過去看了一下。

「怎麼了？」

「你看這！」他指着峭壁和地面交接之處說。

天色太暗我看得不太清楚，我只好先回去找一下火把來照明，剛剛跳下來的時候我記得手上還是有拿着它的，可醒來後就不見了，應該是下降的時候的風壓把火吹熄了然後掉到草叢裡了。

我只能藉着月亮微弱的光線在草叢摸索着，大坑裡有一半的地方是被樹葉覆蓋着，而另外一邊則是被長長的野草給佔領。

在野草長得茂盛的這一邊也有着不少的白骨，但它們都不是吸血鬼的遺骨，只是一些普通的骸骨而已。

這些屍體被分解後的養份成了野草的營養，所以它們才可以長得這麼高。

雖然這幾天裡不斷在跟屍體接觸，但一想到自己現在正處於一個到處是死人的地方時還是會感到不安。

我的第六感告訴我在這裡待太久肯定會出事！

在草叢裡摸索了一會兒後，終於找回了已經熄滅的火把，我從褲袋裡拿出了打火機花了一點時間才把火把重新點起來。

接着我又走回到池道的身邊，而他現在用手正不斷的在地上扒着泥土，像是在找什麼東西。

「你是想讓我看什麼？」

池道沒回答我，一臉認真的繼續他的工作。

我好奇地把火把照了一下，發現池道已經在那個地上扒出一個小洞來了！我把火把插了在旁邊然後也拱了過去一探究竟。

「池道！別在這胡亂浪費體力啊！」

「不是啊！我.....我看到有光從這底下透出來！」池道鍥而不捨的在扒着土。

「有光？」

我聽到後馬上伏了下來看了看他挖的小洞，果然如他所說看到有一道幽幽的綠光從洞裡面散發出來。

我起初還以為是自己眼花看錯了，但在用力眨了數次眼還是能看到這綠光後，我終於徹底相信了，於是我也蹲了下來幫他挖土。

在我們挖了差不多五分鐘後，一顆寶石似的綠色珠子散發着詭異的綠光出土了。

我跟池道面面相覷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算這珠子真的是寶石，但在這個荒島裡根本對我們兩個人一點用都沒有。更何況它還散發着這麼不祥的光芒，總覺得撿起它一定不會有好事發生。

正當我想着應該怎麼處理這珠子的時候，池道已經用手指把珠子夾起來了！

「這珠子好漂亮啊.....」池道着迷的看着那珠子說。

「還是把它給扔了吧？那綠光照得我心裡發寒.....」

「沒事，我來保管它好了。」

池道說着就舉起珠子在月光底下照着，而接觸到月光後那珠子散發的光芒變得更加蒼綠了，而我的不安感就愈加強烈。

真的沒事嗎.....

但沒想到過了不到一分鐘，我那不安的預感居然成真了。

「樂.....！這.....這珠子居然在發熱！」池道驚慌地對着我說。

那珠子在接觸到月光後的除了光度開始不斷提升外，溫度原來也在直線爬升。最後池道終於忍不住那珠子所發出的熱力，兩指一鬆，那珠子就直直的掉落在地上摔成了無數的粉末！

在珠子碎裂後大地開始隨即振動起來，這一切在毫無徵兆的情況底下就發生了，我跟池道被這地震殺了個措手不及，兩人都被震的摔倒在地上。

過了良久地震才慢慢的消停下來，我跟池道都摸着被摔疼的屁股站了起來。

「發生什麼事了.....」

「我就跟你講那珠子不是什麼好玩意！」

正當你以為麻煩已經結束的時候，真正的麻煩才剛準備開始。

在地上的那些綠色粉末開始熔化成液體然後慢慢地滲進泥土裡，原本還是翠綠色的野草居然在一瞬間就全部枯棕黃色死掉！

而那些插在泥土中的手開始抽動起來，我最害怕的事情到最後還是發生了.....

「噁.....」

「噁.....」

「噁.....」

一具具僵屍開始從泥土中爬出來，而且還不斷有手在泥土裡破土而出，它們口中發出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聲並以扭曲的身姿開始緩慢地朝我們倆個走來.....

而在這大坑裡，我們.....根本無處可逃。

四隻、五隻，不.....它們還持續地在從泥土中爬出來。

可惡.....該怎麼辦好？我用力咬着下唇拼命地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

「樂！我來拖延它們，你趕快想想有沒什麼辦法逃出去吧！」

辦法這玩意可不是你去想就能想出來的.....

池道說完後就拿起了那袋石頭，起初我以為他想要用袋子裡的石頭擲過去攻擊那些僵屍的，但沒想到他居然用了一個更聰明的方法！

他用了兩根很長的繩子綁住袋子的開口處，接着他就抓着多出來的繩子開始轉動裝滿着石頭的袋子，看上去像在甩動着一個流星鎚似的。

袋子愈轉愈快，到後來轉得甚至像個風扇般快速，雖然情況有點危急，但池道也沒有表現得太過焦急，相反他冷靜地保持袋子的轉動，然後等待它們進入攻擊範圍。

一隻腳步踉蹌的僵屍剛剛踏進池道的兩米範圍內就被池道用石袋砸掉了腦袋，那僵屍雖然沒了腦袋但還是一步一步朝我們接近，池道見到後拿着石袋的右手一揮，那僵屍乾朽的雙腳就被他打成了碎片，失去了行動能力。

而我看到池道難得有這麼出色的表現，看着看着不期然就看呆了。

「樂！你發什麼傻啊！趕快想辦法！」池道看到我發呆後着急地說。

「抱……抱歉！」我急忙轉過頭看看峭壁上會不會有地方可以讓我們爬上去。

而池道轉眼間已經利用石袋讓三具僵屍失去行動能力了，但正在朝我們接近的僵屍數目不旦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着！

池道雖然是很冷靜，反倒是我着急起來，我發了瘋似的摸着峭壁想要找到任何一處可以爬的地方，但結果是徒勞無功。

正當我開始不知所措時，我的頭髮居然被風吹了起來……是風？在這二十多米深的大坑裡哪來的風？

而且這風不是迎面吹來，而是從我腳下吹往頭部，我能很清楚的看到額前的頭髮被風吹得上下擺動着。

「樂！快點啊！」池道又幹掉了兩具僵屍讓它們沒法行動。

「等等……我好像找到什麼了！」

我馬上蹲了下來尋找着風的來源，沒想到是從我跟池道剛剛挖的小洞裡吹出來！我立馬拿出打火機往小洞裡一照，沒想到一條寬濶的通道出現了在我的面前！

這小洞剛才明明什麼都沒有的啊？

難道說這通道是一個古時創造的機關？而那綠色珠子就是開啟這機關的按扭嗎？沿着這個方向思考，剛才那小地震就是機關在我們腳下活動時所造成的？

「池道！快過來看！我找到一條通道了！」我興奮地招呼着他。

「我現在沒空！！！！」他吃力地揮動着石袋，「啪」的一聲又把一隻僵屍的頭打掉。

我們這裡離那通道大概有二米左右高，而洞口卻只能容納半個人通過。我試着強行鑽進去，但是去到肩膀那就被卡住了，所以只好先退回來再次赤手扒着土來擴大那洞口。

呃……

怎麼感覺來到荒島的這些日子裡總是離不開挖土。

看來揮動那重甸甸的石袋是十分疲累的，池道開始表現得有點體力不支的樣子。而我有見及此於是顧不得手指扒出血，用盡全力的扒開覆蓋在洞口上的泥土和石塊。而洞口也慢慢的由只能容納一個頭的大小變成能勉強讓一個成年男子通過。

「池道！別打了！現在可以走了！」

池道氣喘喘的走到我的身邊，我指了指地上那一個小洞對他點了點頭，而他看到後不加思索就跳進裡面，問也不問「安不安全」之類的問題。

顯然.....這是他一個絕對相信我的表現，正因為他是相信着我所作的一切決定才能這樣毫不猶疑地跳進去。

「樂！這裡很暗，不過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你也趕快下來吧！」池道在下面大聲的叫喊着。

我看了看大坑裡的狀況，現在僵屍的數量已經增加了快有20隻！它們老樣子還是怪叫着朝我的方向撲來，看到這樣後我也不敢逗留太久，拔起火把就跳進了洞裡。

但是.....在落下的時候我的肩膀卻被洞口卡住了.....雙手已經在洞裡面沒法伸出來整個人就像被人用超小號的呼拉圈套牢似的.....

「怎麼了！」

「糟了.....我被卡住了！！！」我用力掙扎着想要掉下去，但好像沒什麼作用。

而偏偏在我這樣毫無反抗能力的時候.....有一隻僵屍成功接近了我並張着大口飛撲過來！

「哇！！！！！」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它撲向了我，體內因恐懼而大量分泌的腎上腺素使這一切看起來像電影以慢速播放般的進行着。

現在的我能做的就只有慘叫了.....

正當我以為自己要完蛋的時候，站在下面的池道見我被卡住後，就馬上跳了起來抱住我的大腿用力後往下扯着。在那大口快要咬上我的頭時，池道及時地把我給拉下來救了.....

而那僵屍則一頭撞到峭壁上，腦袋變成粉末碎了一地。

「活該！！哈哈！！」我見到那僵屍變成這模樣後幸災樂禍地笑着。

「別笑了，趕快跑吧！」池道疲累地說。

看來他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

那些僵屍見到我們下來後全都一窩蜂的湧到洞口前想要下來，結果不旦沒有成功下來，而且還把洞口給堵死了。

我們見機會難得就馬上順着通道往裡面逃了。

「這個通道會通到什麼地方去呢？」池道一個自言自語着。

「我也不知道，不過總好過待在那裡被僵屍咬死吧？」

火把上的火舌在搖晃着照亮了這個通道，現在我才能安下心來看清楚這裡的環境。通道內的牆壁、天花和地板都用同一種藍色不知名礦物覆蓋着，仔細一看會發現它們正散發着令人心寒的藍光，天花一開始約有二米左右高，不過愈往裡面走它就變得愈高，而闊度則一直都是維持着四米左右不變。

我們走了差不多十分鐘後來到了一個T型的岔口前，而池道終於在這個時候累得坐了下來。

「樂，我想喝點水。」池道聲音沙啞地說。

我把水瓶從我的包袱裡拿了出來遞給他：「給！辛苦你了。」

池道也不廢話扭開瓶蓋口就大口大口地喝了起來，他喝完後就擦了擦嘴角把水遞回來。

「你也喝一點吧。」

「我不口渴，不用了。」我把瓶蓋扭緊後就收回包袱裡，然後就拿了一點食物出來分給了他。

經過一輪大戰後，池道似乎又餓了，他純熟的拿出一塊石頭砸開了一罐雜果罐頭就狼吞虎嚥起來。

而我隨意吃了一點東西補充一下體力就算了，反正吃什麼都沒有味道。

「那麼.....我們現在該選那一條路來走？」池道嘴裡塞滿了水果說。

「嗯.....左邊吧？」

「好！那就左邊吧！」池道含糊地說。

「.....你就不會問一下選左邊的理由嗎？」

「沒問題啦！凡是你選的背後都一定有理由，我腦袋不好使就依你所說的來做吧！」池道微笑着露出了洁白整齊的牙齒。

「不.....雖然能得到你全部的信任是挺高興的，但單純只依賴我的腦袋去想的話對我們這個團隊不是一個健康的做法。」我認真地看着他說。

「幹.....幹麻了？」池道被我認真的模樣嚇到了。

「聽着，池道，在這個島上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說不定明天我就可能死掉也說不定，別忘了我身上還有着女鬼的咀咒，雖然你看不到但.....那紫黑色的淤痕已經快要擴散至全身了，什麼時候這咀咒會致我於死地沒有人知道。但如果你一直依賴我去想下一步該怎麼做，那當我不幸喪生時，誰來替你想下一步？」

「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不，這是事實，我是希望你可以學會多多運用一下你的腦袋，兩個人的視野一定會比我一個人遼闊。而且我能肯定的對你說，要是那一天你死掉了，我也能好好的在島上活下去，因為我一直沒有依賴你的體力過活，明白嗎？」

「.....嗯。」

「那麼你能告訴我，我選左邊的理由嗎？」

池道抓了抓自己的腦袋苦惱地思考了起來。

「給你一點提示吧！跟風有關。」我看他快要「當機」的樣子，只好給他一點提示了。

而池道聽到後似乎得到很大的的啟發，他一拍大腿站了起來說：「你是在手指上沾了一點水來感受哪邊有風吹來嗎？而有風吹來就說明那邊是通往外界，所以才會有風！對吧！」他高興地說。

「差不多，不過你忽略了現在的我感覺不到外界的刺激，所以我用的是自己的頭髮，看它被吹到哪一邊就能清楚知道風從哪一條通道吹來了。」我食指跟拇指正夾着一條頭髮，我把它送到池道面前讓他看清楚。

「如果兩邊都有風吹來呢？」

「那不就代表兩條都能通往外界了！隨便選就是了！笨蛋！」

在休息過去，我們就跟據剛才的決定往左邊的通道走去，沒想到居然去到了一個地下廣場裡，在廣場的中間有一個類似祭壇的地方，而一塊巨大的藍色水晶正安靜地躺在高高的祭壇上。

而祭壇的正上方被打了一個類似天窗的東西，月光從天窗的位置透射進來，柔和的灑在水晶上。

這藍水晶看上跟剛才那些通道上的礦物有些相似，不過這水晶卻會給人一種莊嚴神聖的感覺，我跟池道都好奇地慢慢走向祭壇。

「樂樂！你看那是什麼東西啊？寶石嗎？」池道着迷地看着那藍水晶說。

「哪會有這麼大塊的藍寶石呀？我看這是藍色的水晶吧？」

「如果是寶石那就發財了！」他的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我不跟你搶，你一個人抬回去吧，找到賣家所有錢全歸你。」

「好！我試試吧！」他一邊拉起衣袖一邊說。

「你還真的想把它搬走啊！！！！」

這水晶看上去最少也有幾百公斤重啊！！！

在我阻止了池道他那蠢得要命的行動後，我們終於來到了那個祭壇的下方。這祭壇看上去大概兩層樓左右高，在地下即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有一條樓梯連接到水晶安放的位置，我們就順着樓梯走了大概幾十級後終於來到了目的地。

這可不得了啊.....近看才發現這水晶不旦清澈透明，而且表面被人打磨得十分光滑，人站在前面都可以把它當鏡子用了。

到底是什麼人，在這裡建一個這樣的祭壇？而這個神祕的祭壇又有着怎麼的作用呢？數個問題同時在我的大腦內湧現出來，害我一下子不知道該先去解決哪個問題。

而池道這行動派還是大腦少根筋似的，想也不想就走到水晶面前想用食指敲一下那水晶。

「等等！喂.....」雖然我已經即時反應過來但還是慢了一步。

池道的食指已經敲在水晶面上並發出了有如鈴鐺似清翠的聲音，而水晶的表面居然還像水面般泛起了波紋，以池道的食指敲擊處為中心向外擴散。

這一樣已經足夠令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了，明明是固體但又能像液體般在表面泛起漣漪。

而更不可思議的事情還在後頭，在水晶表面的漣漪消失後，開始有些模糊的影像在水晶的表面出現！

池道跟我都看呆了，嘴巴張得大大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過了一會兒，水晶內的影像慢慢變得清晰了，開始能看到有兩個人在水晶內出現。我們兩個人急忙拱過去看看到底有什麼在裡面，沒想到，畫面的那兩個人.....竟然就是我跟池道！

那影像快速地重現了一次我們在大坑裡所發生的事，由我們掉下去，昏迷，醒來到被僵屍襲擊和怎麼逃走都鉅細無遺地記錄着。

「這.....這水晶太神奇了！」此刻，我無法隱藏我心中見到這神奇的水晶後所產生的喜悅感。

池道也呆呆的看着畫面內的我們，看來是他一下子反應不過來.....腦袋「當機」了。

第六話　完

七(上)

影像播放完畢後，水晶又變回我們一開始見到的那個模樣。

「喂！池道，沒事吧？身體有沒有感到不舒服什麼的？」

「嗯？沒有啊？」他上下打量了自己全身一遍：「什麼事都沒有，我反而想知道剛剛那些影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池道不解地看着水晶：「看上去明明就是普通的水晶嘛.....為什麼可以做到現今科技都做不到的事？」

「我覺得.....這個島以及島上的一切都已經不能用科學來解釋了，我們只能認為那些曾經存在過在這島上的居民掌握了不少超自然的技術。」

我用食指輕輕地點了水晶的表面一下，果然也像剛才一樣泛起了漣漪，在漣漪減褪後又有影像出現了，這一次是我們從通道走到這祭壇上的影像，也就是剛剛都發生的「事實」。

「怎麼了？樂樂？」

「先別吵我，讓我想一下。」

莫非這水晶是可以像一台攝錄機把在整個島上所發生的事情全都記錄下來嗎？雖然只是一個猜測而已，不過很有嘗試的價值。

我這一次用手掌輕輕地拍打了一下水晶，而泛起的漣漪比起剛剛的那兩次的要強烈，而漣漪消褪所需的時間則更長。

在水晶表面平靜過來後，影像再次出現了，是我們在岸邊跟那浮死屍戰鬥時的記錄！

我總算是搞清楚了，再來測試一次就能下定論了，我用力拍了水晶一下，在漣漪消失後出現了池道第一天夜裡如何奔跑十小時的片段，果然那一夜他除了被僵屍追外還被那女鬼纏着.....還真是可憐。

「嗯.....我想我稍為搞清楚這水晶的用途了。」

「真的！？」

「嗯，我認為這是一個類似記錄議之類的東西，它能把在島上發生過的一切事情全都記錄在水晶之內，想要看回以往的影像只要觸碰一下水晶就能讓收藏在裡面的影像再生，而且出現的影像必然是觸碰者心裡希望看到的，但是需要滿足一個條件的。」

「條件？」

「嗯，這需要根據觸碰者接觸時提供的作用力來決定播放多久以前的影像，舉個例子來推論吧，池道，我問你，這些日子裡你覺得最深刻的事是哪一件？」

「是.....」

「是掉到大坑裡來的這一件事吧？」我沒等他說完就先一步把答案說了出來。

「欸？你是怎麼知道的？」他好奇地問到。

「因為水晶『出現的影像必然是觸碰者心裡希望看到的』，雖然這形容好像有點不太切合，但看來你最深刻印像的事情被水晶當成是你心裡最希望看到的，不過根據你摸下去的力度它也只能播放這段最近發生的影像了。」我頓了頓休息一下又繼續說：「我剛剛用手指點了一下的那一次好像也是因為力度問題，所以只能播放我們進來時的影像了，我用手掌輕輕拍打的那一次是想看你第一晚是怎麼跑足十個小時的，不過力度不足所以只播放了我們在岸邊跟浮死屍戰鬥的片段，接下來我改為用力一點打了水晶一下，而那一次施加的力度足夠所以能播放出我們剛剛來到這島上的影像。」

我着迷的看着這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發明。

「那麼你明白這是一塊多麼神奇的水晶了嗎？」我興奮地又轉過頭去問池道。

「完全搞不清楚！」池道自信滿滿地對着我說。

唉.....這石頭一般的腦袋。

「簡單來講，就是這水晶會顯示你心中想看而且是跟這個荒島有關的影像，根據施加於水晶上的力度不同，顯示出來的時間段也會有所不同，力愈大就能看到愈久以前的影像。就是這麼簡單！」

「可是.....這對我們來就好像沒什麼用吧？」

「笨蛋！我們現在不就可以透過這水晶知道那女鬼的墳藏在哪裡，逃脫者是怎麼從『勇士的第三願望』下逃離這個荒島了嗎！」

「唔喔！！！！」池道恍然大悟：「那麼我們趕快試一下吧！」

其實也許能透過這水晶得知更多有關這荒島的訊息。

「不過要顯示四百多年前的影像，或許要用上相當大的力量才可以呀。」我搔了一下耳背：「這就交給你來幹吧！池道！」

「沒問題！看我的表現吧！」他卷起雙手的衣袖露出了強壯結實的手臂。

「記住！打下去的時候一定要想着島上的歷史！」我再三叮囑他。

「沒問題！」他說完後就一記重拳狠狠的打了在水晶上發出了「噹！」的一聲。下手竟然這麼重.....拳頭沒事吧？

但我沒有第一時間去慰問他，反而專心地留意着水晶的變化，在泛起的漣漪褪去後顯示的是我第一天來到荒島的情況，並不是這一個島四百年前的影像。

「喂！你有好好的在想我要看的東西嗎？」我不滿地說。

「有呀.....不過打下去的那一刻我變成想看你第一天是怎麼過的。」池道搔着頭不好意思地說。

「你看這種無聊的東西幹什麼！」

「可是你剛剛不就看了我第一天怎渡過的嗎？我也只是好奇你是怎麼過而已.....」

「別發傻了！趕緊認真一點吧！」

池道呶着嘴巴不樂意的朝水晶又打了一拳，這一次泛起來的漣漪極為強烈，看來這回會出現我想看的東西了。

我興奮地期待着漣漪完全褪去的那一刻，等了十多秒後，水晶的表面終於平靜下來，而影像開始慢慢顯示出來。

居然又是我第一天來到這荒島的影像.....

「池道！！！！！！」我生氣了。

你到底是有多喜歡看我第一天是怎麼渡過的？？？

「沒有啊.....這一次我有乖乖聽從你的吩咐！」他摸着紅腫的拳頭，一臉無辜地對着我說

看他這模樣，倒又不像在說謊.....難道是我對這水晶的理解出錯了嗎？是池道施加的力量不足還是這水晶最遠就只能顯示我們到荒島的那一天？

我咬着下唇：「我來試一下！」說罷我就走到水晶前舉起拳頭狠狠地一拳打了下去！

結果顯示出來的還是我第一天的影像.....

難道真的是我的推理出錯了嗎？

我苦惱地坐了在地上，唉.....好不容易找到的線索又落空了。

而池道見到我這樣子後開始安慰我起來：「別這麼快就氣餒嘛！說不定只是因為施加的力量不足而已，我們多試幾次看看吧？」

「.....也只能夠這樣子了。」我失落地說。

池道得到我的同意後又站回剛剛敲打的位置，他用嘴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地呼出來，口裡喊着：「噢━━━啦！」就又一拳重拳打在水晶上，這回的力量大得連水晶都抖動了一下。

雖然播放的還是第一天的情況，但這回漣漪出現的時候有些許的不同.....我依稀能見到漣漪中好像夾雜了一些光芒在裡面。

是我的錯覺嗎？

「池道，這回來兩拳試試看。」

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噢——啦噢啦！」朝水晶打了兩拳。

而漣漪中的確是夾雜了一些怪異的光芒！這回強得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光在漣漪中閃動着！結果雖然還是一樣，但在過程中開始有些不同的東西出現了！

「池道！這回試一下連打的！！」我着急地說。

而這回他朝已經紅得發腫的雙拳各呵了一口氣，然後一邊深呼吸一邊紮好自己的馬步.....

「噢——啦噢啦噢啦噢啦噢啦噢啦噢啦噢啦！！！！！！」

他毫不愛惜自己身體似的不斷擇動拳頭打在水晶上，而每一拳都把重達幾百公斤的水晶打得震動起來！

而這時候，水晶表面的漣漪激發出炫目的光芒被我們兩人都包圍起來！

「哇！！！」我們兩個不約而同的大叫了出來。

一股強光照得我連眼睛都無法睜張，到.....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我是中陷阱了嗎？難道我現在已經.....已經死了嗎？

在我感到身邊的光芒已經完全消退後才慢慢地張開眼睛，我第一時間就把自己全身換了一遍.....還好沒事。池道和我還是站在剛剛的位置，但水晶卻消失不見了！這時候我才發現我們周圍的環境已經改變了！

我們由原本昏暗無光的地下廣場變成到處都是綠油油一片的青草地，烈陽正在我們頭頂上散發着光明。

這.....難道我們被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嗎？可是剛剛還是在深夜之中，怎麼就突然變成正午了？

我搔着頭正搞不懂發生什麼事時，池道卻突然驚慌地大叫着我的名字。

「樂！你.....你看！」

我聽到後就馬上把頭轉向池道那邊看看發生什麼事，沒想到我居然看到池道的手變成半透明的狀態穿過了他旁邊的樹木！

那感覺.....就好像.....就好像.....

幽靈一樣。

「樂！我是不是死了？」池道緊張地問。

我走到了那棵樹旁邊也把手伸往樹幹，而結果也跟池道的一樣。

手輕易而舉的穿過去了，而且把手抽回來樹幹上也沒有任何被傷害過的痕跡。

莫非……

一股陰冷的感覺突然由後頸湧入然後侵襲全身。

「我……我們……」我突然因為害怕講出真相而變得口吃。

在我徬徨無助之際突然有一個身穿異族服裝的男人從旁邊的草叢跳了出來！

我現在的狀態彷如空氣一樣……雖然存在但不會被人意識到，他就那樣直行直走的穿過我的身體朝我身後的方向走去。

等等！這男人的衣服我見過！可是在哪裡見過呢？我咬着下唇努力地回想有關這一服裝的回憶。

對了！我想起來了！在那女鬼附我身咀咒我的那一夜裡，我曾經做了一個跟她生前記憶有關的夢！而在夢裡那些島民身上穿的就是這男人身上所穿的衣服！

可是……他們應該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經消失了才對啊……

不管了，跟上去看看吧。

「池道！走吧！我們跟上去看看！」我說完後就跨起腳步走了起來。

「啊？」池道好像還沒有搞清楚發生什麼事。

那異族服裝的男人腳程非常的快，而且能在樹木中自由的左穿右插，沒走了多久我就跟丟了，那男人跟丟了就算了，而更糟糕的是原本應該乖乖地跟在我後頭的池道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走丟了。

現在只剩下我站在這樹林裡不知道在幹什麼……

這傢伙……果然就是一個麻煩製造機。還是不要管那男人，先沿路走回去找回池道再說吧。

但是在沒有做任何標記的情況下，想要在一座自己不認識的樹林裡找到回去的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而且那男人還不停的在各種樹之間鑽來鑽去的，回去的路早就記不得了。

我只好在樹林裡大喊着池道的名字，一邊尋找着他的踪影。

「喂！池道！你死到哪去了？」

「聽到就回答我啊！」

「喂！！」

就那樣，我重覆着以上這三句句子就在樹林裡到處瞎走着，希望迷路的池道可以沿着聲音找到我，或者他聽到後作出回應好讓我找到他。

在走了一會兒後，我見到有一個人正安靜地坐了在一棵被砍倒的大樹的樹幹上，我急忙走過去一看，果然是池道那傢伙！

「喂！你這傢伙！我剛剛叫你怎麼就不回應一下呢？」我不滿的對着他說。

可是池道並沒有理會我，視線直直的穿過我的身體瞪着我的後方看。

嗯..... 這傢伙什麼時候換了那些島民的衣服？而且臉上還刺上了奇怪的圖騰。

「我說你這人怎麼不理我.....」

我的話還未說完一把熟悉到不行的聲音從我背後傳來：「哇！樂樂！嚇死我了！你怎麼掉下我一個人跑了.....欸？」

是池道！從身上的打扮和看到並會跟我講話這一點來看，他無疑就是我所認識的池道！

那.....那.....眼前這個長得酷似池道的人.....又是誰啊！！
我起初還幾以為是自己眼花看錯了，所以我馬上用手揉了揉眼睛然後重覆盯着兩人的臉來看。

見鬼了！除了服裝打扮外，兩人還真的是長的一模一樣！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池道.....你看！這人.....這人跟你長得好像啊！」

池道看了那人一面以後，也睜大了眼珠子！

「沒想到，跟我長得一樣帥的人還真的存在啊！」他驚訝地說。

.....

.....

.....

你到底是哪來的自信讓你有勇氣敢說出這一句話？

「這就是你的感想嗎？」我無言了。

「還有他臉上的刺青好酷喔！我也想弄一個！」

算了，跟他討論這東西根本不會有任何結論，還是我一個人去弄明白好了。

我們現在到底是處於一個怎麼的狀態，還有這些人的身分。

在我正準備進一步調查這酷似池道的男人時，剛剛我跟丟了的男人卻突然再次在我面前出現了。他興奮地從嘴裡吱吱喳喳的講着一些我聽不懂的語言，然後池道二號就從地上拿回自己的劍站了起來跟他走了。

而我們二人當然也不會放棄跟蹤他們的機會，在他們離開的同時我們也追了上去。
在樹林裡池道二號跟那男人以靈活的身手在樹與樹之間穿插着，恐怕是長年在樹林裡活動才練就出來的好身手吧？

有了上次跟丟了的經驗後，我不多不少也掌握了一點在樹林中快速移動的技巧，這一次我領着池道成功的跟着他們的後面來到了他們的目的地。

只見有四個獵人打扮的男人正拿着長槍包圍一團白色的東西。

起初我也看不清那是什麼動物，走近一點才發現那白色的東西是一隻全身上下都長清白毛的猩猩！

我記得曾經聽別人說過，當一隻猩猩活到差不多年齡時全身的毛都會變白，而且還會擁有不亞於人類的智力。

莫非眼前的這隻白毛猩猩就是那人嘴裡所說的猩猩嗎？

那些獵人見到池道二號來到後就開始高興地舉着長槍起哄起來，而那白毛猩猩看上去好像是不懼怕人類的樣子，即使是被一群人包圍着牠也沒有絲毫想要逃跑的樣子，反而選擇沉靜地坐在地上觀看着這一切。

「樂！你看！你跟他長的好像喔！」池道突然指着那些獵人興奮地說。

「什麼！是哪個人？快指給我看！」我聽到他說有人跟我長相相似，不由得也想看一看。

可我把那四個獵人的相貌全看了一遍都沒有找到一個像我的，該不會是被池道給耍了吧？

「喂！你不是說有人長得很像我的嗎？怎麼我沒看到！」我皺着眉頭說。

而池道這時候卻指着在地上坐着白毛猩猩笑得合不攏嘴！

我看了那猩猩一眼……X的！還真有點像！

我立馬轉過身指着池道那傢伙開罵：「你才長的像猩猩！你全家都長得像猩猩！」

在我還沒罵夠的時候池道二號推開了獵人們走到那白毛猩猩的面前，他一邊說着話一邊把鋒利的劍從腰間拔了出來。

而那白毛猩猩居然好像聽懂了他在說什麼，臉上露出了詭異的笑容，而且還「咔咔」聲笑了出來，那聲音充滿着無比的怨恨好像正在咀咒什麼似的。

「啪滋！」

還等猩猩笑容池道二號手中的利劍已經深深地刺進牠的胸口內，牠沒有作出任何掙扎就斷了氣倒在地上，口中流出了一淌鮮血，而臉上還是保持着令人心寒的笑容。

而池道二號接着就揮劍砍下了那猩猩的雙手，還帶有溫度的血液從斷肢處噴了出來。他先是水清洗了一下沾滿鮮血的劍，然後用布仔細的把水珠擦乾。

.....在愛洗東西這一特點上跟池道還真是挺像的。

在他把利劍別回腰間後才隔着布把猩猩的手放進一個盒子內。

池道二號把白毛猩猩的遺體曝屍荒野後就拿着盒子跟獵人們離開了，我本來是想多看看那猩猩幾眼的，但由於害怕再次跟丟目標所以就把那念頭打消了。

正當我準備跟上去的時候，周遭的環境卻突然變得模糊，過了一會兒更化作一團白霧阻擋了我的視線！

這又是要怎樣了.....

過了大概十秒鐘後，白霧慢慢褪去，天色突然由大白天變成了黃昏！我們身處的位置也不再是樹林，而是一個村莊裡！池道二號正拿着盒子和獵人們從村外回來，村民正熱烈的跳着舞唱着歌來慶祝他們的歸來。

「看來我終於搞明白一點東西了。」看到這時空的跳躍後，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們還應該沒死。

這嚴如記錄片的剪接般的跳躍.....

加上彷彿根本不存在的我們.....

「怎麼了？」

「我們的意識可能是被藍水晶的那道光帶回去四百多年前的影像裡了！」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池道還是摸不着頭腦。

「我的猜想是我們根本沒有死，摸不到那些樹木和那些人看不到我們的原因並非我們是幽靈！而是我們壓根兒就不存在那個時間與空間裡！他們對我們來講只是屬於四百多年前的影像！」

我沒有理會池道有沒有理解我所說的事情，因為池道二號他們已經開始新的行動了。

一個看上去十多歲身上作巫女打扮的女孩恭恭敬敬的從他手上接過盒子然後就把白毛猩猩的雙手拿了出來放到了一個祭壇上供奉起來！

難道說.....這白毛猩猩的手就是傳說中可以實現願望並且為這個島帶來厄運的「猿猴之手」嗎？

看到這裡.....我全身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有人可以在「勇士的第三願望」下從這個島上離開了.....

因為.....一隻「猿人」有兩隻手。

因此猿猴之手也理所當然的.....

有兩隻！！！！！

七(下)

而那巫女在安頓好那兩隻猿猴之手後，旁邊的村民就馬上奏出音樂，她就在祭壇上一邊用鈴鐺般的聲音吟唱着咒文，一邊伴以華麗的舞蹈。

所有人包括我跟池道在內都被她那迷人的舞姿給吸引住了，那長長的頭髮隨着她身體的在風中擺動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和白皙的皮膚在柔和的月光和閃爍的火光照耀下顯得更加的迷人。

我不自覺的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着，雙腳不受控制似的開始往她所在的位置移動.....

真的是.....太美了！

正當我快要接近到那巫女的身旁時，旁邊的景色又開始霧化起來，結果我還沒來得及接近，那婀娜多姿的身影就已經在我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讓我感到十分可惜。

接下來要顯示的情景開始慢慢地浮現了出來，我的心裡面默默地希望可以再次看到有關那巫女的影像，在迷霧驅散後看到她美若天仙的臉時我是非常高興的，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卻並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因為當時的畫面仍然是在晚上，一個中年男人偷偷潛入了巫女的房間並用武力強行把巫女按壓在床上，他一隻手用力掩着她的嘴巴避免她叫出聲，另一隻手則粗暴地扯開了她胸前的衣裳，露出了一對又大又挺且洁白的乳房。

而那男人見巫女無法反抗後就淫笑着把頭拱往巫女的胸部並貪婪地吸啜起來，發出了「嘶嚕嘶嚕」的聲音。

巫女被那男人的舉動嚇得花容失色，但嘴巴被摀住又不能叫人來求救，她以徬惶無助的眼神看着窗邊，希望會有人路過並把她拯救出去。

我本想叫上池道一起去救她的，但這時候才發現池道不知道到哪兒去了，就只有我獨自一人來到這個空間裡。

我曾經試過想要阻止這男人的行動的，可惜我的拳頭一次又一次像幽靈般穿過他的身體，根本無法接觸到他.....只能眼白白看着他解下了自己的腰帶綁住了巫女的嘴巴並脫下了她的內褲。

巫女被他死死的壓着，連掙扎的力氣都發不出來，她用腳使勁蹬着那男人卻又被他找了一條繩子把手腕跟大腿一起綁了起來，現在她最私密的地方正一覽無遺地呈現在男人的面前。

那男人極度興奮的嚥了口口水然後就掏出了自己堅硬的玩意。

正當他準備進入時一個年輕的男孩走過了巫女房間的窗口，他馬上就發現了巫女正陷入危險之中，而巫女也像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後向他投以了熱切的眼光，希望他可以拯救自己。

起初男孩看到有人侵犯巫女是十分氣憤的，但當他發現那侵犯者是中年男人後，表情變得十分複雜過了一會兒後更當作沒看到跑了！

巫女見唯一的希望也落空後，絕望的她眼角流出了兩淌淚水任由中年男人強行地在她身上發洩着獸慾……

純白的床單被巫女的血給染紅了。

而我……卻什麼都做不了。

在我感到無力之際，畫面再次轉換起來，而這一次畫面快出來的時候，池道也像一股薄霧似的重新出現在我的面前。

「池道？」

「樂樂！你跑去哪了！」池道輕皺着眉頭不滿地說。

「這是我的對白吧？我剛剛被轉去巫女生前的畫面了……」

在提及「巫女的時候」我想起了她可憐的故事，所以愈講愈小聲。

「奇怪，我剛才出現的畫面是跟那個很像我的人有關！原來他的本領十分高強，十多個獵人都搞不定的巨熊，他一個人拿着一把劍就輕輕鬆鬆收拾了！正當我發現你不見了的時候，你就突然出現了。」

「嗯……在我的角度，應該是你突然出現了才對。」

看來在這空間裡還是會根據我們想要看的畫面而把我們帶到不同的影像中，池道是對池道二號有興趣，而我則是對巫女的興趣比較大，所以就各自被帶到不同的影像中了。

影像慢慢的再次浮現出來了。

而且我還曾經邊過別的方式看過這段片段一次……

美麗且絕望的巫女被一群中年男人帶領着的村民輪姦着，並且以殘忍的方式殺害了，悲痛的男孩無力阻止，只能眼白白的看着這一切的發生。
我彷彿能聽到被埋在泥土下還沒斷氣的巫女在用毒咒咒罵着所有人。

我這才發現……原來巫女就是那個對我下咀咒的女鬼。

中年男人接下來就如書本上所記載的一樣，拿起了猿猴之手許下長生不老的願望。話音畢落，猿猴之手就發出了詭異的光芒，中年男人突然就痛苦的倒在地上打滾，全身還不斷有一絲絲黑煙冒出。

過了一會後他終於停止掙扎了，他的雙眼已經變得如血般赤紅，而且還長出了長長的獠牙。正當他的手下以為可以安心時，他突然就撲向了其中一人用銳利如刀片般的長牙咬破了那人的咽喉並貪婪的吸啜着鮮血。

那人被他吸成了人乾後，他就把他當成垃圾般扔棄然後又撲向了第二個目標。

起初被嚇呆了的村民這時候才懂得逃走，他們慘叫着作鳥獸散。

其中一個人走到了那已經變成人乾的屍體旁把他的手跨在自己身上想要把他帶走，但沒想到那屍體居然沒有死旁，而且還像中年男人一樣用獠牙把好心想帶走的人的咽喉給咬穿。

這是.....吸血鬼的增殖方式。

惡夢這才要剛剛開始。

原本的人乾慢慢回復成人的樣子，而且模樣跟中年男人差不多，硬要說有什麼區別那就是他的獠牙和眼睛明顯沒有中年男人的長和紅。

吸血鬼就以細菌繁殖般的速度，由一變二，二變四的在島上蔓延開去。

這時候出外打獵的池道二號才單手抬着有二米多高的巨熊回來，但村子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到處都是被點燃了的房子和被吸血鬼用怪力撕成碎片的屍骸.....

死寂一片。

他和獵人們正帶着戰利品高高興興的想要回村慶祝的，但沒想到回到村子後居然看到這樣的場景，他們叫喊着扔下手上的東西衝進了村子裡，唯獨池道二號僅慎地抽出了自己的利劍慢慢的走進村子裡。

而事實証明他是對的，吸血鬼們早已在村子裡佈下了埋伏，其他獵人剛走進村子裡就被成群的吸血鬼襲擊，他們的鮮血和慘叫聲劃過了寂靜夜空。

正當池道二號想要去幫自己的同伴忙時，有兩隻吸血鬼從他身後的房子裡破牆而出抓住了他的手腳！

「嗚哼.....」池道二號被擁有怪力的吸血鬼們抓得不禁發出了聲音來。

由厚厚的木頭所造成的牆壁，吸血鬼居然可以像穿透紙張一樣輕易把手穿過，可見它們的力量並非人類可以媲美的。

而池道二號雖然手腳被扼住但也馬上回過神來開始跟吸血鬼角力，他咬緊牙關，全身的肌肉繃緊，腦門上青筋暴現，本來正以緩慢的速度陷進牆壁裡的身體慢慢的離開了牆壁表面。

如果是我們兩個的話，單單是被那樣的怪力抓着手腳恐怕骨頭早已粉碎性骨折了，而他居然可以抵受到這樣的力量.....

為了得到這能跟怪物對抗的身體，他到底付出了多少的代價.....

「可惡！」池道看到二號的狀況後不禁萌發出想要幫忙的念頭，他徑直的朝二號身邊走去想要幫忙，但他的手接觸到吸血鬼的肩膀時卻像空氣般穿透過去。

「別廢勁了，池道。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干擾這一切的，對我們來說他們就只是『影像』，是一些過去已經發生了的『事實』，對於這種事我們能做的就只有『觀察』。」

雖然話是這樣說，但池道的心情我還是能夠理解的，如果我看到一個長得酷似自己的人陷入困境中還

是會替他感到着急的。

不過.....這個擔心好像有點多餘了，因為池道二號已經把抓着自己右手的吸血鬼的手給整隻扯斷了。我能聽到發自牆壁後的慘叫聲，鮮血正如湧泉般從斷肢處噴出來。

池道二號拿着利劍的右手終於空了出來，他毫不猶疑就用劍把依附在自己身上的所有手給砍掉然後一躍身跳開遠離了那房子。

「漂亮！」池道看到這一連串的動作後激動得大叫了出來。

吸血鬼的慘叫聲在房子裡此起彼落，但過了一會後居然沉靜了下來，房子裡什麼聲音也沒有發出。

池道二號一刻也沒有放鬆，但他紮起馬步，雙手握劍平放到腰間然後閉起了眼睛.....看來他是在想既然看不到那就用耳朵去感知吸血鬼的位置。

殘留在牆壁上的鮮血一滴一滴的掉到地上的血潭中發出了「滴噠」聲，在如此緊張的氣氛下，每一秒都過得像一分鐘那樣的漫長。

在寂靜過後，三隻吸血鬼紅着眼睛破牆而出，它們怪叫着揮舞剛剛再生連皮膚都沒長出來，還能看到肌肉纖維的爪子以驚人的速度直往池道二號奔去！

危機已經逼近但池道二號還是閉着眼睛站在原地不動，這下子連我都替他緊張起來。

動啊！白痴！怎麼還站在那裡？？？

說時遲那時快，吸血鬼們已經以迅雷以勢來到了他面前，它們同時揮舞爪子發動攻擊想要致池道二號於死地。

但只見劍光一閃，三顆人頭已經落地，失去腦袋的身體無力地跪坐了在地上，源源不絕的鮮血從大動脈中噴到地上，剎那間血流成河。

速度之快就連我也沒看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池道就更不用說了，現在他驚訝得攏不上嘴地看着眼前的這一切。

而池道二號已經在用吸血鬼屍體身上的衣物在清理劍身上的血跡。

被斬首的吸血鬼似乎就無法再生了，雖然它們的頭還在地上張着嘴巴不知道在說什麼，但失去頭部的身體沒有再長出新的腦袋，而頭也沒有從頸下重新再長出身體。

只要把它們的頭弄掉接下來的就是等待天光就可以了，沒想到居然在這種地方找到吸血鬼的弱點。

唉.....真丟臉，人家一個人就已經能夠獨力單挑三隻吸血鬼，而我跟池道兩個人還不弄不定一隻。

再看池道二號，雖然他沒有表現出來但我還是感覺到剛剛那場戰鬥消耗了他相當多的精力。

村子被毀、同伴被殺、突如其來的襲擊等等，要是普通人面對這樣絕望的場面時恐怕精神早就被摧毀，無法戰鬥了。

然而，命運似乎不想讓他有一刻休息的機會，剛才的戰鬥完結還不到五分鐘新的危機又再次朝他逼近了。

十多隻吸血鬼聽到有騷動紛紛從村子裡走了出來，把池道二號包圍住了。

高手如他也沒法從這樣的圍攻下全身而退吧？我把注意力放到他的臉上想要看看他現在的表情。

我本以為會從他臉上看到一絲絕望的表情，但我猜錯了，現在的他一臉不悅的看着手上的寶劍。難……難道是因為才剛擦好沒多久的劍又要被血沾污所以感到不高興？

他嘆了一口氣然後又再次合上雙眼擺好架式，而吸血鬼以為他是放棄掙扎一下子全都張着利牙往他那邊湧了過去！

劍士不慌不忙的站在原地等待着機會，在一定數量的吸血鬼快要接近到自己時，高舉着寶劍的雙手以極快的速度在身邊劃了一個完美的圓形。

「啪滋……」

「啪滋……」「啪滋……」「啪滋……」

劍能觸及的范圍內所有的吸血鬼全都被砍成兩截，無一例外。血液從動脈中以噴射方式被擠壓出體外，每一具身體都有一股血泉從體內噴至兩米多的半空，剎那間村子裡下起了一場短暫的「血雨」。

距離當時有四百多年之久的我看着這段回憶彷彿也能嗅到那股血液的腥臭味。

然而，剛剛那一擊並沒有把全部的吸血鬼打倒，還有數隻漏網之魚正張着嘴巴享受着從天而降的鮮血。

池道二號錯愕地張大眼睛看着那幾隻吸血鬼，因為那幾隻吸血鬼不是別人，正正就是方才進村時受到吸血鬼埋伏的獵人同伴！我第一次從他的表情中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他拿着寶劍的雙手開始顫抖起來。

曾經的同伴，如今的吸血鬼。

看着它們貪婪地吞食着天上的鮮血，不知道池道二號當時心裡是想着什麼……

哀傷？憤怒？無力？

唯一可以肯定是他現在一定感到很難過。

在他失神之際，一隻吸血鬼對他發動了奇襲，它揮舞着利爪以極快的速度抓傷了池道二號！正當那隻吸血鬼得意洋洋想要舔一下自己爪子上的鮮血時，卻發現自己的手不知就在什麼時候已經被池道二號砍了下來了！它立馬就痛苦得倒在地上打滾。

而池道二號把劍插了在地上作支撐然後低下頭檢查，現在他胸口上多了三道抓痕而且每個傷口都被抓得相當的深，血正不停往外流着。

「血雨」終於停了，而那些曾經的戰友正慢慢地注意力從天空轉移至劍士身上，它們用衣袖抹着嘴角的血液然後以貪婪的眼神看着池道二號。

看着無藥可救的同伴，池道二號流下了兩行眼淚，混和着從吸血鬼體內噴出的鮮血，眼淚變成了血紅色在他的臉上留下了兩道血痕.....

第七話　完

八(上)

往日的同伴如今已化為魔物，劍士含淚高舉手中的寶劍，轉眼間他就成為整條村子中唯一站立的人。

這時候一絲曙光從山的那端照進村子裡，吸血鬼的殘骸全都化成為灰燼隨風四散，原本還熱熱鬧鬧舉行祭典的村子，如今變得死寂一片，劍士落寞的看着這陌生同時又熟悉的地方。

影像到此又變得模糊起來，看來是一件事件結束後就會自動跳到另一個事件的影像中。

「原來強者也不是這麼好當的.....」池道的樣子看上去不太高興似的。

「為什麼突然間這樣講？」

「你沒有看到上一段影像所以你不清楚，剛才變成吸血鬼的獵人中，其中一個是他的弟弟。」

「居然還真下得了手啊.....」

如果是我的話下手時肯定會猶疑，然後結果可能就是被吸血鬼把握機會給幹掉。

圍繞着我們的霧氣慢慢的褪去了，新的影像又再出現在我們面前。

這一回我們來到了一個樹林之中，天上烏雲密佈而且還下着微微細雨分不清到底是白天還是晚上，唯一可見到的光源是池道二號手上拿着的火把，他獨自一人跑到這裡是想幹什麼？

我跟池道都不敢怠慢立馬就緊貼着他的步伐跟了上去，他在樹林中左穿右插的身手極為敏捷，要不是我們可以直接穿過樹木恐怕早已跟丟了。

在跟着他走了差不多十幾分鐘後我們終於來到了一個巨大山洞的面前，途中不斷有吸血鬼從隱密的地方跳出來襲擊池道二號，但全都死了在他的利劍之下。

池道二號想也不想就直接走了進山洞，然而到了這個時候畫面突然又模糊起來，當畫面變得清晰時，池道二號已經在跟那個因許願而變成吸血鬼的中年男人在對決着。

不會吧.....難道說池道二號的真實身分是.....
「發生什麼事了？」池道對快進了的影像感到十分疑惑。

「我也不知道，專心點看，別老是問問題！」

這時候的池道二號已經傷痕累累，他氣喘着拿着劍跟被砍得七零八落但不斷再生的吸血鬼在對峙着。

從四周已經被破壞得相當嚴重的場地來推斷，看來他跟這吸血鬼已經打了有相當長的時間了，不過苦於這吸血鬼可怕的再生能力所以才一直沒有分出勝負。

這吸血鬼的肉塊似乎是有自我意識似的，即使被砍得四散仍然會自己聚合在一起，然後癒合。

那中年男人一臉嫌惡的看着池道二號，口中說着我聽不懂的語言，然後就朝他發起了進攻。

它的速度比起其他的吸血鬼要快上更多，果然是元祖級別的吸血鬼.....是子代級別沒法媲美的能力。

池道二號拿着寶劍吃力地格擋着所有的攻擊，連防守都這麼困難就別說進攻了，這樣子下去落敗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突然間池道二號手中的劍被吸血鬼打到脫手了，吸血鬼臉上露出「得手了」的表情，正當它準備下毒手時洞穴內突然劇烈震動起來，池道二號站不穩倒了在地上躲過了這一致命攻擊。

而洞頂的岩石更是崩塌起來，其中一塊巨大的岩石不偏不倚的朝吸血鬼的位置墜落，吸血鬼雖然也及時躲開但一隻腳卻被岩石壓住了，劇痛讓它也慘叫出來。

一個穿着獵人打扮的女孩從洞頂崩塌之處跳了下來，得意洋洋地看着池道二號。而陽光也透過缺口照射進黑暗的洞穴中，吸血鬼正好就被陽光曬個正着。

「啊.....那個女的是他的老婆。」池道看着那女獵人說。

不是吧.....這麼可愛的女孩配他有點浪費了吧？？？

池道二號看到自己老婆後不但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有點生氣起來，可能是不喜歡她偷偷跟來這種危險的地方。

元祖吸血鬼就是元祖吸血鬼，在被紫外光直被照射的情況下居然沒有完全化為灰燼消失掉，全憑它那高速的再生能力，被照射到化為灰燼的部位轉眼間就再生出來了，由於再構造的速度大於陽光的破壞速度，所以它還可以保持自己的形態不滅，但代價是要承受那因化灰而產生的強大痛楚。

現在它正因為陽光的照射而發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

池道二號見機不可失，他把老婆跟來的事放在腦後，接着就衝了過去拾回了自己的寶劍準備解決那元祖吸血鬼。

現在它的再生速度跟被破壞速度已經達至一個微妙的平衡，如果一直把這平衡保持下去，它是可以免於被陽光曬死的，而池道二號想做的就是把這平衡破壞掉讓破壞的速度遠高於再生來置它於死地。

然而那吸血鬼也不是智障，它用沒有被陽光燒毀的眼睛看到池道二號拿着劍朝它走去後，馬上就當機立斷用爪子把被壓着的腳砍斷，然後就滾進陰影中逃跑了。

而池道二號卻在這時候倒下來了.....

「島上的一名勇士憑着一己之力把除了他以外的吸血鬼全都消滅了，而那吸血鬼也因身受重傷而在島上某個地方沉睡起來。」

我回憶着歷史書中的內容，看着倒在地上傷痕累累的池道二號，他一路上獨力砍殺着吸血鬼，現在更把元祖吸血鬼給打跑了。

這一切全都跟書上所記載的一樣！

這時候我卻感到全身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不是因為看到了有關勇士的影像，而是池道居然跟那傳說中的勇者長得如此相似。

這……也會是一個巧合嗎？

我看着池道的樣子開始沉思起來，而池道他過了好一會才發現我盯着他的樣子。

「怎……怎麼了？幹麻一直盯着我來看，怪不好意思的！」

「……你也會感到不好意思的嗎！？」

「還是說你想學他們倆現在做的事？」池道紅着臉說。

「他們？」

他們現在在幹什麼？我轉過頭一看發現那女的正在跟倒在地上的池道二號在接吻……

「來吧！我的夏娃！」池道嘟起嘴巴想要走過來，而我直接一巴掌甩了過去。

「啊……好疼……」他撫着發紅的臉頰說。

「你再瞎扯蛋我下次用的就是拳頭了！」我舉起握緊了的拳頭說。

「我看你突然那麼認真只是想中和一下氣氛而已嘛……」他委屈地說着。

「中你媽的頭……啊。」

沒等我說完畫面再次開始轉換了，而我也停止了跟池道交談。這一次是有關第二個許願者的影像。

晚上，在一個土堆前，一個男孩拿着猿猴之手來到這裡許願，猿猴之手發出詭異的光芒。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第二個願望應該就是『讓男孩已經死去的愛人再次復活』。

被生葬致死的巫女在猿猴之手的力量下以僵屍的姿態復活，破土而出的她混身上下都充滿着強大的怨氣，誓要把當時有入侵犯她的人全都殺掉，而許願復活她的男孩發現居然是以活死人的模樣重生後嚇得想要逃跑。

而巫女一邊咒罵着他的無能，一邊走到男孩面前然後用力把他的腦袋從頸上扯了下來……紅色的鮮血沾滿了她正在腐爛的身軀。

她腳步蹣跚地一步一步朝村子的方向走着，沿路上她不斷襲擊在村外工作的村民，被襲擊致死的村民全都被她同化為僵屍往村子走去。

慢慢的就形成了一行數十隻的僵屍隊伍。

而勉強打敗了元祖吸血鬼的池道二號正在養傷，他現在全身都被他老婆用裝有藥草的布包裹起來，看

來那一場戰鬥他受的傷也很嚴重。

但他聽到村子正在被僵屍襲擊後不顧老婆的阻止立馬就從床上跳了下來，拿着寶劍往外走了。

雖然同樣為魔物，但僵屍比起吸血鬼就差上了許多，行動緩慢的僵屍群一瞬間就池道二號全都砍倒了。

但巫女在再次面對死亡時不斷咀咒着池道二號以及島上的所有人，如果根據記載她是在這個時候對這個島下了咀咒。

『在她被死後，島上所有人在死後都會面臨和她一樣的命運』，只要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在死後必然會以僵屍的姿態復活。

巫女的亡靈在肉身死亡後就被解放出來，她尖叫着在空中不斷咀咒着所有的活人。

而池道二號則無奈地看着巫女由僵屍化為怨靈，正當他以為危機解決時，沒想到這場危機是以巫女的死作開端的.....

島上無數的死者不論是最近因吸血鬼事件死亡或者是已經逝世很久的，全都突然間在墳地中破土而出朝村子進發.....

已經身受重傷的池道二號和其他生還者在不斷砍殺敵人，但是由於僵屍的數量太多，慢慢的生還者全都成為了僵屍大軍中的一分子。

最後只剩下池道二號和他的老婆在奮戰着。

雖說僵屍是比吸血鬼要好應付，但是面對着無窮無盡的活死屍來襲，如池道二號那麼強的人也開始有點吃不消了，再加上他的傷勢還沒有痊癒，就一場戰鬥在我的眼中看來就是他在不斷燃燒自己剩下的生命來為自己的愛人開路。

根據那些僵屍的特性，只要他們倆個能堅持到天光，陽光就會把所有的僵屍全都燒死。

他們倆個人連砍帶跑的一路殺着僵屍，一邊往山上跑，他老婆雖然武藝上比不上池道二號但比起一般人來講還是好上了不少，最起碼在逃跑的過程中她沒有成為負累，而且還多次救了因傷痛而走神的他。

「加油.....」池道看着他們如此的拚命不禁幫他們打起氣了。

可惜啊.....你的打氣是沒有用的，池道。

因為.....他們的結局我們早就知道了，現在只是要搞清楚把這島上傳說傳播出去的人是怎麼逃離這個島的。

以我的估計.....應該就是他的老婆了。

二人艱辛地來到了山頂，但這已經讓他們耗盡了全身的氣力，現在池道二號帶着自己老婆爬上了一塊巨石之上，腳下的僵屍在不斷怪叫着但又沒有辦法也爬上去攻擊他們倆。

池道二號現在的臉色已經變得一片蒼白，毫無血色可言，身上的繃帶被從傷口滲出來的血給染紅了。

現在的月亮已經開始西沉，太陽過不了多久就會出來了。

而池道二號也因為失血過多而變得迷迷糊糊的，他從懷裡掏出了猿猴之手然後嘴裡喃喃自語得許下了第三個願望。

『把這個島的存在抹殺掉，不要再讓其他人進來也不要讓任何人出去』

猿猴之手同樣再次發出了詭異的光芒響應了這一個願望，而這時候他的老婆苦笑了一下溫柔的依靠在池道二號身上。

看來是放棄掙扎的樣子了。

「為什麼.....他不許願讓所有的僵屍消失或者讓一切復原啊？」池道疑惑地問到。

喔.....難得地出現了一個好問題。

「大概是他當時沒想到吧？」我指了指已經快要陷入昏迷的池道二號說：「你看他現在的狀況，我認為能從村子堅持爬到這裡來已經能算是一個奇蹟了，這種事換成你和我根本就不可能從這麼大群僵屍攻擊中生還。」

不過.....這只是我其中的一個推測而已，我覺得他可能已經考慮過這一個問題了，如果許願「讓一切回復正常」誰會知道猿猴之手又會以何種的方式來實現？更何況這樣宏大的願望猿猴之手真的能夠實現嗎？而池道二號又會因此付出何等的代價？
而抹殺存在的代價馬上就應現在他的身上，池道二號的雙腿「嚓」的一下就憑空消失了，血如泉湧不斷從傷口裡流出來不管他老婆怎麼按壓也止不住，以這出血量來看不用三分鐘池道二號的生命就會完結了。

這時候最重要的時刻來了，池道二號勉強地從懷裡拿出了第二隻猿猴之手，妻子錯愕地看着他再次許下願望，同樣地猿手也發出詭異的紫光響應了願望。

妻子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就瞬間消失了，看來傳送的方法是以瞬間移動方式實現。而她臨走前曾經伸手抓住池道二號想要把他一起帶走，而這隻手可能因為偏離了傳送座標而沒有被傳走，就那樣被活生生的給切除留了在池道二號身上.....

池道二號看到愛人失去了一隻手後臉上的表情變得痛不欲生。

明明.....自己雙腿齊斷時任何痛苦的表情都沒有，這.....就是愛嗎？

痛苦過後池道二號面無表情，但不難從中看到了幾分落寞，是因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愛人沒法在旁相伴？

月亮已經完全沉入海裡了，不用多久太陽就會昇起。

而接下來的事我們大家都清楚.....

池道二號為了不讓自己死後也成為僵屍的一分子，於是如風中殘燭的他用盡全身的氣力揮劍把自己的腦袋給砍了下來。

一絲曙光從東方照射到大地上，成群的僵屍在接觸到陽光後全都化為了飛灰在空中飛揚着。

真可惜.....明明就差那麼一點了，說不定知道僵屍怕陽光後會改變他的想法，而他也不一定會死了。

這一段的影像該告一段落了吧？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女鬼的屍體所在地和生還者如何離開這荒島了。這一隻手如果沒有估計錯誤的話應該還有兩次的許願機會，就算每次只能傳送一個人也夠我跟池道兩個人用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先去找女鬼的屍體解除我身上的咀.....

「樂樂！你快看上面！」池道指着天空大喊，中斷了我的思考。

我隨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發現了有一個透明的綠色球體在半空懸浮着，而裡面還有一個人！

仔細一看.....居然是池道二號的老婆！她不是被傳送走了嗎？怎麼還在這裡！

而她極度悲傷地看着地上丈夫身首分離的屍體在痛哭着，在這一切完結後綠色球體在天空中像剛剛她消失那樣不見了。

這.....難道就是代價了嗎？

「看着深愛着的人在自己面前自殺而亡」

這一幕恐怕已經深深地烙在她的腦袋裡了吧？往後的生活中她將會背負着這沉重的傷痕來活下去.....

猿猴之手.....你也真夠狠的。

八(中)

曾經熱熱鬧鬧的這個島如今卻變得死寂一片，現在找遍島上任何一個角落恐怕都不會再找到一個活人。

而這些不幸歸根究底全都是因為猿猴之手而引起的。

但是.....

錯的真的是猿猴之手嗎？

不.....

我認為錯的是跟它許願的人而已。

隨着天空傳來的一聲鳥鳴後，眼前的一切全都模糊起來，不過跟過去的那幾次的有所不同，這一次在影像全都褪成黑色後卻再也沒有新的影像出現。

我全身突然感到輕飄飄的，有點像飛機失事墜落時那無重力的感覺，接下來我大腦突然有一股強烈的睡意來襲，儘管我曾經睜大眼睛不讓自己入睡但很快我就被那睡意打敗了陷入了睡眠之中。

.....

.....

.....

在過了不知道多長時間後，我終於從昏睡中清醒過來。

「這裡是.....什麼地方？」我艱辛地張開了眼睛看着四周的廢墟說。

池道現在正躺在一塊腐爛了的木板上呼呼大睡，看樣子應該沒事。

不對.....原本我們不是在一個地下的祭壇裡嗎？怎麼突然間就來到了這裡？

本來漆黑陰暗的洞穴不見了，現在的我們正躺在一個空曠且觸目皆為頹垣敗瓦的環境中。

頭頂上的天花變成了藍色的天空，那塊巨大的水晶也消失的無影無蹤。

難道這又是另一段回憶？我伸出手摸了摸旁邊的石頭，手沒有像幽靈般穿過石頭，我能把手確實地放在石頭的表面上，雖然從指尖上沒有傳來任何感覺但我能確實地摸到它說明我們已經從水晶的回憶中回到現實世界裡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拍了拍身上的塵土站了起來然後往池道身邊走去。

「喂，池道，別睡了。」我輕輕地推了推他的肩膊一下。

但池道沒有理會翻了個身後就繼續作夢。

「ZZZZzzzzZZZZzzzz.....」Zz(´-ω-`*)

(╬˚˚)！！！

竟然敢無視我！

「喂！天光了！趕快起來！」

「ZZZZzzzzZZZZzzzz.....」Zz(´-ω-`*)

(╬⊙⊙)　！！

還睡！！

(ﾉ'□')ﾉ ︵┻━┻

「起來了！！！！！！」我憤怒地大叫着然後就用力掀起了他躺着的木板，池道就像輪子一樣滾了下地重重地撞到地面上去了。

「嗚啊！！！！！」如我所料的一樣那傢伙發出了慘叫聲。

很好.....醒來了！

頭髮亂糟糟的池道睡眼惺忪的按着額頭從地上爬了起來：「痛、痛！撞到頭了！」

「早安。」

「喔，樂樂.....早啊！」池道瞇着眼睛伸了個大懶腰說。

他揉了揉眼睛發現頭頂上居然是太陽和藍天後也吃了一驚。

「欸？我們.....我們不是在地下祭壇嗎？什麼時候來到這裡的？」池道不解地問。

「這.....我也不太清楚，我跟你一樣醒來後就來到這裡了。」

池道站了起來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後說：「可是這裡不就是在村子的附近嗎？」

村子的.....附近？

「難道說你知道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嗯。」池道搔着頭說：「在那水晶裡我有見過那勇士打獵時經過這裡，只要往東走沒多久就會回到

村子裡了。」

我聽聞後點了點頭。

女鬼的遺體就在村子那邊，若果想要破壞它來解除我身上的咀咒的話還是需要先往村子走一趟。

而勇士的遺體.....我抬頭四處張望來尋找着影像中勇士自刎的山頭，喔！找到了！不過它的位置跟村子正好是相反方向。

欸.....該先去哪裡好？

我想了想後還是覺得先去拿猿猴之手比較穩當，畢竟它是我們離開這裡的唯一希望。

話說回來，這太陽曬得我好難受啊.....我的第六感告訴我再站在太陽下的話，陽光就要把我的皮膚給灼傷，所以我急忙找了一個陰涼的地方躲避陽光。

為何現在我有種無法直視陽光的感覺？

池道見到我的舉動後好奇地問：「你怎麼了？」

「你不覺得太陽很曬嗎？」

「很曬？」他抬頭看了看天空又說：「不會啊？這不跟平常的太陽差不多？」

「可是.....我就是覺得被陽光曬着很難受啊？」

「.....？先不提太陽了，我們還有沒有備用食糧在？」

對了，由於女鬼的咀咒我現在連飢餓感都失去，不靠池道來提醒恐怕我會一直忘記進食直到手腳沒法動彈為止。

我翻找了一下包袱，現在的食水和糧食頂多夠我們兩個吃一天而已，要爬上那個山頂勇士可能只需幾個小時，但以我的估計我跟池道要爬上去恐怕最快也要花個一天半的時間，這是以一路平安、沒有發生任何突發事件以及我們沒有迷路的情況下推算出來。

但我覺得現實是沒有那麼美好的，所以當務之急是要在一天之內找到可以食的東西才行。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陽光好刺眼.....約莫是下午一點左右吧，還有足夠的時間去找食水和糧食。

我們還得在入黑前作好夜晚的準備，誰知道這裡會不會有什麼猛獸或者那女鬼或吸血鬼突然間殺出來？

我把一瓶水和罐頭扔了給池道後就各自坐在地上吃東西來補充體力了。

池道在用石頭砸開了罐頭後就自顧自的大吃大喝起來，而我則偷偷的檢查着女鬼在我肩膊上留的傷口。

掀開了上衣一看還是老樣子，紫黑色的一片，從外觀上來看沒有發覺到有什麼改變，我稍微用力按了下去還是有少量紫黑色的血水從傷口裡滲出來。

雖然看起來是短時間內是沒有大礙，但身體上開始出現有微妙的改變讓我想盡快把女鬼的咀咒解掉。

「腫摸了？惡惡？」池道嘴裡塞滿食物含糊不清地說。

「沒事，你吃完再說話好不好？」

池道為了幫助自己把食物嚥下去，拿起了水瓶就猛灌起來。

「呼.....差點就餓死了。」他一邊說着一邊很順手的把手中的空瓶扔掉。

我看到後馬上就走了過去把水瓶撿了回來：「喂喂！你幹麻把水瓶亂扔啊？」

「啊？這裡又沒有垃圾筒.....所以我就隨便扔咯？」

蠢貨.....

「不！我講的不是什麼保育自然什麼的，而是你居然把這麼重要的東西順手扔掉，我真是搞不懂！」

「空瓶子有什麼珍貴的.....」

「那你以後見到有河流或者湖，你用什麼東西來盛水？」

要說到這個層面上池道這傢伙才恍然大悟，唉.....帶着他我真的能逃離這個島嗎？

八(下)

我在胡亂地隨便吃了一點東西後就站了起來四處張望，尋思着哪裡可以找到食物和食水。

而池道看到的左顧右盼後就開口問我：「你在找什麼啊？」

「還用問嗎？當然是在看看哪裡會有可能找到食物和水啊！」我沒好氣地說。

根據我的記憶，我在影像中並沒有看到村子裡有井之類的東西出現過，也就是說島上的人並不是靠地下水泉作為食水來源的，那麼在村子的附近有河流的可能性也是相當高的。

加上村子裡有獵人的存在，而獵人的存在意義無非就兩個，一就是打獵為村子提供食用肉，二就是去除危害村人的野獸，也就是為民除害。所以說這邊應該是有野生動物的存在才對，不過我依稀記得池道二號曾經狩獵過一隻相當大的巨熊.....希望我們兩個不要碰上那巨熊的同伴或者後代就好了.....

「好.....我們走吧？」說罷我就打算往北邊走起來。

但是卻被池道給打住了。

「那邊不行啊，樂樂。」池道一臉認真地說。

「欸？為什麼？」我挺驚奇池道居然會這樣說。

「往那走有機會碰上猛獸喔，如果想找地方休息的話往南方走一段路的話應該會找到以前獵人們用來暫住的小屋，而且在那邊能找到比較容易對付的動物，像是野兔和野雞什麼的。」

對啊.....池道曾經看過一些有關獵人們的影像，看來他是把這裡附近的地標都給記下來！

不過，還是不能盡信他，這傢伙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楚，說不定到時去到那裡才發現把野獸棲息地和獵人小屋的位置記錯了。

所以我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想法跟着池道後面去找那個獵人小屋，但一路上的環境變得愈來愈陰森，樹木也長得十分猙獰的樣子，氣氛也十分怪異.....

「喂！池道！你肯定是這個方向沒錯吧？」我不放心地問。

「沒問題的！你放心好了！是這邊準沒錯！」他拍拍胸口自信地說。

「不！你叫我放心往往就是最不能放心的時候.....」

我打住嘴了。

因為一間古舊且破爛的小木屋出現了在我們兩個面前，小木屋早已因為早久失修而變得無法居住，但看來是他口中所說的獵人小屋沒錯了，不過能不能住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它的出現起碼証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池道終於沒出錯了！

我激動得都快要哭出來了！

「你.....你沒事吧？樂樂？」池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他X的來了這麼久終於有這麼一次是不拖後腿的.....」我淚流滿面地說。

試想想，叫他抓魚都可以引來僵屍結果抓到的魚都不能吃了，叫他拿着罐頭結果拿了一袋子石頭！！

這傢伙分明就是撒旦派來阻撓我生存的惡魔啊！

現在居然什麼狀況都不出就順利把我帶到這小木屋面前，我他X的都快要燒香還神了！！！

在激動過後，我跟池道走進了小木屋裡面，裡面不大大概有四百多呎左右吧，能容納幾個獵人在裡面暫住了，天花早就被吹走了，而且滿地都是灰塵和被蟲蛀掉的小孔，裡面基本什麼家具都沒有，唯一的家具就只有正中間有一張大的石製桌子，因為是石製的關係過了四百年還能保存下來。

我好奇地走到桌子旁邊摸了起來，感覺很沉實的樣子。

「這石製的桌子的製作手法有點眼熟，看起來跟我誤闖進去的那個吸血鬼墓穴裡吸血鬼被釘在上面的石椅有點像。」

「啊！說起來那個追殺我們的吸血鬼，在四百年前也是一個獵人喔！」池道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

「.....你這傢伙能一下子把重要的東西全說完不？」

「暫時沒了！」

「那麼他怎麼變成吸血鬼的你有看到嗎？」

池道搖了搖頭：「我只是看到他有出現在勇士的影像裡而已，況且吸血鬼事件我不是跟你一起看的嗎？水晶又沒有提及到有關他的事。」

不過以他被生葬的情況來看，他肯定不是一個受大家喜歡的人物。

接下來我們就在屋子裡尋找一些能用的工具，畢竟曾經是獵人暫住用的屋子，把有用的工具放在裡面也是應該的吧？

我們翻找了一下果然被我們找到了一些繩子和小刀，但是經過四百年時光後，繩子早已腐爛得不行了，而且小刀也風化生鏽得十分嚴重，輕輕碰了碰刀尖就整把化成了粉末.....

「不行啊.....這些東西已經不能用了。」我失望地說。

「那邊還有一個櫃子，我去找找看。」池道說完後就徑直走向了放在牆邊的櫃子。

而我則繼續在屋子裡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還沒被搜索過，但是屋子裡真的接近是家徒四壁，一看就已經看清楚整個屋子的狀況，根本就不存在有看漏的地方。

「樂樂！你過來看看！」池道高興地招呼我過去。

喔？看來是找到什麼東西了。

池道手裡抱着一個瓦罐子，大小跟足球相若而且保存得相當完整，只是外表上有點輕微的刮痕而已，罐口被一個蓋子給蓋住，看來裡面應該是封存了什麼東西才對。

「打開來看看吧。」

「嗯！」

池道興奮地用指甲去把蓋子揭了起來，打開後還沒看清楚池道就難受的摀住鼻子扔下了罐子。

「啊！！！好臭！這是什麼東西啊！！」

在池道扔開罐子的時候，一些黃色的粉末從罐口撒到了木造的地板上。

「臭死了！」池道原本以為會有什麼有用的東西在裡面，但發現是這些不知名的粉末後感到大失所望。

咀咒讓我失去了嗅覺，所以我現在可是什麼臭味都沒有聞到，但以池道誇張的表情來看，那些粉末應該是挺臭的。

我現在唯一擔心的是這些難聞的氣味會否有毒，雖然我想獵人們總不會把這麼危險的東西放在自己休息起居的地方。

但這些粉末都已經封存了四百多年，說不定會變質釋放有毒氣體也不釋奇，不過從外觀來看，這些粉末應該是.....

「池道，你形容一下那些味道聞起來像什麼？」

「很臭啊啊啊啊！！！！」他摀着口鼻在屋子裡來回奔跑。

「.....我知道很臭了，但這種描述太抽象了我根本沒法理解。」

「聞起來好像.....好像臭雞蛋的味道！！」

臭雞蛋的味道嗎？我大概知道這玩意是什麼了。

池道現在玩起憋氣來，臉給憋的漲紅起來。
這個白痴啊.....

「你要是真的覺得那麼難受，為什麼不出去屋子外面呼吸？」

「啊！」他忽然恍然大悟，然後就奪門而出。

唉.....我搖了搖頭然後彎下腰用衣角沾了一點黃色粉末拿到眼前觀察。

如果我的推斷沒有錯的話，這些粉末應該就是硫磺。

對於經常去到樹林打獵的獵人來說，這些粉末可是能夠起到相當重要的護身作用。

那就是驅蛇。

在野外環境中有蛇是並不稀奇的，但在雜草橫生的樹林裡要看清楚蛇的蹤影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說要防範蛇是一份相當不容易的事。

而進入樹林裡打獵的獵人難免就要跟蛇來打交道，如果是沒毒的那還好，但要是碰上了有劇毒的蛇，在這個欠缺血清的島上致死率一定是相當高的。

因此為了自身的安全著想他們就需要有驅蛇的手段，那就是使用硫磺。蛇這種生物是十分害怕刺激性氣味的，而散發着臭雞蛋味道的硫磺就是牠們的剋星了，牠們一旦嗅到了硫磺的氣味就會躲得遠遠的。

所以獵人在打獵時都會在鞋子上適當地拍上一些硫磺粉作防身之用，但也不能過多，因為這種刺激的氣體不但蛇能聞到，獵物也會聞到的。

拍了太多在身上無疑就是提醒獵物「有人來抓你了！」

但話說回來，我們多次在樹林裡遊走卻一次也沒有碰過蛇還真是走運啊！

欸.....

雖然是撞上了比蛇更麻煩的東西。

我拿起了那罐硫磺送到石桌上然後朝門口走去看看池道那傢伙現在在幹什麼，但我出去以後卻發現他人不知道跑到那裡去了。

「可惡.....少看一眼都不行，那白痴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池道！！！」

「喔喔！我在這吶！」從屋子的背後傳來了池道的聲音。

「真是的，走開也要講一下嘛！」我碎碎唸的朝屋的後方走去。

沒想到我走到那裡以後卻看到池道被一群約莫十來隻的兔子給包圍着！牠們好奇地看着坐了在地上的池道，就連我走到那邊後也不跑不走的，這情況讓我感到十分好奇的。

「樂樂！你看！這些兔子不怕我呢！」池道高興地說。

兔子是出名膽小的動物，對任何生物都抱有介心，只要一有些許動靜就會馬上逃跑。不過看來是島上

的人類已經絕跡了數百年，這些兔子根本就沒有見過人類，所以第一次見到人類的牠們現在是好奇心大於介心吧？

很好.....很快牠們就要為這種好奇心付出代價的了。

「池道.....趁牠們還不了解我們趕快抓兩隻來當晚餐吧！」我刻意壓低了聲線，生怕講話太大聲會把兔子給嚇跑。

「啊？不要！」池道張着嘴巴很驚訝的看着我，彷彿我剛剛講了什麼十惡不赦我話似的。

接下來他更用手去驅趕那些圍在旁邊的兔子，而兔子們受到這一騷擾後出於本能地四散跑開了。

「快點跑！不然我就要把你們抓起來吃了！」池道開心地看着兔子們的背影說

「蠢貨！這麼好能抓到兔子的機會，你居然.....」我看到他把快到嘴邊的肉趕走後氣得講不出話來。

「不！我只是覺得像剛剛那樣子來抓牠們的話.....好像對牠們有點不太公平。」

恐怕現在我的血壓升上一個新的高點了。

「抓到手就行了！你管公平不公平幹什麼？？？」

「雖然我也講不出為什麼但是在剛剛那個情況下，我覺得就是不應該出手，不過你放心好了！待會兒如果路上見到有兔子的話我一定會去抓的！」

「有簡單輕鬆的方法你不用，偏偏就要用困難的，唉！」我無力地嘆了一口氣。

「不用擔心！我跑得比兔子還快，一定能抓到的！」池道一拍胸口自信地說。

「對！你不單止比兔子跑得快而且你比豬還要蠢！」我沒好氣地說。

九(上)

夜幕低垂，我坐在木屋外築起了篝火，沒想到天居然這麼快就黑了，由於池道把兔子放走後我們再也沒有抓到任何獵物，所以今天晚上我們並沒有東西可以吃，而池道全身軟趴趴的面朝下躺了在地上正不斷地嘮叨着。

「好餓.....」

「嗯。」

「肚子好餓哦.....」

「喔。」

我忙着在為篝火添柴所以沒有理會他，結果他見沒有反應就耍起性子來了，他賴在地上手亂捶腳亂蹬的大吵大鬧着。

「我餓了！我餓了！我餓了！我餓了！我餓了！」

.....

裝着沒聽見好了。

沒想到那傢伙居然變本加厲，居然跑到我耳邊吵起來了！

「我餓了！我餓了！我餓了！我餓了！我餓了！」

「吵死了！！」

「可是我真的餓了.....」池道可憐巴巴的看着我說。

「活該！叫你抓又不抓！現在現眼報了吧？」

「可是在那情況下抓牠們的話就太卑鄙了！」

「那你現在只好為你的騎士道精神付出相應的代價了。」我把一根枯枝折斷扔進火堆裡。

「嗚.....」

「別用像小狗般可憐的眼神來看我，我現在的身體可是不會感到飢餓的，只要在把我體內的能量全消耗前找到食物的話，我基本上什麼時候進食都可以的。」

我在享受不到進食時的愉悅同時也不會因飢餓而感到難受，這個也算有好有不好吧？不過飢餓其實就是身體對大腦發出的提示，在開始要燃燒儲存在體內的能量前，身體就會發出一些令人難受的訊號給大腦，而唯一可以抵消這種訊號的東西就是進食後的飽滿感。

就像是某些汽車在快沒有燃料時就會發出提示音，它會不斷提示着你直到你把車子駛進加油站把它加滿油後才會消停下來。

而兩者都是為了讓自己能及時補充新的能量，從而避免因體內的能源被耗盡而落入不能動的窘境。不過汽車不能動只要再重新加油就可以了，人要是失去所有能量就意味着死亡了。

所以我現在就像一架沒有油錶的汽車，只有到手腳發軟無法活動時我才會知道自己需要進食來補充能量。不過幸好的是我身邊還有池道這傢伙，只要他肚子餓時跟着他吃就能彌補這問題了。

「嗚……」

「……別在叫了！中午給你的罐頭呢？」

「全吃光了……」

果然這傢伙是有多少就吃多少，完全不會節省着來吃的。

「唉，怕了你了，拿去吧！」我把一個開了口的罐頭遞給了池道。

「你不是說已經沒有罐頭了嗎？」

「『是你的份已經沒有了』！這是我中午留下來打算晚一點吃的！」

「如果我把這吃了，那你怎辦啊？」

「沒事，我又不會餓，你吃吧。」篝火的火勢變小了，我趕緊又添了幾根枯枝進去。

只要在明天補充到食物就沒關係了，哼……感覺我剛剛這舉動也挺瀟灑的，池道這回應該會很能動吧？以後就能讓他乖乖聽我指揮了。

我滿懷期待轉過頭想看他感動落淚的樣子，沒想到那傢伙居然一點被感動到的樣子都沒有！！！而且還毫不客氣的拿起罐頭在狼吞虎嚥着！！！

……

……

……

我根本就不應該對這白痴存有任何期望才對！！！！

在池道吃完後，我們就輪流守夜起來，前六個小時我先去休息，然後再由我守至天光為止，還好這一夜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們很安全就渡過了這一個晚上。

回想起來，來到這個荒島後基本上好像每一個黑夜都有着什麼事情發生，害我守夜時總是提心吊膽的注視着四周，生怕有什麼危險會突然逼近，直到晨光初現時我的心情才能平伏下來。

因為這島上所有我覺得最麻煩的東西都是害怕着陽光的，不論是女鬼、吸血鬼或者是僵屍，只要太陽出來後都會自動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在看到太陽升起時我就有種「啊.....總算挺過去了」的感覺。

在我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叫醒賴床的池道後，他憑着回憶把我帶到了一條小河旁邊，河水大概有半米左右深而且看上去很清晰，偶然還能看到有幾條巴掌那麼大的魚在水中游動着，我一邊想着待會兒讓池道想辦法把魚撈上來一邊把幾個空瓶子放到河流中讓水灌進去。

但沒想到我把最後一個瓶蓋扭緊後才發現池道居然在上游位置的脫光光的在洗着澡！他愉快地哼着小曲在水中刷洗着身體，這不但讓清徹的河水瞬間變得污法不堪，原本還在水中暢泳的魚兒突然反着肚浮上了水面順着水流被沖走了！

「池道！！！！！！」

在我教訓了池道一頓後我改為走到河的更上游處來裝水，還好河水是在流動的，不然珍貴的食水就被池道全給污染了。

雖說這些生水應該煮沸後才飲用比較安全，但可惜我們手頭上沒有合適的工具可以讓我把水加熱消毒，所以只好冒險試着喝看看會不會有事了，不這我覺得這河水喝下去應該沒有什麼大礙的，因為它是流動着的所以這是人們口中講的「活水」，而細菌不容易在這種不停流動的環境下滋生，但如果像是湖泊這種不會流動的「死水」，飲用後出事的機會就比起喝「活水」的要來得高。

在食水裝填完畢後，我從懷裡拿出了一塊碎布放進河水裡稍微沾濕一下然後就開始拭擦清潔身體，我們雖然流落到荒島像個野人般活着，但如果想要健康地活下去，必要的衛生措施還是要做到足的。

洗澡或者是梳洗除了可以讓人有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外，還能把依附在皮膚上的污物清除，這些污物可能會是從外界沾上的東西或者是皮膚因新陳代謝而排出的廢物，如果任由這些污垢在皮膚上積聚會導致細菌滋生導致發炎甚致有可能會潰爛。

所以說洗澡除了在心境上對求生者有好處外，對他們的身體上還是十分重要的。

而我不選擇跟池道一樣脫光光跳進河中洗除了是因為我還有一絲做為都市人的尊嚴，還有我要是也跳進去洗的話，會讓我覺得這條不是河，而是澡堂！我喝的也感覺不再是河水！而是洗澡水！所以我選擇了用濕布來清潔身體，好讓我日後喝水時的觀感會好一點！

「嗯？」

正當我想再次用濕潤一下碎布條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光點在河的底部，在滿是沙子的河床裡這一個光點顯得十分醒目。

像是在呼喚着人來發現它似的。

我為了能看清楚那光點於是就把頭浸在水中，希望可以看得更清楚，仔細一看才發現那是一顆藍色的石頭。

是.....寶石？

我不顧全身都還穿着衣服就走進河裡把那石頭撿了上來，那寶石大概有半個拳頭大小，而且還是半透

明的晶體狀。

感覺就好像.....就好像.....

腦海突然閃現出地下祭壇的那塊巨大的藍水晶，雖然沒有什麼證據但我覺得這石頭跟那塊巨大的水晶應該是同一種物質。

這只是直覺而已。

「池道，你過來看看。」

這時候池道已經洗好並穿上衣服了，不過頭髮還是濕乎乎的在滴着水，他聽到我在叫喚他後就很快的走了過來。

「怎麼了？」

「你看。」我把手中的晶體遞到他的面前。

池道看到後並沒有太大的反應，我本還以為他會非常高興的說撿到寶物之類的。

「這個.....看上去很眼熟的感覺。」池道搔了搔頭說。

「是不是跟那塊藍水晶很像？」

「啊！對對對！就是那藍水晶！」

如果是那藍水晶的話敲打一下說不定又會有影像放出來，我握緊拳頭想要用力搥一下看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但.....

「等等！」池道阻止了我。

「啊？」我感到有點意外，要是平常的話最急不及待想要敲打的人應該是他才對。

「我現在對這個島上的寶石都沒什麼好感，先不說上次那藍水晶，要是敲下去又發生像那綠寶石的事情那怎麼辦？」

原來他是有這種憂慮啊.....不過這一次他還是滿有道理的。

「嗯.....是挺有道理的，不過在這大白天的我想再亂也不會有什麼的。」

要是敲了以後再有僵屍從地下冒出來，這陽光肯定能直接把它們全都燒死.....

天氣說變就變，我話都沒說完頭頂上突然就飄來了一朵烏雲把陽光給遮住了，剛剛還是陽光明媚的早上，忽然間變得十分昏暗。

就像太陽快要下山時的樣子。

「滴噠！」一點豆大的雨水落到我的臉上，隨後雨水像是從水盆傾瀉下來之勢落到地上嘩嘩作響。

「樂樂！該不是你撿起來什麼不得了的東西才這樣的吧？」池道有點不安地說。

從我撿到這石頭距離下雨還不到五分鐘，這雨來得不單止太突然而且卻好在我撿了以後再發生，池道這樣子想也是無可厚非的。

嗯……應該把它扔掉嗎？這水晶在水底時所發出的光芒不像是那麼不吉利的東西啊……

但是現實並沒有讓我多作思考……因為一個麻煩的東西出現了。

在暴雨中一個人影在河前面的樹林中慢慢步出。

在光線不太充足的情況下我仍然看到那映着血紅色的雙瞳，以及那白的像是死人一樣的膚色……

是前天一直追殺着我們的吸血鬼！

九(中)

雨勢開始有加大的跡象，豆大的雨點擊打在水面上泛起了陣陣的波紋，而地面上還未來得及滲入泥土中的雨水開始積聚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水洼。

積水的泥地可是一點都不好走啊.....

「樂樂！大白天的為什麼這吸血鬼會在這裡出現？」池道面朝着吸血鬼而腳則一步步的往後退着。

「理由恐怕只有一個吧？」我指了指烏雲密佈的天空示意池道：「太陽.....被遮住了。」

正因為陽光現在無法穿過厚厚的雲層，所以這吸血鬼才可以肆無忌旦的在白天下自由活動。

在最麻煩的時間遇上最麻煩的人.....

可惡.....怎麼我淨會碰上這種倒霉事？

在遠處的吸血鬼看來是發現了我們兩個了，它朝着我們倆的方向一步一步的走近。

「別廢話了池道，趁現在趕快逃吧。」我說完後拔腿就跑。

「往哪跑啊？」

「樹林！」

就像上次那樣利用樹木為障礙來甩開它吧！

地面在吸收了雨水後開始變成爛泥地，腳每邁出一步都會深深地陷入泥濘之中以致我們的行進速度相當緩慢。

但是吸血鬼並沒有因為泥濘而拖慢了速度，反而如履平地般在百米外以相當快的速度接近我們。

「快跑！」我見狀後嚇了一跳。

「我也想啊！可是這爛地不是我想快就快的。」池道吃力地在泥地中走動着，每走一步都留下了一個相當深的腳印。

還差幾步就可以衝進樹林裡面了但吸血鬼已經來到五十米左右的距離了，如果我還有感覺的話，此刻我應該能感受到心臟正以極快的速度跳動着。

我們跟它之間的距離在一瞬間就被拉近了如此之多，現在我除了能聽到雨點聲外還能聽到吸血鬼口中發出了類似野獸般的低吼以及池道粗重的喘息。

還有十步左右就能離開這片泥濘了。

而吸血鬼已經把距離縮短至三十米。

我們還差五步而已……

四步……

三步……

那低吼聲已經愈來愈近了……

「樂樂……我好累啊……」

「繼續走，別回頭看！」

兩步……
一步！

池道剛剛離開泥濘那一刻吸血鬼的爪子就從他的背後抓過！但是抓了個空！

「跑！」我拉着已經疲倦不堪的池道逃進樹林裡。

吸血鬼在我們的背後窮追不捨，還好現在我們有了在樹林中快速穿梭的技巧，吸血鬼雖然有着速度的優勢但是也追不上我們。

我們在樹木中左穿右插，身後不斷傳來樹枝被吸血鬼用怪力折斷的聲音……

- - - - - - ————————————————————————————————

「呼……呼……你還好吧？樂樂？」池道喘着氣慰問我。

「沒事……」我無力地坐了在地上。

好不容易終於把那吸血鬼甩開來到了這一個山洞裡，不過我想這只是短暫性的甩開而已，過不了多久它肯定會跟着我們的腳印追上來。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池道略帶焦急地說。

「比起漫無目的在雨中逃跑，還是暫時躲在這山洞裡休息回復一下體力吧。」

剛才跑了有多久了……？我也不太清楚，但是體力卻是消耗了不少。

我努力地試着站起來可惜手腳都無法發力，屁股剛離開地面又噗通一下坐回去。

雖然身體是不會感到疲勞但也並非無限體力般活動，體內的能量消耗盡時還是會跟正常人一樣手腳發軟無法活動的。

加上昨天晚上起也沒有好好吃過什麼東西，體力也在剛剛的追逐中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如果這時候那吸血鬼追上來的話.....

「池道.....別管我了，你快點往山洞裡面走走，看看會不會有出路，有的話趕緊走，別回頭。」

「啊？你在說什麼？」

「我.....無法陪你走下去了。」我指了指自己已經無法自如活動的腳說：「腳沒法動了，現在的我只是一個負累而已。」

池道錯愕地看着我。

「是因為我把你那份糧食也吃了嗎.....」他咬着下唇低着頭說。

「不關你的事，這是我自己的決定，而且我也太過高估自己的體力了，沒想到這樣跑幾下就把體力用光了。」我苦笑着說。

洞外的雨勢愈來愈大，看來指望雨停是不可能的了，如今只好讓還能走的池道先跑，我在這裡說不定還可以阻礙來追擊的吸血鬼一會兒。

這樣總比兩個人死在一起來得要好吧？

「祝你好運吧。」我把打火機從口袋裡拿了出來拋給了池道，他皺着眉頭的接着了。

我合上眼睛揮了揮手讓池道一個人往山洞深處走去。

好累.....讓我休息一會吧.....

正當我準備等待死亡來臨的時候，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像升了起來般，我張開眼睛一開發現原來是池道把我背了在背上吃力地一步一步往洞裡面走去。

「你在發什麼傻？快把我放下一個人走吧！」我憤怒地推着他的背說。

「你才別發神經！把同伴掉在這山不拉嘰的洞裡這種事我才不會幹呢！」池道咬緊牙關奮地走着。

這傢伙.....總是不肯好好聽人講話。

「池道，你聽着.....」我嘗試跟他解釋可是被他打斷了。

「喔喔喔！！！我不聽！你說什麼我都不聽！」

他的聲音在山洞裡迴響着。

本來還在走動着的他突然停下腳步來。

「別在說什麼『拋下我自己一個人逃』之類的話了！我們是朋友！是同伴！在有困難的時候是應該互相扶持！而不是拋棄另一個人逃跑！」

「背着我你根本走不遠啊！要是吸血鬼追上來的話……」

「大不了就跟它拚命唄！正如你沒有後悔過把糧食分給我，我也不會後悔背着你躲避吸血鬼的追擊的！這是我的決定！」他又再次打斷我的對話。

「可是……」

「沒有可是！」

「但是……」

「沒有但是！」

看着他如此的堅定，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只能讓他背着我吃力地走着。

洞裡太暗看不清，他找了一根枯枝用火機點起然後咬在嘴裡作照明用，走累了他就把我放在地上休息然後又背着我再次走着。

我本來也有70公斤左右的重量，來到荒島後瘦了一點但估計還有65公斤，池道看上去大概65公斤左右，這樣算來他的重量整整多了一倍，對身體以及關節的負荷也是多了一倍！

「沒關事的，樂樂。我們一定能夠逃出去的……」池道吃力地走着時也不忘安慰我。

看着汗如雨下如此拚命的他，我突然想不出什麼話來回應。

走到後來，他的膝關節已經咯咯作響，每走一步都會發出聲音，這表示他的身體也快要到達極限了。

儘管如此，池道還是沒有任何怨言，默默地咬緊牙關背着我走着。

第一次……覺得這麻煩製造機在危難時是如此的可靠。

九(下)

「呼.....呼.....」

池道已經背着我在這黑暗的山洞裡走了不知道多久了，但一直沒有找到出口，山洞的結構錯綜複雜，路不單崎嶇不平而且時闊時窄，以一般人來說走這種路已經很吃力了，對背着我的池道來說更加是百上加斤。

看着汗如雨下的他似乎隨時都有倒下的可能。

「休息一下吧，我們已經走了很久了。」

「沒事，我還可以。」

「別逞強了你，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聽我講，先在那塊岩石上休息一下吧。」

池道聽完後停下了腳步。

「.....好吧。」

池道把我安置在一塊岩石上後自己就坐到地上背靠岩壁休息着，看樣子他是累壞了，坐下來沒多久後就睡着了。

而我則嘗試了活動一下自己的腳，在休息後腳稍微能動了不過走起來還是不能走得很快。

儘管如此，我也安心下來了，畢竟不用加重池道他的負擔，更何況我也不喜歡一直依賴別人。

我從口袋裡拿出了剛剛撿到的那塊藍色水晶把玩着，然後又拿到眼前透過火把的光芒仔細觀望。

看起來的確跟祭壇的那種水晶十分相似，我本着冒險的精神敲打了那水晶一下，果然同樣是會發出一陣短暫性的光芒但卻沒有任何的影像會投影出來。

「吱！」頭頂突然傳來數聲動物的叫聲。

我抬頭一看發現居然有數以百計的蝙蝠倒掛了在洞頂上！黑壓壓一片！

看來是水晶的光輝刺激到原本在睡覺的牠們了，無數的視線正從洞頂投射到我跟池道身上。

雖然蝙蝠我是不太熟悉，但是一般來說蝙蝠都是以昆蟲為主食的，只是少數的品種才會吸血或者是食肉的。

看牠們的樣子倒不像是會吸血的，不過為了安全起見還是不要再刺激牠們了。

等等.....既然有蝙蝠的話，那說不定.....

「喂！池道！醒醒！」我趕緊拍醒身旁的池道。

「嗯……？」池道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睛。

「走吧！出口就在附近了。」

「出口……？」

「你看看頭頂上面。」

池道聽完後也抬頭看了上方一眼，結果卻被成群的蝙蝠給嚇了一跳。

「蝙蝠是不會住在距離洞口太遠的地方的，既然這裡有蝙蝠在的話說明出口就在不遠的地方。」

「好，那我們走吧。」他疲倦地彎下身子，示意我上去讓他背着。

「不用了。」我揮了揮手：「休息這麼久後我也稍微能走了，總不能一直成為負累吧？」我微笑着說。

池道看到我能運動自如後也答允讓我自己一個人走了。

我們沿着蝙蝠倒掛的地方一直走着，在遇上分叉路口時池道用上了我之前教他的方法來測試哪邊有風，然後我們就往有風的那條路走。

「應該快要到了。」頭髮被風吹得不斷擺動，看來這裡的風比較大，也就是說我們距離出口又近了一步。

但是……我的內心卻有一種異樣的不安……

總覺得……在這條路的盡頭會有什麼事情在等待着我們。

在看不見的另一邊仿佛正散發着一股不祥的黑氣，警告我們不要再接近，否則後果自負。

可是……如果這是通往出口必經之路的話……

池道皺着眉轉過頭來看着我，看來他也感覺到對面有些不尋常，可是又說不出到底有什麼問題。

「要回去分叉路選另一條路走走看嗎？」池道問我。

正當我想要思考的時候，我們的身後卻傳來了腳步聲……

毫無疑問……它又追上來了。

可惡，到底還再窮追猛打到什麼時候啊？

「嘖，沒空去想了，池道，繼續往前面走吧！」

池道扶着我慢慢的向前走着，每走一步那不安的感覺就愈加強烈，而且頭頂上的蝙蝠不知道為什麼開

始鼓燥起來，牠們不斷飛在前面阻撓我們繼續前進，我跟池道只好不斷揮動手跟火把去驅趕牠們。

腳步聲也變得愈來愈大聲，它跟我們的距離也愈來愈接近了.....

在我們穿過蝙蝠群後我們來到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空間，無數的蝙蝠正倒掛在洞壁和洞頂上，而在蝙蝠群的中間居然有一隻巨大的蝙蝠！那體型相當於一個成年男性的大小了！

而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源頭就是來自這巨大蝙蝠的身上！

要是被牠咬上了一口恐怕不即死也會重傷。

「樂樂！你看！」池道指着正前方一處說。

我隨着他所指的地方一看，果然是有一絲微弱的光線從那裡透射進來！

看來那裡就是出口了。

但是看來命運沒有想讓我們走得如此輕鬆，在池道說話後那巨大的蝙蝠像是被戳到疼處般張大了牠那血紅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我們。

在被牠盯着時我能感到一股寒氣正發自內心的由後頸處擴散至全身，這是我失去感覺後第一次如此強烈地感到冰冷。

那是因恐懼而造成寒冷的假象。

那血色的眼睛比起一直追殺我們的吸血鬼要冰冷得多，而且更加令人感受到死亡的恐懼。

雙腿像是被釘在地上般無法動彈，仿佛中了定身術般，我們眼白白的看着那巨大蝙蝠從洞頂慢慢的降落到我們前方大約4、5米遠。

這時候我才發現「牠」其實並不是蝙蝠.....

「牠」在落到地面後伸出了修長的四肢，在火光的照耀下那蒼白的皮膚透露着「牠」根本不具備任何一樣蝙蝠的特徵。

只是倒掛在跟我們有一些距離的洞頂時「牠」身上的黑色大衣讓我產生了一種「牠」是蝙蝠的錯看而已。

在如此接近的情況下作為人類或者類人的特徵才表露無遺。

一股不祥的黑氣正從「牠」那血紅色的眼睛中散發出來。

跟「牠」四目相投後我才發現.....

我認識這個「人」！

它是第一個許願者！那個殺害巫女導致整個島陷入災難的男人！也就是這個島上的.....

吸血鬼始祖。

我記得那本考古學的書上也寫着「島上的一名勇士憑着一己之力把除了他以外的吸血鬼全都消滅了，而他也因身受重傷而在島上某個地方沉睡起來。」

而在水晶的回憶中池道二號也沒有成功把它消滅掉，只是打跑了它而已。

沒想到我們千跑萬跑居然闖進了它沉睡的地方啊.....

為了逃避一隻吸血鬼的追殺結果卻跑進另一隻更強大的吸血鬼的老巢裡.....還有比這個更倒霉的事嗎？

為什麼明明應該在休眠中的它會突然從長達四百年的沉睡中甦醒過來啊？

「樂，我來試着拖延它，你趁機快跑。」池道神情凝重死死盯着那吸血鬼始祖的臉不放。

而這表情看上去跟池道二號.....也就是勇士十分相似。

現在回想起來池道不但臉長的像，而且連聲音也跟勇士一樣。

曾經被勇士打得落荒而逃的它一直憎恨着打敗自己的池道二號。

池道的聲音對它無疑就是一種刺激，所以剛剛池道的講話就是讓它從四百年沉睡中甦醒的原因！

而吸血鬼始祖現在也盯着池道的臉不放也是一個相當好的証明，池道臉上沒有圖騰紋身所以讓它疑惑了吧？

「別傻了.....
強如勇士當年也沒有打倒他，你的話頂多也就是能拖個零點幾秒而已.....」我大腦在拚命轉動想着逃命的方法。

以在回憶中看到它和勇士之間超人類的誇張打鬥來看，我們兩個用跑的話恐怕一秒也不用就會被它追上並殺掉。

可惡.....該怎麼辦好.....

慢着，要是針對吸血鬼懼光這特點的話.....說不定還能有一線生機。

我一邊想着一邊把那一小塊的藍色水晶從口袋裡再次掏出來，只要施加壓力的話這水晶會釋放出一陣強烈但短暫的光芒，說不定可以當成閃光彈來使用。

捌除那異常的力量及再生力來說，吸血鬼基本構造和人類還是一樣的，還是會感受到痛楚和外來刺激的，這在另一隻吸血鬼身上已經試驗過了，如無意外它們的眼睛在經歷突如其來的強光後一樣會跟人類一樣短暫失去視力。

雖然這是我毫無根據的推測而已，但是目前我們也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用了，只能把成敗都賭在這

一次奇襲上了。

以剛剛那邊的洞口有陽光透射進來的情況來看，外邊的大雨應該已經停下來而且還放晴了。

只要逃到有陽光的地方，一時三刻還是不用怕這些吸血鬼的，到時有多遠就跑多遠！

吸血鬼始祖口中開始講着我們聽不懂的語言，而且語氣聽起來一點也不友善。

「池道，聽着，我數三聲後馬上把眼睛閉上。」我握緊了手中的藍水晶，生怕它意外地掉到地上。

「那不就跟自殺一樣？」池道還是跟吸血鬼始祖在互瞪着。

「相信我吧。」

「.....只要是你的說的，我都相信。」

「三.....」

「二.....」

「一.....」

我手中的藍水晶還未來得及擲到地上，就有另一件事強行亂入了。

另一隻吸血鬼從我們剛剛通過的地方走了出來.....

麻煩了，這回看來插翼都難飛。

原本我以為要完蛋的時候，事情卻向出乎意料的方向發展着。

正當那吸血鬼想要撲向我們的時候，吸血鬼始祖卻以飛快的速度攔在我們面前，然後把還在半空中的吸血鬼用單手強行按壓到地上。

吸血鬼的身體撞擊到地面時發出了巨大的響聲，以及它因疼痛而發出的慘叫聲。

它走進這個空間時並沒有留意到始祖的存在，如今看到始祖的相貌後它馬上就顯得十分驚慌。

看來始祖是連吸血鬼都害怕的存在啊.....

怪物中的怪物。

始祖在吸血鬼的耳邊喃喃細語，然後吸血鬼的表情因害怕而變得猙獰並開始手腳齊用的掙扎起來，想要脫離始祖的壓制。

但是不論它如何拚命的扭動自己的身軀，始祖按在它背上的左手絲毫也沒有動過，彷彿那是一塊數千斤的石頭而不是單純的手臂。

雖然我也搞不清楚現在發生什麼事，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就令我更加疑惑了。

始祖舉起空出來的右手輕輕按在吸血鬼的後頸上，而被強行壓着絕望的吸血鬼發出了凄厲的哀號。

下一秒它的頭連同整條的脊椎骨被始祖活生生的扯了出來，血從頸動脈噴濺出來。吸血鬼雖然身首分離但是並沒有立即死去，它張着眼睛驚恐的看着始祖用尖牙咬開了自己的脊椎然後貪婪地大口吸食着骨髓。

「同類相殘……？」池道瞪大了眼睛看着正在進食的始祖。

「我看始祖只是把任何會跟它搶奪食物的對手幹掉而已，在它眼中根本沒有同類這概念。」

現在它就能獨享兩個人份的血液而不用跟別的吸血鬼分享了，不過這跟我們來講也是好事……雖然敵人是更強大了，但逃避一隻吸血鬼總比兩隻來得容易。

在始祖吸食完骨髓後，它就像喝完紙包飲品一樣把吸血鬼的頭輕輕鬆鬆地捏爆了，它的腦漿頓時像豆腐一樣散滿一地，始祖吸啜着手指上清理沾在上面的腦漿。

也許是對自己能力的信賴吧？始祖可能認為我們一定無法逃出它的魔掌，於是就不管我們徑直走去吸食從吸血鬼體內噴出的鮮血。

而我則當機立斷拉了池道的衣袖一下示意讓他跟我一起跑向出口，他點了點頭後撒腿就跑，我也緊隨其後跑着。

但是我卻沒想到在這節骨眼的時候，我的腳……居然又無法自如運動了。

跑了沒幾步就摔倒在地上，池道當時已經快要去到門口那裡了，但他卻發現了我不在他身邊就馬上轉過頭來找我，他立馬就發現躺在地上無法動彈的我。

我回過身看了始祖一看，它已經把吸血鬼體內的鮮血全都吸走了，現在吸血鬼的身體變得像枯枝一樣乾朽，完事的它開始拭擦着嘴角的鮮血。

「跑啊！池道！」我見始祖隨時都有發動攻擊的可能，於是就大聲呼叫讓池道別回頭繼續跑。

可是池道卻像沒有聽見似的，明明已經到了出口卻轉過身想回來把我拉走。

「沒時間了！活得一個是一個！你再不走我們兩個都得死在這裡！」我再次朝正在折返回來的池道大叫。

「混蛋！說好要一起走的！我們已經說好了！」池道憤怒地回應我。

不過說什麼也太遲了，池道已經來到我的身邊拉住了我的手，我再度回首想要看看始祖的行動，但是卻發現始祖已經由原本的位置消失了。

同時間，池道原本緊捉着我的手突然間無力地放開了……

一道紅色的液體濺到我的左眼中讓我反射性地合上雙眼，在我張眼睛時，池道面色蒼白，雙目無神的

看着我，嘴角還有一行血絲。

我往下一看才發現.....一隻沾滿鮮血的手從池道的胸口貫穿而出，鮮血把池道本身穿着的白襯衫染成血紅色。

「池.....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樂樂.....」池道痛苦地吐出了一大口鮮血。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來到池道背後的始祖把插在他胸口的手抽回，池道撲通一下就倒在我的身上，而始祖則一臉狂喜的樣子伸出舌頭舔着沾在手上的鮮血。

如果這是一場夢的話，請讓我醒過來吧.....

「抱歉.....」池道艱辛的吐出了這兩個字。

聽到池道這兩個字後我能感覺到全身的血液全都湧了上大腦，頭髮也要因此豎起來的樣子，同時雙眼也變得濕潤起來，讓池道的身影變得有些少模糊。

「混帳！！！！」我強忍着淚水來釋放我滿腔的怒火。

我閉上眼睛把藍水晶用盡全身的氣力擲到地面上，而水晶也當我預想一樣炸裂出一道強光，始祖沒有想到我還有此一着於是躲避不及，全身都沐浴在強光之中。

其實我只是在垂死掙扎而已，本來也只是想着為池道報仇而嚇唬它一下，但是卻沒想到這藍水晶居然還出奇地有效！

在光芒消褪後，我驚訝地發現始祖全身大部份都被強光給燒掉了！但是這一下卻不能夠直接取其性命，它痛苦地開始往山洞的深處逃去，而我也不知道從那裡來的體力把池道硬拖硬扯的拉出了山洞。

而那時候.....池道已經.....

十(上)

「池道……」

我背着池道已經離遠那個山洞來到相當遠的地方了，鮮血不斷從池道左胸上的傷口中不斷流出，無論我怎麼按住也好，血就是沒法被止住。

不管怎麼說也好，他是為了救我才會受到這麼重的傷的……

如果他是因此而走的話，那麼的這輩子也不會感到好過的。

池道的臉色變得愈來愈蒼白了……

而我卻什麼都做不了……

「醒醒吧！池道！別睡了……求求你了……別睡了……」我無力地抓着他的手臂跪坐在地上。

突然間有人用手輕輕拍了我的肩膊一下，我抬頭一看原來是池道的手！

原來他還沒死！

「樂……樂……」他虛弱地說。

「池道！」我激動地抓緊了他的手。

「我……我……」池道很努力地想說話。

左邊肺部應該也受到很嚴重的傷害，所以他講話才會這麼辛苦。

「你慢慢說，別急。」我安慰道。

「好……好難受……」短短5個字他用了差不多十多秒才能講完。

「沒……沒事的，過一會兒就會好了。」

池道搖了搖頭後說：「我……沒救……了。」

接着他又指着我說：「你……活下去……」

「說、說什麼傻話！什麼沒救了！你不是說我們要兩個人一起活下去的嗎！」

池道慢慢地合上了雙眼，我還以為要出事了，過了一會後他才再次艱辛地睜開眼睛。

「……好困。」說罷他又想把眼睛合上。

「別睡，跟我講話，千萬不要睡着！」

我很清楚，只要他這一次睡着了.....就再也不會醒來了。

池道緩慢地點了一下頭表示自己會嘗試不睡的，而我則不斷跟他聊天防止他入睡，然而他雖然很努力地回答我，但是由於傷勢太過痛的關係每次都只能以單詞的方式回答。

聊了一會兒後，池道突然間精神百倍的睜開了眼睛看着我，而我也被他這舉動給嚇了一跳。

「樂樂。」

「你.....怎麼了？」我驚訝地看着他。

「我差不多要走了。」

「走？去哪裡啊？」我裝着不懂他什麼意思地說。

他笑了笑又繼續說：「其實你很清楚我現在的狀況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其實他說的一點都沒錯.....我的確是很了解他的狀態，只是不想也不願承認而已。現在他就像是一根快要燃盡的蠟燭，準備在完全熄滅前綻放出最後的光芒。

又就是醫學上常說的迴光返照。

「我死了以後請你把我火化掉吧。」

「火化.....？」

「嗯。」他堅定地點頭：「我不想死後變成僵屍，更加不希望變成僵屍後的我襲擊你。」

「不會的.....你不會死的.....」我的眼淚也終於忍不住決堤了。

「所以.....請你把我的遺體燒掉吧。」

「明明說好要一起活下去的.....你明明說好要一起活下去的.....」

「嗯.....這些天受你照顧了.....」池道的聲音愈發愈虛弱：「火化一事.....就麻煩你了。」

我能看見他很努力去睜開眼睛，但是眼皮還是以很緩慢的速度合上。

「永別了.....樂樂.....我的好朋友。」

說完以後池道就永遠地合上了他的雙眼，安祥地進入了那永無止境的睡眠中.....

「池道.....」

我的腦子突然間變得空白一片無法思考。

池道他是為了保護我才會死的.....

而我卻在他最痛苦的時候什麼都幫不上。

可惡的我，可惡的吸血鬼！我舉起拳頭用力的搥向自己的頭來洩憤，可惜不管我怎麼出盡全力搥，大腦還是接收不到任何的痛楚。

原本還希望透過自虐能獲得少許救贖的感覺，但偏偏我現在卻是沒有不會感覺到痛楚的體質。

或許.....命中註定我無法獲得救贖。

我從附近的植物採了一些不知名的果實來補充體力，然後就開始收集樹枝用以火化池道的遺體。

要把人的屍體燒掉是需要相當高的溫度才能燒成骨灰的，但是在沒有工具的情況下我無法鋸掉大樹當作燃料，所以只能靠收集大量的粗的樹枝勉強用着。

不過靠這些樹枝想燒成骨灰是沒有可能的，但是把表層的肌肉組織破壞掉讓他無法動彈還是勉強可以的。

幸好在下雷雨的時候樹林中有數棵大樹被雷電擊中斷成了數截，這讓我不用多費功夫就能得到相當多的可燃木材使用。

雖然是濕了一點，但堆疊得當還是能夠燒起來的。

* * * * * * * *

我拿着火把站了在安放池道遺體的柴火堆前，現在，只要把手中的火把扔進去池道就可以獲得解脫了。

不會變成僵屍。

也不用擔心會襲擊我了。

但是.....天已經快要黑透了，而我還是遲遲未能把火把拋出。

我真的不能為他做點什麼嗎.....？我咬緊下唇想着。

不.....辦法還是有的。

而且就在離我不遠的地方。

猿猴之手的願望.....不就還剩下兩個嗎？

一個用來把池道復活.....不，有前車之鑑猿猴之手有可能會把他變成僵屍而已，所以還是先想一下應該許下一個怎樣的願望才好。

如果希望屍體復活會變成僵屍的話，那麼如果本來就已經是僵屍的話.....許下復活願望後池道會變成怎麼樣子？

還是僵屍？那不就是沒有任何改變嗎？

回歸成屍體的狀態？這樣根本就是和我的願望背道而馳。

但如果我許下「讓變成僵屍的池道回復原狀」這願望的話.....猿猴之手應該沒有任何破綻以別的方式來偏離我的願望了。

不管許下這願望要付有多大的代價.....

全部，都由我來承受吧！

而最後一個願望.....

＊ ＊ ＊ ＊ ＊ ＊ ＊

「噁.....」

「喂！你這傢伙別動來動去的！」我背着已經僵屍化的池道踏上了我的旅程。

「人啊.....總是需要背負什麼才能夠成長的，你說對吧？池道。」

「噁.....」

為免被池道抓傷或者咬傷我，我用布條把他的嘴巴堵得死死的，手腳也嚴密地綁了起來。

這樣他就沒法傷害我了，而這些事情全都是在入夜他變成僵屍前就準備好的。

沒錯，在扔火把前一刻的時候，我突然改變主意決定不聽從他的遺言把他火化了。

「抱歉啊池道，結果還是讓你變成你很討厭的僵屍了，不過請你原諒我吧，說不定現在的你比起動都不能動的屍體狀態還要比較容易恢復原狀呢。」

池道眼神空洞的看着我，假若他還有思想的話，不知道現在他的內心是不是正在罵我不守承諾？

「雖然我沒有任何根據，但是.....還是希望你能相信我。」

「你.....一定能夠活過來的！」

我舉起火把背着池道摸黑朝着勇士葬身的那座山走去。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要這麼危險摸黑行進，那是因為我別無選擇，在早上走的話池道被太陽照到就會化成灰燼，所以我只能在黑夜背着他行動了。

「你說對吧？池道？」

「嗯……」

「這一次，換我來背你吧，走多遠也好，我不會放棄你，正如你不會放棄我一樣。」

雖然我不像池道那樣看過獵人們打獵的記憶，但是我記得勇士葬身的那座山是整個島上最高的那一座，所以即使不認得路只要朝着最高的那個山峰走的話還是找到正確的方向前進的。

我背着池道在樹林裡面行走，在樹林裡基本上都是寂靜無聲的除了偶而會聽到一些昆蟲的鳴聲。

如果池道沒有變成這個樣子的話，這趟旅程應該會熱鬧很多。

但如今我只能一個人繼續向前行進着，心裡感到無比的寂寞。

現在的我居然懷念起這麻煩製造機平常的吵鬧聲了。

還記得池道那一次獨自走進樹林時為了壯膽，於是他就大聲的唱起難聽到爆的自創歌曲。

儘管當時是四下無人的環境，但我聽到他那媲美胖虎的歌喉還是覺得丟臉死了。

想到這個回憶後，在這寂靜環境中我也哼起了一首我相當喜歡的歌曲，是Simon & Garfunkel的The Sound of Silenc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zLfCnGVeL4

「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我回憶起歌曲的旋律然後唱了起來。

唱着唱着眼淚不知道為何又再開始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我……又變回獨自一人了。

而且還間接把我的朋友害死了……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still remains……」

「嗯……」

「喲，你也想一起嗎？那好，我們一起唱吧！」

如果島上還有人存活的話，也許他會見到一個奇怪的人背着一隻僵屍在樹林裡一邊走路，一邊唱着歌。

不用懷疑，那一人一僵屍就是我跟池道。

走着走着我來到了池道曾經跟我提及過的「毒蛇之森」，就跟字面上所說的一樣是經常有毒蛇出沒的森林。

毒蛇之森跟我們以往所進去過的森林不太一樣，樹木都比較高大而且樹葉都又闊又大的，地上的草都長得有一米多高。

草長得這麼高把我的視野都擋住了，果然是很適合毒蛇出沒的地方。

由於我一隻手拿着火把需另一隻則放了在背後托着池道，而我為了探路於是就學池道那樣咬着火把，空出一隻手撥開草叢，沒想到剛剛撥開就看到有兩條色彩斑爛的小蛇躺了在裡面不跑也不走。

原來打草驚蛇是並不包括毒蛇的。

別看這蛇小小的就掉以輕心，毒蛇並不以身體大小來辨別毒性強弱的，而是以身上的顏色，顏色愈鮮艷的毒性就愈是強烈，我曾聽說過某種顏色鮮艷的毒蛇只要小小一滴毒液就足以毒殺數個強壯的成年男人。

試想想自然界的生物都是盡量讓自己身體的顏色跟環境一樣，好讓自己可以低調地生存下去，而顏色如此出眾特別的毒蛇為何就可以高調地生活呢？

那是因為牠們身上的顏色其實是一種警告，讓捕獵者見到後就別再打牠們的主意，而自然界中的捕獵者在看到毒蛇後都會出於本能地迴避，在長達數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鮮色 = 有毒」這一概念已經烙印在所有動物的基因裡面了。

也是由於仗着自己有劇毒的先天優勢，這些毒物都會比較傲慢而且不會把別的動物放在眼內，所以在我撥開草叢後那兩條小蛇沒有落荒而逃，反而大搖大擺的躺了在我面前。

如果我沒有探路直接把腳踩進去草叢裡面，恐怕就會被牠們狠狠的咬上兩口作為冒犯牠們的代價吧？

不過幸好在之前的森中小屋裡我們找到了一些獵人以前留下來保存得十分良好的硫磺，我就知道將來有可能會遇上這樣的環境，於是抓了一把硫磺用布包好放進了口袋。

現在是它們派上用途的時候了，我把池道放了下來然後從口袋裡摸出那個裝有硫磺的布小包，把一些硫磺粉末拍到自己的鞋子上。

果然那兩條蛇聞到刺鼻的硫磺味道後就逃似的爬走了。

雖然我聞不到硫磺的味道，但從毒蛇的反應來看它們應該還沒有變質失效。

之前曾經在雨中奔跑過，我還一直害怕它們會被雨水弄壞了，要是沒有硫磺保護的話，我還真沒什麼信心能安全通過這裡。

「好！我們走吧！」

在硫磺的加護下，我們在毒蛇之森的前半段很順利的就通過了，但是隨着走的時間愈長，硫磺的效果就開始慢慢減弱，而我卻毫不知情的把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

「噗通！」

我的腳不小心踏進去一個沼澤裡面了，兩隻鞋子都被水沾濕了！

鞋子濕了不是問題，可是沼澤裡的水把鞋子上的硫磺沖掉了才是要命

而毒蛇群像是一直保持距離跟蹤着我們似的，發現我們身上沒有那刺鼻的氣味後突然間從四方八面游了出來！

我急忙把腳從水中抽出來然後再次想要摸出布小包，可是卻慌了手不小心把它掉到沼澤裡，硫磺瞬間全都泡了水。

完了……

在這節骨眼上居然犯了這樣的錯誤……

成群的毒蛇更是想要趁機襲擊我，而我則背着池道不知所措。

四方八面全都是毒蛇，根本無處可逃。

「可惡……」我咬着下唇不甘心地說。

難道……我也要在這種地方完蛋嗎？明明猿猴之手就在前面那座山上了……

但命運好像還沒有想要完全放棄我的樣子，毒蛇在來到我的跟前時居然集體停了下來。

那感覺就像是牠們見到什麼比自己更危險的東西似的。

莫非是落到水中的硫磺也發揮功效了……？

但很快我就發現讓牠們停下來的原因並非硫磺……而是來自我背後的——池道！

「池道……？」

原本臉如死灰的池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變得一臉蒼白！而且他的雙瞳中閃爍血色的紅光！現在他的身上也散發出跟那始祖一樣極為不祥的氣色。

「嗄……」四根銳利的尖牙刺穿了塞着他嘴巴的布條向外露出。

毒蛇礙於那股不祥的氣色而不敢向前，而我也死死盯着池道不放。

為什麼……池道會吸血鬼化的……？

「嗄……」池道開始活動起來並掙脫綁着他的布條，氣力之大更把我推開落入沼澤中。

「池道！！！！」

池道垂下頭像野獸一樣以四肢支撐着自己的身體，然後慢慢的抬起了頭並張開嘴巴呼出白色的寒氣。

但是他並沒有像以往那吸血鬼一樣以直立的姿勢行走，反而像動物一樣的用四肢來爬行着，在我短暫的觀察下發現，他的手腳好像並不能跟吸血鬼一樣自如活動。

反倒有點像僵屍一樣搖搖晃晃的以不自主的方式行進着.....
他左胸上的傷口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長出了肉芽快速地癒合。

！！！

對了！傷口！

始祖在殺掉吸血鬼的時候曾經弄得滿手吸血鬼的血，而它用那隻沾滿血的手貫穿了池道的胸口的時候，說不定有一些吸血鬼的血混進池道的體內了！

而那些血就是導致池道現在變成半僵屍半吸血鬼的主要成因！

十(下) 完結

理智全失的池道開始逐漸向我逼近，而我也隨着他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後退着。

「池道！你還記得我嗎？」我朝着他大喊道。

「嗄.....」池道雙眼中的紅光閃爍得更厲害了，看樣子他已經完全不記得我了.....

理智全失的池道開始逐漸向我逼近，而我也隨着他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後退着。

「池道！你還記得我嗎？」我朝着他大喊道。

「嗄.....」池道雙眼中的紅光閃爍得更厲害了，看樣子他已經完全不記得我了.....

「你這傢伙.....」我強忍着淚水說。

如果池道是單純變成吸血鬼，記憶應該是會保留下來的，但是他現在除了擁有吸血鬼的獠牙、紅眼和異常的自癒能力這些特質外，還混合了僵屍毫無意識、動作較笨拙的特點。

恐怕他目前體內僵屍的因子佔的比重較多，所以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已經僵持了一段時間了，鞋子已經半踏入沼澤裡面也就是說我再也沒有路可以退，再退就要走進沼澤裡面了。

在逃離始祖的山洞前，我不顧當時的情況有多危急也跑去回收了藍水晶，為的就是以後遇上它時，我們還有作出反擊的能力。

不管僵屍或是吸血鬼也好，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害怕陽光。

而藍水晶在受到外力刺激後會短暫性地放射出類似陽光的光芒，始祖在接觸到過這光芒後身體大部份都被燒爛了

所以說藍水晶就是我唯一的武器，但是.....我一點都不希望把這水晶用在池道的身上。

「嗄.....」池道口中再次吐出白霧而且突然間就像豹子一樣撲向我！

雖然他的動作十分強橫霸道但是卻一點也不精準，我一欠身就躲開了他這一次的攻擊。

飛撲過猛的池道「咚」一聲的就一頭扎進去我身後的沼澤裡面，同時間他炸起的水花足足有數米之高，可見單純被他那一撲給撲中絕對會對我造成相當大的傷害。

沼澤裡深不見底，池道撲了進去後只見有為數不少的氣泡從水底冒了出來，但他就遲遲不見蹤影。

我壯着膽子趴在水邊，除了水面因衝擊而泛起了漣漪，水底下一點動靜都沒有。

莫非池道他沉到很深的地方上不來了？還是被沼澤底的污泥給纏住了？

「喂！池道！」我朝着沼澤呼叫着池道。

可是聲音在水中沒法好好的傳遞出去.....

我正想着要不要嘗試一下把他打撈回來時，水面突然間隆起了一大片而池道隨即就從水底下以驚人的彈跳力撲了出來。

這時候我的內心走向了兩個極端，可以說是又驚又喜的，驚是池道還是這種理智全失的狀態，喜是原來他還安然無恙。

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我的擔心是有點多餘的了.....

像吸血鬼這樣的不死生物根本用不着擔心他會淹死，更何況池道已經是「死」過一次的人了。

在半空中滯留了兩秒的他重重地以兩腳着地的方式降落在地上，落下的那一刻把地面上的泥土和石子都濺起了四處飛散。

我的肩膊不小心被其中一個飛來的小石子擊中，身體當時就彷如被人用拳頭狠狠地打上了一下的往後退着。

萬萬沒想到現在的他單是濺起來的石頭都能有如此大的威力，要是不小心被他打中的話必定非死即傷。

池道這回開始用兩腳行走的方式向我接近，但看來他還未完全適應這變異的身體，走起來還是一時左一時右的搖晃着。

雖然看起來好像跟剛才沒什麼大區別，但是池道已經由像野獸以四肢走動變成現在用雙腳行走了，我覺得比起僵屍，現在的池道開始往吸血鬼方式靠攏了。

說不定只要多一些時間，他體內的吸血鬼因子就會完全覺醒並佔領身體。

以我們見過那兩隻吸血鬼都擁有自我意識來看，那時候，池道有可能可以回復他自己的意識。

只要他能夠克服到對鮮血的渴望，我們也許還能一起再次尋找猿猴之手.....

「嗚.....」池道現在會發出類似野獸的低吼聲。

「你這混帳！連我都不認得了嗎！」我一邊拉開距離一邊說。

「嗚.....」

原本還在面前的池道突然消失了，一陣狂風從我的身邊吹過後，我的背後傳來了一聲巨響。

池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瞬身來到我的後方，而且手掌至上臂的位置還深深地陷入了我背後的一棵大樹內。

這場面好像曾經見過的樣子.....

當初那吸血鬼剛剛從地下墓穴醒來追殺我們的時候也試過誤把手插進去樹幹內無法拔出，就跟現在池道所做的事一模一樣。

不過吸血鬼是以自斷手臂的方式為自己解圍，而池道則是讓另一隻也插進去樹幹裡，把比當時還要粗上三倍的大樹像免洗筷子一樣從中整棵掰開了！

他的力量無疑比那吸血鬼還要強啊！！！

可惡.....我能堅持到他回復意識嗎？

我感到他的雙眼中正發出兩道令人心寒的紅光，他轉過身準備再次向我襲來！

而我則是二話不說也一個大跨步跑了進去樹林裡面，企圖像當時一樣用繁多的樹木拖延他的速度。

但是池道的速度卻絲毫沒有因為樹木而受到阻撓，因為每一棵攔住他去路的大樹全都像折斷百力滋一樣被輕易推倒了.....

這.....這到底是何等的怪力？

我一路在樹木裡狂奔着，而池道也不停歇的追着我，其間我有好幾次都因為摔倒而差點被他追上。

在過了不久後，我的前方變成一條死路，一道巨大且連綿不絕的岩壁擋住了我的去路。

我抬頭一看發現原來在池道的追趕途中我已經不知不覺的來到了勇士葬生的那座山的山腳下。

原本還一直傳來的樹木倒塌聲在我停下來的同時也靜止了。

池道終於來到了我的面前，遺憾的是.....我已經沒路可走了。

「等.....」我還沒來得及說話，池道已舉起手衝了過來。

無法可施的我無力地合上了眼睛。

.....

.....

.....

沒有.....動靜？

我慢慢的把眼睛睜開，發現池道的手居然在距離我心臟前五公分的位置停了下來，只見他滿頭大汗的像定了身似的站了在原地。

莫非.....

在對視了一會兒後，池道終於開口了。

「樂樂.....」一把極其沙啞的聲音從他的嗓子裡發出，而他的雙眼中的紅光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池道！」我興奮地說。

千盼萬盼終於等到他回復意識了。

「好辛苦.....為什麼我會變成這個樣子。」池道抱着頭痛苦地扭動着身體，就像體內有什麼東西正在啃食着他的身體一樣。

「對不起，我沒有照你所說把你燒掉，不過我現在有新的想法.....」我高興地想要把自己所構想的一切通通告訴他。

但是池道卻突然間中斷了我的對話。

「快逃.....」他的身體扭動得更厲害了。

「欸？」

「我.....我快要控制不住了，快點離開我身邊！」開始有紅光在他的眼內閃爍起來，每閃一次池道的理智就失去一點。

看來他害怕待會自己在失去控制時會不自覺的傷害到我，於是對我作出預警讓我盡快離開他。

「可是.....」

「快點跑啊！！！！」池道的眼內已經再次被紅光佔領着，此時此刻的他又變回剛剛想要追殺我的野獸。

儘管如此他還是沒有立刻追上來襲擊我，反倒是強逼自己的身體往樹林方向走去。

看來他體內還有一絲理智存在，眼見池道不斷幫我掙取時間，我也一咬牙轉身尋找上山的路。

我沿着岩壁摸索着，終於在摸了一會兒後找到了一條比較平坦的山路，而不遠處傳來了池道的嘶吼聲。

看來.....他那僅存的意識已經被吸血鬼對鮮血的渴求給征服了。

這時山的一邊開始出現了魚肚白，原來在不知不覺中天已經亮了。

我在崖上看到山腳邊紅着眼正打算追殺我的池道咬牙切齒的退回去樹林裡，而我則朝着他大喊道：「池道！沒事的！很快你就能回復原狀回去了！」

現在……只差一點而已。

猿猴之手就在上方的山頂，只要許下願望……

太陽開始昇得更高了，在陽光照射到我身體上的時候，我居然下意識地選擇躲避它。

發生什麼事了……已經多次在危難中拯救我的陽光，如今卻變成我潛意識裡害怕的東西。

難道是因為女鬼的咀咒的原故？

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我的身體已經出現了異變？

為了驗証自己是不是快要變成僵屍的一員，躲在一塊岩石底下的我逼使自己把手伸出去暴露在陽光之中，手雖然沒有化為灰燼消失，但是卻長滿了一根又一根的白毛，好不噁心。

看見自己既然不會有什麼大事後，我想也不想就離開岩石的陰影下來到了陽光之中，繼續我的行程。

在這大白天中，我雖然因陽光的照射感到十分痛苦，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用再害怕碰上任何的吸血鬼以及僵屍。

一條通往回家的路正開啟了在我的面前。

在經過數小時的行走後我終於來到了山頂，曾經在水晶的回憶中一睹這個地方的我立馬就找到了勇士喪命的那塊大石。

一具被風化得十分嚴重的骸骨正安靜地躺了在大石之上，它的頭骨沒有被連接到脊柱，反而是落到身體的旁邊。

再加上他旁邊那經過四百多年仍然鋒利依舊的長劍，這具骸骨無疑就是當年萬夫莫敵的勇士的遺體。

我走了過去檢查時發現猿猴之手就被他左手緊緊的握着！

找到了……

終於找到了……

我想也不想就衝向他的身邊，想要把猿猴之手扯下來，但是在我碰到猿猴之手的那一刻，四周的環境全都變黑了。

不論是勇士的屍體、寶劍、大石或者是山下的景色全都消失了，現在的我彷佛掉進一個漆黑的空間裡。

在這裡除了我和猿猴之手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你來了？」一把聲音直接傳進了我的大腦內。

「是誰！！」我驚慌地四處張望，想要找出聲音的主人。

不過.....這聲音聽起來有點耳熟的感覺。

「我現在就在你的手裡。」那把聲音再度說話。

「而我.....就是猿猴之手。」

猿猴之手從我的手裡飄浮起來，慢慢的來到了我的面前。

這就是可以實現願望的猿猴之手了嗎？沒想到居然會跟神燈一樣擁有自我的意識，這一點倒是讓我有點意外。

「我已經在這裡等了你四百多年了。」猿猴之手繼續說着。

等我？

對於它所說的話我總是感覺怪怪的。

「別廢話了！我要許願！心臟、大腦、什麼也好隨便你拿！」

「你是想讓那個名為池道的男人回復原狀並且離開這裡嗎？」它彷如懂得讀心似的把我想的願望一下全說了出來。

「為，為什麼你會知道的？」我驚訝地說。

「哈！」猿猴之手冷笑了一聲又接着說：「因為這一次全都是依着命運所編寫的劇本來演，所以我什麼都知道。」

.....它無非都是想說自己有預知能力罷了。

說完以後，猿猴之手在空中憑空一劃，一個圓型的盤子出現在這個空間裡，慢慢的開始有影像投現在盤子的表面，就像是那藍色水晶一樣。

「池道他現在的狀況不太好呢。」猿猴之手淡淡然地說。

我把視線從它的身上轉移到圓盤的表面，果然我看到狂暴的池道正在跟已經康復的始祖在戰鬥着，而且他一直攔着始祖不讓它離開它藏身的山洞。

「池道跑回去那個山洞幹什麼？」我一頭冒水的說。

「哦？」猿猴之手冷漠地說：「因為他想保護你啊！」

「保護我？」

「愚昧的人.....」圓盤再次切換了畫面，原來在我進來這空間後天又下起了傾盤大雨，太陽被厚厚的雲層給遮住了。

這個狀態下吸血鬼可是擁有在日間外出的能力，看來池道是知道始祖一定會出來找一度重傷他的我來報仇，所以就自個兒回去用身體把洞口給堵住不讓始祖離開.....

「池道.....」

畫面又再次切換回山洞裡面，這時候池道已經被始祖打敗，左半身已經被始祖活活的用手撕開了，他雙目失神地倒了在地面，嘴裡喃喃自語着，雖然圓盤並不會傳遞聲音，但我用讀唇的方法看懂了池道在說什麼.....

他在說.....「快跑啊，樂樂。」
「還沒吸過血的他可能會死喔。」猿猴之手說。

「可惡啊！！！！」我焦急地朝着倒在地上的池道大叫：「猿猴之手！我要許願！現在立即！！！」

「哈.....果然是一模一樣。」猿猴之手又在說着些有的沒有的話。

接着就如同我以前所看見的一樣，猿猴之手發出了紫黑色的詭異光芒，然後池道的身體就被傳送到這一個空間裡。

「池道！」我想要衝過去他的身邊，結果在快要觸摸到他的時候才發現有一道無形的牆把我跟他隔絕了！

「猿猴之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嬲怒地朝着它大吼。

「繼續看吧。」

果然池道接下來就被一個綠色的透明氣泡包圍着，破損的身體漸漸被修復起來，本來長得外露的獠牙慢慢變短收縮。

「依你所願，池道現在基本上是回復成一個正常的人了，不過吸血鬼的因子很難被完全清除，我只是把他嗜血的本能去除掉而已，吸血鬼的超人體質還是繼續保留的。」

「太好了.....」

「那麼.....」猿猴之手頓了頓繼續說：「把他送離這裡後就是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等等！代價就由我來承受吧！」我打斷了它的說話。

「不！代價只能由本人來承擔，你以為這是菜市場在賣菜嗎？所有的代價必須由願望的受益人來承受，這是我的能力的制約。而且池道他還有屬於自己的使命要去完成.....」

一陣耀眼的光芒從池道身上發出來，他的臉上慢慢浮現了原本不存在的圖騰，然後原本在外面的寶劍突然也把這空間劃破飛了進來，安靜地躺了在池道的身邊。

這圖騰.....這圖騰.....

不就跟勇士臉上的圖騰是同一個模樣嗎！！！！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我轉過頭看着猿猴之手。

「接下來是代價了。」它彈了手指一下，包裹着池道的那個氣泡就「嚓」一下消失了。

難道.....池道他.....

「你！」我衝了過去抓着猿猴之手說：「你到底把池道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然是.....四百年前的這個島啊！」

「你騙人.....」我無力地跪坐在地上。

「只要那圖騰一日還在臉上，池道都不會想起以前的一切事情。」

不可能.....

但是.....寶劍、臉上的圖騰以及超人的體質，這些全都跟勇士的特質對上了。

我一直以為池道是跟勇士有着血脈的關係，但沒想到原來池道就是勇士本身.....

「你告訴我，為什麼要把他送去四百年前？」

「因為這是為免破壞因果律而必須作出的決定，就連我也無法阻止這屬於命運的安排。」

池道.....以失去記憶和完成歷史為代價，恢復了身體，穿越了時空回到了過去。

這個代價，不論對我和池道來說都太沉重了。

「那麼.....到你了。」猿猴之手指着我說。

「我的腦子現在很亂.....別煩我！」

我到底算是救了池道，還是害了他？

我真的搞不懂！

「別想了，我的存在就基本等同宣告了你的命運了，劇本早就已經寫好，你要做的就是順着它來演。」

「.....？」

「哦？有麻煩的東西正往這裡接近呢。」

這時候，這個理應與世隔絕的空間居然再次出現了裂縫，原來是始祖正用它的爪子撕裂這個空間企圖闖進來找我報仇。

「我只問你一次。」猿猴之手指着正在侵入的始祖說：「根據原則池道是拉不回來的了，你是想像個窩囊廢一樣夾着尾巴回家？還是狠狠的教訓一下這為大家帶來不幸的源頭？」

確實.....如果始祖當年沒有許願，巫女也不會死了，也不會引起接下來的一連串不幸。

這一切全都是因為它.....而且它還差點殺害了池道兩次。

「還用說嗎？當然是要『用我的雙手！親手把它轟成渣』！」

＊＊＊＊＊＊

我再次睜開了眼睛，現在我處於一個樹林裡而不再是那漆黑的空間，身邊有一大群獵人包圍着我。

我只記得在許過願後猿猴之手就發出了紫黑之光，而我也失去了知覺，醒來後就發現自己來到了這個地方。

「把你口袋裡的鏡子拿出來照一下吧。」大腦傳來了猿猴之手的聲音。

居然連我來到這荒島的第一天得到鏡子一事都知道。

我依他所說把鏡子徐徐從口袋裡拿出照了自己的臉一下。

「這.....！！！」

鏡子裡出現的並不是我的臉而是一隻白毛猿人！

「真可笑.....那巫女從第一眼看見你就知道你的身分了，雖然命運是不可逆的但是她卻壓根都沒有想過阻止這一切的發生，反倒是把發生在她身上的不幸全都歸究在什麼都沒幹過的你身上。」

難道.....這才是女鬼咀咒的真面目？

而我也有必須完成的歷史責任？

突然間，一個熟悉的面孔推開了人群走到了我的面前。

是池道二號，不.....是池道才對。

他一邊說着我聽不懂的話一邊拔出了寶劍，而這個畫面我曾經在水晶裡見過，接下來我就該被殺了吧？

「哈哈哈！！！！！！」我對天狂笑着，而胸口也被池道用寶劍貫穿了。

原來.....

我就是猿猴之手。

＊ ＊ ＊ ＊ ＊ ＊

在被巫女製成猿猴之手的我仍然擁有意識，但我沒法動，也沒法說話，只能是像個旁觀者一樣觀看着這一切的發生，同一樣的願望，同一樣的結果再次在我的面前再現。

但.....我沒有能力去改變它。

在把我自己送回去過去以後，我終於得以從猿猴之手的形態中解放出來，由於這一次是先付出代價，再實現願望的類型。

僅藉着四百多年的孤寂為代價，我獲得了媲美始祖的能力。

在始祖撕破空間的那一刻我也把展開的空間全數收回，這樣子我們就來到了正在下雨的外界中。

我終於能感覺到豆大的雨點正不斷落在我的皮膚上，以及嗅到雨水特有的那種氣味。

始祖看到我後憤怒地朝着我張牙舞爪，如果是在以前的話我恐怕就已經嚇到半死了，但如今的我就覺得它是一隻在我旁邊飛來飛去煩得要死的蚊子而已。

我手輕輕一揮，雨就停了下來，阻擋陽光的雲層亦開始慢慢消失。

始祖看到太陽快要出來後就有逃跑的念頭，而我則再次揮手施法把它的行動給定住。

「想要逃嗎？怎麼可能讓你得償所願。」

我慢慢的走到始祖的面前，並狠狠地揍了它一拳把獠牙都打斷了。

接下來我調節了一下雲層的厚度，始祖的皮膚在接觸到陽光後開始化成灰燼，而它也疼得慘叫起來。

「這個光度的陽光應該不會把你立刻消滅吧？你的再生速度應該等同陽光把你燒掉的速度，所以除了痛楚外你不會有事的，也許該說我才不會讓你如此輕易的就結束。」

我製造出一個綠色氣泡把始祖包圍起來。

「我不相信有地獄的存在，人死了以後就只是回歸虛無而已，所以讓你死了就太便宜你了。」

「嚓」的一聲始祖連同氣泡都消失了，但我沒有慌張，因為我很清楚它到底去了什麼地方，而且有什麼東西在等待着它。

那是一個永無日落的空間，它的痛楚神經將會被我提高至最敏感的狀態，同時它將會擁有無盡的再生能力。

始祖將會在這空間裡接受日照懲罰400億年，直到我的施加的力量完全衰退為止。

呼.....做了個大工程真是累死我了，我坐了在勇士即是池道的遺骨旁邊開始自言自語。

「喲.....」

在大雨的洗禮過後，天上出現了一道燦爛的彩虹從雲的彼端來到山的一方，同時間還有微微的清風送爽，我有四百多年沒看過如此美麗的風景了。

「你說是吧？池道。」

全文完